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奉命谋杀

杨佑方／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对家庭紧张关系和种种疑案的处理极为老道，而结局则尤其令人惊异。

——《纽约时报》



ISBN 7-221-04728-6/I·1062　定价：19.00

奉命谋杀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杨佑方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22—1996 001号



毒命谋杀

ORDEAL BY INNOCENCE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杨佑方

责任编辑：杨民生

装帧策划：邹　刚　吴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瑞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吴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电　　话：(0851) 65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89千字

印　　张：8.7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28-6/I·1062

定　　价：19.00元

目　录

第一章

1

他来到渡口的时候已是黄昏。

本来他老早就可以到的，但是他尽可能地长时间拖延磨蹭。

首先是他和朋友们在红码头饭店的午餐，轻松随便的谈话，关于共同朋友的小道消息的交流；所有这些只能是使他从内心里对他应该去做的事退缩不前。他的朋友们邀他呆下喝茶，他也接受了。但终于到了他知道再也不能拖延磨蹭的时候。

他租的车在等着，他道了再见，动身沿着拥挤的滨海大路驱车七英里，然后转向内陆，一直到河边石坎小码头的林荫车道为止。

那里有一口大钟，他的司机用力敲着，召唤河对岸的渡船。

"你不要我等吧，先生？"

"不要，"阿瑟·卡尔加里说，"我订了一部车子，一小时后在那边接我，载我去德赖茅斯。"

司机收下他给的车费和小费，在昏暗天色中望着河对岸，说道：

"渡船现在来了，先生。"

他轻声说了声晚安，就调转车头开上了小山。阿瑟·卡尔加里独自一人留在码头边等着。独自满腹心事，对前景充满疑惧地等着。他想道，这里的景象多么荒凉。一个人可以想像他是在一个远离任何地方的苏格兰湖上。然而，仅仅几英里之外，就有旅馆啦、商店啦、鸡尾酒吧啦，还有红码头的人群。他并非第一次体会到英国风光令人惊奇的差异。

他听到渡船向小码头这边靠近时船桨轻微的溅水声，他走下斜坡道。渡船主用带钩的撑篙稳住渡船，他上了船。渡船主是个老头，给卡尔加里一种奇怪的印象，他和他的船合而为一，不可分开。

在他们离开岸边时，从海上嗖嗖地吹来一小股冷风。

"今天晚上冷飕飕的啊。"渡船主说。

卡尔加里顺着他应了一句，进一步同意说今天比昨天冷。

从渡船主的眼光中，他察觉到或是自以为察觉到被掩饰着的好奇心。一个外地人，而且是从严格意义上讲旅游季节已经结束后到来的外地人。尤其是，这个外地人过河是在那么一个不一般的时刻——在红码头边咖啡馆喝茶已经是太晚了的时刻。他没有行李，所以不会住下。（卡尔加里也

不知道为什么在一天的这么晚时刻才来？是真的因为他下意识地推延这一时刻吗？尽量推迟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吗？）穿过鲁比孔河。河，河……他的思绪回到另一条河——泰晤士河。

他曾经视而不见地凝视着泰晤士河（那只不过是昨天吧？），然后又转回去望着隔着桌子面对他的那个人。那对沉思着的眼睛有着他不能十分了解的什么东西。一种持重，想到了什么但不表示出来……

“我认为，”他想道，“这对眼睛有本事从来不会流露出它们在想什么。”

当一个人恰好给搅到里边的时候，整个事情是可怕的。他必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而做了之后——忘记它。

他想起昨天的谈话，皱起了眉头。

那个令人愉快的宁静而不露锋芒的声音说道：

“卡尔加里博士，你对你的行动方针完全确定了吗？”

他回答得很热切：

“我还能做别的什么？你肯定了解吧？你一定同意吧？这是我不可能逃避的事。”

但是他不了解那对深沉内向的灰色眼睛的神色，那回答也使他有点困惑：

“对一件事，一个人应该全面地看看，从所有方面来考虑它。”

“从正义的观点来看，它肯定只能有一个方向。”

他讲得很热切，有一会儿他认为这是“掩盖”这件事的卑鄙建议。

"从某一方面说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对这件事还有更多要考虑的，比方说，比正义还更需要考虑的事。"

"我不同意，只有那个家庭要考虑。"

那个人很快地说道："正是这样——哦，是的　　正是这样。我正在考虑那个家庭。"

这话对卡尔加里来说，似乎是废话，就因这个人正在考虑那个家庭，于是……

但是那个人立刻又说道——他的令人愉快的声音并未改变：

"这完全取决于你，卡尔加里博士。当然，你必须严格照你认为应该做的那样去做。"

船在河滩靠岸。他已渡过鲁比孔河[1]。

渡船主的英格兰西南部口音的柔和声调说："要四便士，先生。或者，你要回头吗？"

"不，"卡尔加里说，"不回头！"听起来这几个字多么像命里注定的啊！

他付了钱又问道：

"你知道有一所叫和煦点的房子吗？"

好奇心立刻不再受到掩饰，老头目光里突然闪现出急不可待的兴趣。

"噯，当然知道。就在那儿，顺着你右手方向——你可以从这些树当中看到它。你走上山，顺着大路向右，然后走上

[1] 公元前49年，凯撒渡过鲁比孔河(Rubicon)，与罗马执政庞培决战。此处意为破釜沉舟，下定决心。——译注。

穿过住宅区那条新路。最后那所房子就是——在那儿尽头。"

"谢谢你。"

"你是说和煦点吧，先生？阿盖尔太太在那里——"

"是的，是的，"卡尔加里打断他，他不愿讨论这件事，"是和煦点。"

徐缓而有点特别的笑容，扭动着渡船主的嘴唇，他突然看起来像古代狡猾的农牧神[1]。

"是她管那所房子叫的这个名字——在打仗的时候。当然啦，那是所新房子，刚盖起来，没起名字。不过盖房了那片地，那块长满树的岬角，叫蝰蛇点。可是，蝰蛇点，她不用，那名字不适合这房子。她就叫它和煦点。蝰蛇点才是我们大家叫的。"

卡尔加里生硬地谢过他，道声晚安，就动身上山。每个人似乎都在自己家里边，但是他有那种幻觉，通过别墅的窗子，他看不到的目光在窥视着他，都望着他，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彼此说着："他去蝰蛇点……"

蝰蛇点。似乎曾经是多么恰如其分的恐怖名字啊！

因为它比魔鬼的牙还要尖。

他极力止住自己的思潮。他必须振作起来好决定自己确实要做什么。

---

[1] 农牧神，faun，罗马神话中司丑土及牛羊群之神。人形，尖耳朵，头上有二角，有山羊尾巴。有时画成下半身为山羊，上半身为有胡须的人。据云狡诈多变。——译注。

2

卡尔加里来到那条漂亮的新路尽头。新路两边都是漂亮的新房子。每所房子都有一个八分之一英亩的花园，种着石生植物、菊花、玫瑰、一串红、大竺葵。每个园主都展示出他或者她个人的花园爱好。

路尽头那所房子的大门上有用哥特体字母写的"和煦点"牌子。他开了大门，走进去，沿着一条短车道走。房子就在他前面，是一所修建得很好但毫无特色的现代建筑，有山墙、有走廊。它应该修建在高级人士住的郊区或是新开发的什么地方。在卡尔加里看来，它配不上它周围的景色，因为周围的景色秀丽动人。小河在这里急转弯，几乎头尾衔接地环绕这个地方，林木葱郁的小山在对面耸立。溯流而上，左前方是小河的另一曲折，远处有牧场和果园。

卡尔加里沿河上下看了一会儿。他想道，人们应该在这里修建一座城堡，一座令人难以置信、奇妙绝伦、神话里的城堡。是那种可能用姜饼或者霜糖做成的城堡。然而相反的是这里有的是随波逐流的风尚、拘谨的中庸之道、大量的钱，却绝对没有想象力。

人们不能为这个责怪阿盖尔家，他们只是买下这所房子，而不是修建。而且是他们或他们中的一个(阿盖尔太太?)选中的。

他对自己说，你不能再拖延下去……他摁了门边的电铃。

他站在那里等着，过了好一会儿之后，他再次摁铃。

他没听到里边有脚步声，但是出其不意，门突然打开了。

他惊得后退了一步，对他受到过分刺激的想象力来说，就仿佛悲剧女神本人站在那里挡着他的路。这是一张年轻的脸，不过它在风华正茂时已经饱尝过悲剧的辛酸。他想，悲剧演员的脸应该永远是年轻人的脸。孤立无援、命已注定、恶运正从未来逐步来临……

定了定神，他自我解嘲地想道："典型的爱尔兰人。"深蓝色眼睛，周围一圈黑晕，向上扬起的黑头发，具有伤感美的头骨和颧骨。

姑娘站在那里，年轻、警觉、充满敌意。

她说：

"请问，你有什么事？"

他按常规回答：

"阿盖尔先生在家吗？"

"在。但是他不见客人。我是说，不见他不认识的人。他不认识你，对吧？"

"对，他不认识我。但是——"

她动手关门。

"那你最好写信给他……"

"对不起，我特别需要见他。你是——阿盖尔小姐吧？"

她勉勉强强地承认是的。

"是的，我是赫斯特·阿盖尔。但是我父亲不见客人——没有约定就不见。你最好写信。"

“我大老远的来……”

可她无动于衷。

“他们都这么说，不过我想这种事终于停止了。”她接着用指责的口吻说：“我想你是个记者吧？”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的。”

她怀疑地望着他，仿佛不相信似的。

“嗯，那你有什么事？”

在她身后，大厅背后过去一点，他看到另一张脸。一张无精打采、平平板板的脸。要描述那张脸，他会说是一张薄煎饼脸。一个中年妇女的脸，卷曲的黄灰头发紧贴在头顶上。她似乎在那里徘徊、等待，像条警戒着的龙[1]。

“这是跟你兄弟有关的事，阿盖尔小姐。”

赫斯特·阿盖尔猛地屏住呼吸，她不相信地说：“迈克尔吗？”

“不，你弟弟杰克。”

她怒冲冲地喊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会提到贾科[2]的。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安宁？事情已经过去已经结束，为什么还扯它？”

“你绝不能真的说事情已经结束。”

“但是事情是结束了！贾科死了，你为什么还不放过他。

---

① 北欧中古传说以龙为城堡守卫。英国古老传说，英国守护神乔治攻打一座城堡以救公主，吊桥前即由龙守卫。乔治刺杀龙，龙倒地，大地为之呻吟。西方的龙四足有翅。此处借喻此女人在警戒卡尔加里。——译注。

② 杰克爱称。——译注。

一切都过去了。如果你不是记者,我想你就是医生,或者心理学家,或者什么的。请走开,我父亲不能受到打搅,他忙。"

她开始关门,卡尔加里急忙做他最初本来就该做的事,从衣袋里掏出那封信,向她递去。

"我这里有封信,是马歇尔先生写来的。"

她大吃一惊,手指捏住信封,犹犹疑疑不大肯定地说:"是马歇尔先生写来的——在伦敦的马歇尔先生?"

那个躲在大厅后边的中年妇女这时突然参与进来,她怀疑地盯着卡尔加里。他想起外国女修道院。当然,这应该是一张修女的脸!只差挺括的白修女帽或者随你怎么叫的东西,紧紧箍住脸,还差黑修女服和面纱。这不是潜心问道的修女的脸,而是平信徒修女[①]的脸。她通过厚重大门上的小开口怀疑地窥视你,然后勉强让你进来,带你到会客室或是去见院长嬷嬷。

她说:"你从马歇尔先生那里来?"

她几乎是在指责。

赫斯特目不转睛地向下望着手里的信封,然后一言不发,转身跑上楼梯。

卡尔加里留在门阶上,忍受着那位既像恶龙又是平信徒修女的责备和怀疑的目光。

他想找些话来说,但他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说。因此,他还是小心地保持沉默。

---

① 平信徒修女(lay sister),天主教修女院从事勤杂工作的修女,发过愿,穿修女服,但无神品,未受圣职。称为天主教平信徒修女。——译注。

不多一会儿，赫斯特的沉静冷漠的声音向他们飘下来。

“父亲说叫他上来。”

他的看守多少有点不情愿地让到一边，她的怀疑神色没有改变。他走过她，把帽子放在一把椅子上，上楼到赫斯特等他的地方。

房子内部给他的印象是不明确的卫生机构，他认为它差不多可以算作昂贵的私人疗养院。

赫斯特领着他顺一条过道下三个台阶，然后推开一扇门示意他进去。她在他后边进去，随手把门关上。

这个房间是个图书室。卡尔加里怀着愉快的感觉抬起头来，这个房间的气氛与这所房子的其他部分迥然不同。这是一个男人生活的房间，他在里面既工作又消闲。靠墙排满了书，椅子大，有点破旧，可是坐着舒服。书桌上乱摆着文件，桌子上堆着书，有一种令人愉快的散漫感觉。他短暂瞥了一眼，一个年轻女人正从那头一道门离开这个房间，相当有吸引力的女人。随后他的注意力被引向一个手里拿着已经拆开的那封信并站起来迎接他的男人。

卡尔加里对利奥·阿盖尔最初的印象是：他瘦弱，一眼可以望穿，几乎像根本不在那里一样，是个人形幽灵。他讲话的时候，声音悦耳，不过不洪亮。

“卡尔加里博士吗？”他说，“请坐。”

卡尔加里坐下，他接过一支香烟。他的主人坐在他对面。一切都是不慌不忙的，好像处身于一个时间几乎没有意义的世界。利奥·阿盖尔讲话的时候，脸上带着若隐若现的温和笑容。他讲话的时候，用没有血色的指头轻轻拍打着

信。

“马歇尔先生信上说，你有个重要消息要告诉我们，不过他没有具体说明它的性质。”他接下去说时笑容更加深刻，“律师总是那么谨慎，不把自己牵连进去，不是吗？”

这使卡尔加里惊讶，微感震动。他感到面对他的这个人是个快活的人。不是像通常那种形诸于外而且兴高采烈的快活，而是在他自己内心深处难以捉摸但心满意足的快活。这是一个外界影响不到他的人，他也满足于世事就应如此。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为这个惊讶，但他却为之惊讶。

卡尔加里说：

“我很感激你接见我，”这些话只是机械的开场白。“我认为我亲自来比写信好。”他停下来——然后由于激动的突然冲击，说道：“这困难，很困难……”

“别着急，慢慢讲。”

利奥·阿盖尔仍然很客气也很冷漠。

他探身向前，以他温文尔雅的方式，显然是想帮助他。

“由于你从马歇尔那里带来这封信，我断定你来必是和我不幸的儿子贾科有关——我是说杰克——贾科是我们自己叫他的名字。”

卡尔加里所有仔细准备好的话语都离他而去，他坐在那里，面对他必须讲出来的令他惊恐万分的现实，他又结结巴巴起来。

“这是那么极其困难……”

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利奥小心翼翼地说：

“要是能对你有帮助的话——我们很明白，贾科是——

几乎不能说是正常的人。你必须告诉我们的事，没有什么会使我们惊讶。虽然这场悲剧那么可怕，我可是一直完全相信贾科对他的行为不能真的负责。"

"当然他要负责，"这是赫斯特在讲话，卡尔加里听到她的话音惊了一下，他有一会儿简直忘记了她，而她就在他左侧后坐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他转过头来，她急切地对着他俯下身去。

"贾科一直让人害怕，"她说得很自信，"他简直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我是说当他发起脾气来的时候。他抓起他找得到的随便什么，就奔你来了……"

"赫斯特，赫斯特，我的亲爱的。"阿盖尔的声音非常痛苦。

姑娘惊了一下，赶忙用手掩住嘴唇。她脸红了，带着年轻人突如其来的局促不安讲话。

"对不起，"她说，"我的意思不是——我忘了——我——我不应该说像这样的话——不是由于他——我是说，既然全过去了，而且……而且……"

"过去了也解决了，"阿盖尔说，"所有这些都是以往的事了。我竭力，我们都竭力认定这孩子必须看作病残人，大自然的一个不适应的人。我想，这表达得最好。"他望着卡尔加里，"你同意吗？"

"不。"卡尔加里说。

沉默了一会儿，这种尖锐的否定使他的两个听众都大吃一惊。它是带着差不多是爆炸性的力量冒出来的。为了缓解它的效果，他尴尬地说：

"我，我，对不起，你们明白，你们还不知道。"

"哦，"阿盖尔似乎在考虑什么，跟着他把头转向他女儿，"赫斯特，我想也许你最好离开我们一下。"

"我不走开，我应该听听——好知道整个是怎么回事。"

"也许不太愉快——"

赫斯特不耐烦地喊道：

"贾科也许做过其他什么吓人的事，又有什么关系？事情都过去了。"

卡尔加里很快地说：

"请相信我——没有你弟弟曾经做过什么的问题——正相反。"

"我不明白——"

房间那头的门开开，早些时候卡尔加里刚刚瞥了一眼的年轻女人走回房间。她现在穿着户外大衣，拎着一个小公文包。

她对阿盖尔讲话。

"我现在要走，还有别的什么事吗？"

阿盖尔迟疑了一会儿（卡尔加里想，他总是迟疑），然后他把一只手放在她胳膊上，把她拉向前。

"坐下，格温达，"他说，"这位是——呃——卡尔加里博士，这位是沃恩小姐，她是——她是——"他又停下，仿佛有点犹疑。"她现在已经当了我的秘书几年了。"他又说："卡尔加里博士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或者，问我们一些事情——关于贾科的——"

"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卡尔加里打断他的话，"而且

尽管你不曾体会到，你每时每刻都在使事情对我更加困难。”

他们全都惊讶地望着他，只有在格温达的目光里，他看到某种好像是理解的闪光，仿佛他和她成了短暂的联盟，仿佛她在说：“是的，我知道阿盖尔家会多么困难。”

他心想，她是个有吸引力的年轻女人，不过不是那么太年轻，也许三十七八。是个体态丰满匀称的女人，黑头发、黑眼睛，神态活跃，健康良好。她给人的印象是能干、聪明。

阿盖尔在神态上给人一种冷若冰霜的感觉，他说：“我根本不知道我使事情对你更加困难，卡尔加里博士。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如果你要谈到正题——”

“是的，我知道。原谅我说的话，不过这由于你——还有你女儿——执意不断强调事情已经过去——解决了——结束了。事情没有过去。那是谁说的：‘事情永远不曾解决，除非——’”

“‘除非完全解决好。’”沃恩小姐替他说完，“吉卜林[1]说的。”

她像在鼓励似的对他点点头，他对她感到感激。

“不过我就要谈到正题。”卡尔加里接着说，“当你们听了我不得不说的话之后，你们会理解我的——我的勉为其

---

[1] 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 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生于印度，童年回英国受教育。大学毕业后，回印度从事新闻工作。曾游历中国、日本，并旅居美国多年。1932年回英国定居。主要作品有《丛林故事》(儿童故事)、《吉姆》(长篇小说)、《军营歌谣》(诗歌)等。获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多表现大英帝国的扩张精神，故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译注。

难，还有，我的精神痛苦。首先，我必须提几件与我自己有关的事。我是个地球物理学家，最近刚刚参加一次南极探险，只是几个星期前才回英国。”

“海斯·本特利探险队吗？”格温试问道。

他感到欣慰地转向她。

“对，是海斯·本特利探险队。我告诉你们这个是为了说明我的背景，也为了说明我有两年左右没有接触到——最近的事件。”

她继续帮他的忙：

“你是说接触到像谋杀案审判这类事件。”

“是的，沃恩小姐，这正是我要说的。”

他转向阿盖尔。

“如果这会带来痛苦，请原谅我。不过，我必须向你们核实一下某些时间和日期。前年十一月九号，大约傍晚六点钟，你的儿子杰克·阿盖尔（你们叫他贾科）到这里来和他母亲阿盖尔太太面谈了一次。”

“是的，和我妻子。”

“他告诉她，他遇到麻烦需要钱。这以前也发生过——”

“许多次。”利奥叹口气说。

“阿盖尔太太拒绝了，于是他满口脏话地威胁着。最后他破口大骂着离开，叫喊着他要回来，她会乖乖把钱拿出来。他说：‘你不愿我坐牢吧，你愿意吗？’她回答说：‘我开始相信这对你是最好的事。’”

利奥·阿盖尔不安地移动着。

"我妻子和我就这种事在一起谈论过，我们——为这孩子很不愉快。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拯救他，想给他一个新的开始。对我们来说，似乎也许监狱服刑——那种教育——"他说不下去了，"不过请接着讲。"

卡尔加里继续说道：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你妻子被人杀死，是用拨火棒袭击打死的。拨火棒上有你儿子的指纹，一大笔钱从你妻子早些时候放进去的办公桌抽屉里被拿走。警察在德赖茅斯找到你儿子，钱在他身上搜出，大多数是五英镑钞票。其中一张上面写有一个人名和一个地址。这使银行能够证明那是他们当天早上付给阿盖尔太太的。他被指控，受审。"卡尔加里略一停顿，"判决是蓄意谋杀。"

这个决定命运的词出笼了。谋杀……不是一个可以随声附和的词，是一个令人窒息的词。一个被帷幕、书籍、绒毛地毯……所吸收进去的词。这个词可以不用，但谋杀行为却不能不被起诉。

"我是听被告律师马歇尔先生说的，你儿子被捕时抗辩说他无罪，他的态度如果不是坚信不疑，也该说是很高兴的。他坚持说他有谋杀发生时他不在犯罪现场的充分证明。谋杀时间被警方查定为七点到七点半之间。杰克·阿盖尔说，在那个时间，他正在沿途搭车去德赖茅斯，就在七点前，他在离这里大约一英里从雷德明到德赖茅斯的大路上搭上一部小轿车。他不知道车子是什么牌号，当时天已黑了，只知道它是黑色或深蓝色的双排座小轿车，由一个中年人驾驶。尽了一切努力去追踪这部小轿车和驾驶它的人，但是对

他的陈述得不到任何确证。律师们也都相信这是那孩子匆忙之间编造出来的故事，而且编造得并不高明。

"开庭审判时，辩护的主线就是心理学家的证词。他们设法证明杰克·阿盖尔一直是精神不稳定的。法官评论这一证词时，不知怎么的非常严厉，结论完全不利于犯人。杰克·阿盖尔被判终身监禁。他在开始服刑后六个月因伤寒死在狱里。"

卡尔加里停下话头，三双眼睛紧盯着他。格温达·沃恩的目光是兴趣盎然，密切注意；赫斯特的目光是疑云重重；利奥·阿盖尔的眼光则是一片茫然。

卡尔加里说："你们会承认我说的事实都正确吧？"

"你完全正确，"利奥说，"不过我还不明白，为什么非得把这些我们大家都努力想忘掉的痛苦事实从头到尾重复一遍？"

"原谅我，我不得不如此做。我推断，你们对判决没有异议。"

"我承认，事实就是那样。就是说，如果你对事实不深入追究的话，粗略地说，这是谋杀。但是如果你对事实深入追究，就有许多可以减轻罪责的说法。那孩子精神不稳定，不过，不幸的是，这个术语没有法律意义。麦克诺顿原则[1]范围狭窄，不尽如人意。我向你保证，卡尔加里博士，雷切尔本

---

[1] 麦克诺顿原则，McNaughton Rules，麦克诺顿为英国一精神病患者，1843年病发时杀人，法院判其无罪，成为此原则第一个案例。该原则规定凡行为人因患有精神病而不自知其行为的性质，可不负行为责任。—— 译注。

人，我是说我亡妻本人，会是第一个为这个不幸的孩子的鲁莽行为宽恕原谅他的。她是一个最开明最有人情味的思想家，对心理因素有深刻的知识。她不会谴责他的。”

“她知道贾科能让人非常害怕。”赫斯特说，“他总是——他简直就好像不能自拔。”

卡尔加里慢条斯里地说：“那你们都没有怀疑？我是说对他有罪这一点没有怀疑吗？”

赫斯特睁大眼睛望着他。

“我们怎么能怀疑？当然他有罪嘛。”

“不是真的有罪，”利奥不同意，“我不喜欢这个词。”

“而且这个词也不真实，”卡尔加里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杰克·阿盖尔是 无罪的。”

第二章

这本来应该是引起激动的宣布，然而，它却落了个平淡冷漠的反应。卡尔加里预料会出现困惑、大喜过望与不理解的交织，可什么都没有。似乎只有警惕与怀疑。格温达·沃恩在皱眉，赫斯特瞪大了眼睛望着他。唉，也许这很自然——这样一种宣布，很难立刻全盘被接受。

利奥·阿盖尔迟迟疑疑地说：

"卡尔加里博士，你是说你赞同我的态度？你认为他对他的行为不能负责？"

"我是说他没有犯那个罪。难道你不能接受吗，老兄？他没有犯那个罪。他本来就不可能犯那个罪。不过是由于最不寻常的各种情况凑在一起，他无法证明自己无罪。我却可以证明他无罪。"

"你？"

"我就是那部小轿车里的那个人。"

他说得那么简单,以致于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并没有理解。在他们还未醒悟过来之前,有人干扰。门开了,那个相貌平平的女人走了进来,她讲话直截了当地说到点子上。

"我经过门外,所以我听到了。这个人在说贾科没杀死阿盖尔太太,他为什么说这个?他怎么知道的?"

她的脸本来是一副凶猛好斗的神色,现在却似乎起了皱纹。

"我也得听听,"她可怜兮兮地说,"我不能呆在外边不知道。"

"当然不会,柯尔斯蒂[①],你是家庭的一员嘛。"利奥·阿盖尔介绍道:"林斯特龙小姐,卡尔加里博士。卡尔加里博士在说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

卡尔加里对柯尔斯蒂这个苏格兰名字感到困惑。

她用责备的态度对他讲话。

"你不应该到这儿来说像这样的话——搅乱人心。他们已经接受了这场磨难,现在你又用你讲的话来扰乱他们。发生什么事都是上帝的旨意。"

他对她说话不加思索漫不经心的样子感到反感。他想道,可能她是一个食尸鬼似的人,积极欢迎灾难。嗯,她将被排除在所有这些事之外。

他以冷冰冰的声调快速讲话。

"那天晚上七点差五分,我在雷德明到德赖茅斯的大路

① 柯尔斯滕的爱称。——译注。

上搭载一个竖起大姆指要求搭车的年轻人。我开车送他到德赖茅斯，我们谈过话。我想，他是个很有趣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

"贾科有很大的魅力，"格温达说，"人人都觉得他有吸引力。是他的脾气让他丢脸。当然，他是被扭曲了的。"她若有所思地说："不过，有一段时间，人们没有看出来罢了。"

林斯特龙小姐转向她。

"他死了之后，你不应当这样讲他。"

利奥·阿盖尔有点粗暴地说：

"请接着讲下去，卡尔加里博士。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来呢？"

"是啊，"赫斯特的声音听起来像上气不接下气似的，"你为什么一直躲开？报纸发出呼吁　　还有广告。你怎么能那么自私，那么坏？"

"赫斯特——赫斯特——"她父亲拦住她，"卡尔加里博士还在对我们讲他的故事呢。"

卡尔加里直接对那姑娘讲话。

"我对你如何感受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我也清楚我自己的感受，我将永远这样感受。"

他振作起来继续往下讲。

"接着说我的故事：当晚路上有许多车辆往返。七点半过我让那年轻人在德赖茅斯中心下车。他的名字我不知道。我明白，这能完全把他洗刷清白。警方十分确定罪行是在七点到七点半之间犯下的。"

"对，"赫斯特说，"可是你——"

"请耐心点。为了让你明白，我必须往回说一点。我在德赖茅斯一个朋友的公寓里呆了一两天。这个朋友是海军人员，正在海上。他也把他放在一个私人夜间上锁商店的小轿车借给我。在出事那天，11 月 9 日，我应该回伦敦。我决定坐晚班车去，下午就消磨在看望一位我们家很喜欢的老护士上。她住在德赖茅斯西边大约四十英里的波尔加斯一座小别墅里。我按我的安排行事。那护士尽管很老，头脑容易混乱，可还是认出我来。见到我很高兴，而且十分兴奋，因为她看到报上有关我们'到极地去'的消息——她是这样说南极探险的。我只呆了一个短时间以免累着她，离开的时候，我决定不走来的时候沿滨海大路直接回德赖茅斯，而是向北到雷德明去看老卡农·皮斯马什。他的图书室里有一些很珍贵的书，包括一本早期关于航海的专著，我急于从上边抄下一段来。这位老绅士拒绝装电话，认为那是魔鬼的玩意儿。对收音机、电视、照相机、喷气式飞机一视同仁。因此我不得不碰运气去看他在不在家。我不走运，他的房子关上了百叶窗，显然他外出了。我在主教大堂消磨了一小会时间，然后顺大路动身回德赖茅斯，这样就完成了三角形路线的第三边。我从从容容地从公寓里取出我的旅行袋，把小轿车送还夜间上锁商店，上了火车。

"我已经告诉你们，去的中途我载了一个不认识的搭车人，在城里让他下车之后，我照我的安排办事。来到火车站之后，我还有时间。我出站到大街去买香烟。横穿马路时，一辆货车从街转角高速开出来把我撞倒。

"据过路人讲，我站起来，显然没受伤，行动完全正常。

我说我一点事没有，我要赶一班火车，赶忙回车站。火车到达帕丁顿的时候，我失去知觉，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在医院里发现我得了脑震荡——后果来得那么慢是不常见的。

"几天之后，我恢复了知觉。我对这次事故一点不记得，到伦敦来也不记得，我能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动身去波尔加斯访问我的老护士。这以后的事，全是空白。不过医院告诉我，这种现象很平常，使我放了心。似乎没有理由相信我生活中失去的这几个小时有什么重要性，不管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丝毫没有想到那晚上我沿着雷德明——德赖茅斯驾车走过。

"在我应该离开英国之前，只有一小段时间，我呆在医院里，绝对安静，也没有报纸看。出院的时候，我驱车直奔机场飞往澳大利亚去会合探险队。在那里有人怀疑我是否适合去，但都被我驳倒。我忙我的准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没时间关心谋杀报道。而且逮捕之后，报上的兴奋高潮也就过了。到案子开审报上做充分报道的时候，我已经在去南极的路上了。"

他停下来，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

"大约一个月前，我刚回英国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我要一些旧报纸包标本，我的女房东从她的锅炉房里给我拿来一堆。在桌子上摊开一张，我看到一个年轻人的复制照片，觉得他的面孔很熟悉。我试图想起我在什么地方遇到过他，他是谁。我想不起。不过，很奇怪，我想起曾和他谈过话——是关于鳗鱼的。他对一个鳗鱼生活的传说引起好奇心而且很入迷。但是，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方呢？我读那一段报

道，读到这个年轻人叫杰克·阿盖尔，读到他对警方说他曾搭过一个中年男人开的双排座黑轿车。

"这时，十分奇怪。我生活中失去的那个片断又回来了。我载搭的就是这个年轻人，驱车送他到德赖茅斯，在那里和他分手。走回公寓，步行过街去买香烟。我记起了货车撞我时我曾瞥了它一眼。这以后，一无所知直到医院。我仍然记不起到火车站乘火车去伦敦。这段报道我读了又读。一年以前，审判已经结束，人们几乎都忘记了这个案子。'一个年轻小伙子为什么干掉他妈妈，'我的女房东模模糊糊地记得，'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他们绞死了他。'

"我仔细阅读各个有关日期的电讯，然后去马歇尔事务所，他们曾是被告的律师。我得知我来得太晚，不能让那个不幸的孩子自由了。他因伤寒死在狱里。虽然正义不能对他伸张，却能对他的留念伸张。我和马歇尔先生到警察局去，案子已经提交检察官。马歇尔毫不怀疑它会提交给内政大臣的。

"当然，你们会从他那里得到一份详尽的报告。报告延迟只是因为我急于第一个把事实通知你们。我觉得这是我由于我的责任必须经受的煎熬。我肯定你们明白，我将永远感到有罪的沉重负担。如果我在穿过街道时能更小心点——"他突然住口，"我明白你们的感情对我永远不会仁慈——尽管阴差阳错我是不应受到责怪的，你们，你们全体一定还是要责怪我的。"

格温达·沃恩说得很快，她的声音热烈祥和：

"我们当然不会责怪你。就是这么一件事，悲剧，难以置

信。但就是这样。"

赫斯特说：

"他们相信你吗？"

他惊讶地望着她。

"警察局——他们相信你吗？为什么你不会是全部捏造的？"

他禁不住微笑了一下。

"我是一个有声望的证人，"他说得很温和，"我没有自私的企图，他们很周密地调查了我的经过；医疗证明，从德赖茅斯来的各种得到证实的细节。哦，对啦，当然，马歇尔像所有的律师一样谨慎。他不想使你们抱希望，除非他相当肯定会成功。"

利奥·阿盖尔在他的椅子上动了动，第一次讲话：

"你说成功，确切的意思是什么？"

"我道歉，"卡尔加里很快地说，"这不是一个可以用得恰当的字。你的儿子被指控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为此受到审判，判刑，并且死在狱中。正义为他伸张得太迟，但是这种正义可以伸张，几乎肯定会伸张，可以看到伸张。内政大臣可能建议女王批准特赦。"

赫斯特笑了。

"特赦——为他所没有干过的事？"

"我知道，术语总似乎不切实际。不过我明白，习惯上，对在下院提出的问题，答复将明确杰克·阿盖尔没有犯他被判刑的罪行，报纸将坦率报道这一事实。"

他停住不讲了，没有人说话，他以为这对他们是个很大

的震动，而且是个喜悦的震动。

他站起身来。

"我恐怕，"他不太肯定地说，"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反复说我多么难过，对整个事情感到多么遗憾，请求你们宽恕——所有这些你们早已了然于怀。他生命的悲剧结束，使我蒙上一层阴影。但是，至少"——他带着恳求讲话——"知道他没有做这件可怕的事——他的名声，你们的名声，在全世界人的眼里是清白的。这肯定还有点意义。"

如果他指望得到反响，他可没有得到。

利奥·阿盖尔坐在他的椅子上猛地向后一倒，格温达的眼睛看着利奥的脸。赫斯特坐在那里凝望前面，眼睛大张，充满悲哀。林斯特龙小姐低声咕哝着什么，直摇头。

卡尔加里在门边孤零零地站着，回头望着他们。

还是格温达·沃恩打破了僵局，她走向他，把一只手放在他胳膊上，用很低的声音说：

"卡尔加里博士，你现在最好走吧，这个震动太大，他们在思想上需要时间来接受。"

他点点头走出去，在楼梯平台上，林斯特龙小姐追了上来。

"我来送你出去，"她说。

门在他身后关上之前，他注意到格温达·沃恩向下滑去，跪在利奥·阿盖尔的椅子边。这使他有点惊讶。

在楼梯平台上，林斯特龙小姐面对着他，像个卫兵似的站着，严厉地讲道：

"你不能让他复生，所以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回他们的思

想中呢？直到现在，他们都顺其自然。现在，他们又要痛苦起来。最好，还是维持现状吧。"

她显得很不愉快。

"他必须恢复名誉。"阿瑟·卡尔加里说。

"高尚的情操！他们的名声都很好。你并没有真的想到这意味着什么。人们从来不想，"她跺着脚，"我爱他们大家。我一九四〇年来这里帮助阿盖尔太太。当时她在这里为家庭遭受轰炸的儿童开办了一个战时托儿所。没有什么没替他们想到，样样事情都为他们做到。这是将近十年之前。甚至就在她死后，我仍然呆在这里，照顾他们，把房子搞得干干净净，令人舒适，使他们吃好。我爱他们——是的，我爱他们……而贾科，他坏透了！哦，是的，我也爱他，可是，他坏透了！"

她突如其来地又转身走开，似乎忘记了她说过要开门送他出去的话。卡尔加里慢慢走下楼梯，当他摸索到有暗锁的前门时，他还是想不通。他听到楼梯上有轻微的脚步声。赫斯特飞也似的跑下楼梯。

她拉开门闩把门打开，他们彼此对望地站着。他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她用悲伤责备的目光盯着他。

她只是细声细气地说话，她说：

"你为什么要来？哦，你究竟为什么要来？"

他不知所措地望着她。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你难道不想你弟弟有个清白的名声？你难道不想他得到正义吗？"

"哼，正义！"她对他的话毫不赞同。

他重复道："我不明白……"

"继续你这样的正义吧，现在这对贾科还有什么关系？他死了。对贾科没有关系，而对我们却有关系。"

"你是什么意思？"

"不是对有罪的人有关系，而是对无罪的人。"

她抓住他的胳膊，指甲掐了进去。

"这对我们有关系，你难道看不出你对我们大家做了些什么？"

他注视着她。

在外边的夜色中，一个人形隐约出现。

"卡尔加里博士吗？"那个人说，"你的出租车在这里，先生。送你到德赖茅斯。"

"哦——呃——谢谢你。"

卡尔加里再转向赫斯特时，她已经进房子去了。

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第 三 章

1

赫斯特慢慢地走上楼，把黑头发从高高的前额上掠到后边。柯尔斯滕·林斯特龙在楼梯顶上等着她。

"他走了吗？"

"嗯，他走了。"

"你受到震惊了，赫斯特，"柯尔斯滕·林斯特龙把手温情地放到她肩上，"跟我来，我要给你点白兰地。所有这一切，太过分了。"

"我不想喝什么白兰地，柯尔斯蒂。"

"也许你不想喝，但是它对你有好处。"

年轻姑娘不好拒绝，只得被她领着穿过走廊，进了柯尔斯滕自己的小起居室。她接过递给她的白兰地，慢慢地抿着。柯尔斯滕·林斯特龙用怒气冲冲的声音说：

"这都太突然，应该预先通告。为什么马歇尔先生没有

先写信来？"

"我想是卡尔加里博士不让他写，他想亲自来告诉我们。"

"亲自来告诉我们，真的喽！他以为他这消息会对我们怎么样？"

"我猜想，"赫斯特以一种没有音调的奇怪声音说，"他以为我们应该高兴。"

"高兴或是不高兴，都一定会引起震动，他本来就不该这么做。"

"但是他勇敢，从某一方面说，"赫斯特说着脸上泛起红云，"我的意思是说，来告诉一家人说，他们的一个以谋杀罪被判刑死在狱里的成员是无罪的，这不会是件容易做的事。是的，我认为他勇敢，不过我倒希望他别那么勇敢。"她补充说。

"这个嘛——我们都但愿如此。"林斯特龙小姐尖刻地说。

赫斯特怀着因她自己的先人之见而突然引起的兴趣望着她。

"那么你也这样感觉，柯尔斯蒂？我以为也许只有我呢。"

"我不是傻瓜，"林斯特龙小姐口吻辛辣地说，"我可以设想出你那位卡尔加里博士似乎不曾想到的某些可能的事。"

赫斯特站起身来。"我得到父亲那儿去。"她说道。

柯尔斯滕表示同意。

"对，他现在会有时间想想最好怎么办。"

赫斯特走进图书室的时候，格温达·沃恩正忙着打电话。她父亲向她点头示意，赫斯特走过去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

"我们正在打电话联系玛丽和米基，应该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喂，"格温达·沃恩说，"是达兰特太太吗？玛丽吗？我是格温达·沃恩。你父亲要跟你讲话。"

利奥过去拿起听筒。

"玛丽吗？你好吗？菲利普怎么样？……好的。出了相当不平常的事……我想应该把它马上告诉你们。有位卡尔加里博士刚来访问我们，他带着安德鲁·马歇尔写的一封信，是关于贾科的。似乎——真的完全是件极不平常的事——似乎是贾科在审判中讲的事，他在德赖茅茨搭上什么人的轿车，完全是真的。这位卡尔加里博士就是让他搭车的人……"他突然住口像是听他女儿在那头说什么。"是的，嗯，玛丽，我现在不准备叙述他为什么没有在那时候来的细节。他出了事故，脑震荡。整个过程似乎完全得到充分证明是真的。我打电话来说，我想我们应该尽可能快地都到这里来会齐；也许我们可以让马歇尔跟我们讲讲这件事。我想，我们应该得到最周密的法律咨询。你和菲利普？……是的，……是的，我知道。不过，我的亲爱的，我认为这是重要的……是的，好吧，如果你愿意，过后打电话来。我还得跟米基通话联系。"他放回听筒。

格温达·沃恩对电话走来。

"现在要我打电话找米基吗?"

赫斯特说:

"如果这要占点时间的话,我能不能先打,可以吗,格温达?我要给唐纳德打电话。"

"当然可以,"利奥说,"你今天晚上要和他一块儿出去,是吗?"

"我出去过了。"赫斯特说。

她父亲注意地瞟了她一眼。

"这使你很烦恼吗,亲爱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如何感觉。"

格温达在电话旁给她让出地方,赫斯特拨了个号码。

"对不起,我能跟克雷格医生讲话吗?是的,是的,赫斯特·阿盖尔。"

耽搁一两分钟之后,她又说:

"是你吗,唐纳德?……我打电话是因为今天晚上我不能和你一块儿去听那个讲座了……不,我没病,不是因为那个。只是——嗯,只是我们得——我们得到一条奇怪的消息。"

克雷格医生在讲话。

赫斯特把头转向她父亲,用手捂在话筒上,对他说:

"这不是秘密,对吧?"

"不,"利奥慢吞吞地说,"这确实不是个秘密。不过,哎,也许目前我只要求克雷格自己知道就行了。你知道谣言怎么传开,怎么扩大的。"

"是的,我知道,"她又继续打电话,"从某方面讲,料想

这是你会称为好消息的事，唐纳德。但是——它多少有点令人烦恼，我不想在电话上谈论这个……不，不，别到这儿来……请别来。今天晚上别来，明天来吧。这是关于——贾科的。是的——是的——我弟弟——就是我们发现了他根本没杀我母亲。但是什么也别说，唐纳德，也别对任何人谈。明天我全部告诉你……不，唐纳德，不……今天晚上我任何人都不能见——连你也不能见。对不起。什么也别说。"她放下听筒，示意格温达接过去。

格温达要了个德赖茅斯的号码，利奥温和地说：

"赫斯特，你为什么不跟唐纳德一块儿去听那个讲座？这会让你放下心事的。"

"我不想去，爸爸，我不能去。"

利奥说：

"你刚才的讲话——你给他的印象是这不是好消息。不过，你知道，赫斯特，不是那样，我们惊了一下，但是我们大家都很高兴——非常喜欢……我们还能怎么着？"

"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是吗？"赫斯特问道。

利奥警告道：

"我亲爱的孩子——"

"但是这不是真话，不是吗？"赫斯特说，"这不是好消息，这只是可怕的烦恼。"

格温达说：

"米基接通了。"

利奥又从她手上接过听筒。他对他儿子讲话与对他女儿讲话一样多，但是从玛丽·达兰特得悉消息的情况来看，

这一次相当不一样。这一次没有愤愤不平、惊讶或是不相信，相反，很快就接受了。

"哎呀呀，"米基的声音说，"过了那么长时间？这个失踪的证人！好啦，好啦，今天晚上贾科的运气露头了。"

利奥又讲话，米基听着。

"是的，"他说，"我同意是这样，我们最好尽快聚拢来，也让马歇尔来为我们提供意见。"米基突然很快笑起来，这笑声利奥记得很清楚，从米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窗外花园里玩就是这样笑的。"打什么赌？"他总是说，"我们哪一个干的？"

利奥放下听筒，匆匆离开电话机。

"他说什么？"格温达问道。

利奥告诉了她。

"对我来说，这似乎是开的一种愚蠢的玩笑。"格温达说。

利奥很快对她投去一瞥。"也许，"他低声说，"这不完全是玩笑。"

2

玛丽·达兰特穿过房间，从菊花瓶边拣起一些散落的花瓣，小心地放进废纸篓。她是个身材高挑、面容安祥、二十七岁的年轻女人。尽管脸上没有皱纹，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可能是由于构成她气质的一部分成熟稳沉所至。她模样秀美，但没有丝毫魅力。规规矩矩的面容、水灵的肤色、碧

蓝的眼睛、金黄的头发从头上往后梳，在颈后挽成个大髻。这是当时方才流行的发式，而她这么梳并不是赶时髦。她是一贯保持自己风格的女人。她的外表就像她的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任何灰尘、凌乱、都会使他不安。

轮椅上那个男人注视着她小心翼翼把落下的花瓣拣开，嘴有点扭地微笑了一下。

"你总是那么好整洁，"他说，"这地方可以放任何东西，但是每样东西必须在它适当的地方。"他笑了，笑声中有点微微含着恶意的音调。但是玛丽·达兰特一点也不着恼。

"我喜欢东西整洁，"她同意道，"你知道，菲尔[1]，你自己也不喜欢屋子里乱七八糟吧？"

她丈夫微微有点痛苦地说：

"哎，无论如何，我还没有机会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嘛。"

他们婚后不久，菲利普·达兰特就成了瘫痪型小儿麻痹症的患者，于是他成了崇拜他的玛丽的丈夫，也成了她的孩子。他自己有时对她的这种占有欲微微感到不好意思。他的妻子并没有那种想象力来明白或者对他依赖她所感到的愉快，这有时会使他心烦。

他这时接着说得很快，仿佛怕她有什么怜悯或者同情的话。

"我得说你父亲的消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过了那么长时间！你怎么能够对它这么平静？"

---

① 菲利普的爱称。——译注。

"我想我几乎不能接受……它是那么不同寻常。最初我简直不能相信父亲所说的话。如果那是赫斯特，我会认为整个事情是她想象出来的。你知道赫斯特是个什么样的人。"

菲利普·达兰特的脸上少了点痛苦的样子，他温柔地说：

"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在生活中开始烦恼，肯定也会找到。"

玛丽挥手阻止他的分析，她对别人的特性不感兴趣。

她怀疑地说："我想这是真的。你不认为这个人全是想象出来的吧？"

"那位心不在焉的科学家吗？能这么想就好了，"菲利普说，"不过似乎安德鲁·马歇尔对这事很认真。而马歇尔，让我告诉你，马歇尔氏事务所是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企业。"

玛丽皱起眉头说："这实际是什么意思，菲尔？"

菲利普说："这就意味着贾科将被宣布完全无罪，也就是说，如果当局满意的话，——我推测不会有别的任何问题。"

"唉，好嘛，"玛丽轻轻叹口气说，"我想这都很好。"

菲利普又笑了，仍然是同样地扭着嘴的痛苦笑声。

"波利，"他说，"你要让我笑死了。"

只有玛丽·达兰特的丈夫叫她波利，而她则正儿八经地接受下来。这是个滑稽可笑不太适当的名字。她微微惊讶地望着菲利普。

"我看不出我说了什么叫你这么高兴。"

"你对这事心眼儿太好了！"菲利普说，"像某位太太在

刺绣活拍卖会上赞扬村社的手工品一样。"

玛丽困惑地说："但是这事很好嘛！你不能对家里出个谋杀犯假装满意吧？"

"不是真的在这个家里。"

"唉，那实际上是一样的。我是说，都很让人心烦，而且使人很不舒服。每个人都很兴奋，好奇。我恨这所有的一切。"

"你理解得很好，"菲利普说，"用你蓝色眼睛的冷冰冰的凝视把这事冻结，使他们安静下来而且感到自己羞愧，你从不显示感情的方式真是太妙了。"

"我恨这一切恨得非常厉害，这都是很让人不愉快的事，"玛丽·达兰特说，"但是无论如何他死了，事情过去了。而现在，现在……我想，这事又要整个重新翻起来，多么让人厌倦啊！"

"对。"菲利普·达兰特沉思着说。他微微动了动肩膀，脸上略有点痛苦的表情。他妻子很快走到他这儿来。

"你麻痹发作了吗？等等，让我把这垫子移动一下。好啦，这样好点吧？"

"你本来应该当个医院护士的。"菲利普说。

"我一点也没有看护别人的愿望，我只愿意看护你。"

这话说得很简单，但是不加修饰的话语背后有着深情。

电话铃响了，玛丽向电话机走去。

"喂……是的……在听……哦，是你呀！"

她对一旁的菲利普说："是米基。"

"是的……是的，我们听说了。父亲打了电话来……嗯，

当然……是的……是的……菲利普说如果律师们都满意，就一定好办……真的，米基，我不懂你为什么烦恼，我也不明白我怎么特别愚钝……真的，米基，我以为你不——喂？……喂？……"她冒火地皱起眉头，"他把电话挂了。"她放回听筒："真的，菲利普，我不了解米基。"

"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嗯，他就是这种样儿。他说我愚钝，说我看不出那些——那些不可预料的深远后果，要吃苦头！这就是他讲话的方式。但是为什么呢？我不懂。"

"他害怕了？"菲利普沉思着说。

"但是为什么呢？"

"哎，他说得对，你要知道。会有不可预料的深远后果的。"

玛丽看起来有点茫然不知所措。

"你是说对这案子会重新引起兴趣？当然，贾科洗刷清白我高兴，不过人们又开始谈论它却令人不愉快。"

"这不仅仅是邻居说什么的问题，比这个还要严重。"

她带着探询的神色望着他。

"警方也要感兴趣喽！"

"警方？"玛丽用刺耳的声音说，"这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我亲爱的姑娘，"菲利普说，"想一想嘛。"

玛丽慢慢走回来坐在他身边。

"你瞧，现在它又是一件没解决的罪行了，"菲利普说。

"但是他们肯定不会再麻烦了——过了那么长时间了

嘛。"

"一厢情愿的妙事，"菲利普说，"但是我怕基础不稳呀。"

"肯定，"玛丽说，"他们曾经那么愚蠢，对贾科犯下不体面的错误之后——他们不会又旧事重提的。"

"他们也许不想——但是他们必须旧事重提；责任就是责任。"

"哦，菲利普，我敢保证你错了，只会有一点谈论，然后就都销声匿迹了。"

"那么今后我们的生活就会永远快活下去了。"菲利普以他嘲弄的声音说。

"为什么不呢？"

他摇摇头："不是那么简单……你父亲是对的。我们必须聚到一块儿商量一下，还要像他说的让马歇尔下来。"

"你是说——到和煦点去。"

"对。"

"哎呀，我们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不呢？"

"这怎么行？你是个病人，而且——"

"我不是病人，"菲利普生气地说，"我十分结实，没病。我只是不幸丧失了腿的功能。只要给我适当的运输工具，我可以去廷巴克图[1]。"

---

[1] 廷巴克图，历史名城，在撒哈拉沙漠南缘，意指遥远的地方。——译注。

"我可以肯定去和煦点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既然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事都翻了起来。"

"我的思想不受影响。"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离开这个家,最近有那么多窃贼。"

"可以找个人来看家。"

"说得倒挺好——仿佛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

"找个老太太吧,她可以每天来。别婆婆妈妈的反对,波利。实在是你不愿意去。"

"不,不是的。"

"我们在那里不呆久,"菲利普做出保证说,"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去。这是这个家庭要对世界显示团结战线的时候,我们必须确切地弄清楚到底该怎么办。"

3

在德赖茅斯的旅馆里,卡尔加里早早吃完晚饭,上楼到自己房间去。他对他在和煦点所经历的事感到深受震动。他原本预料他的使命是困难的,需要他拿出全部决心才能完成。但是整个事情的困难与令人烦恼的方式却与他原来预料的迥然不同。他扑倒在床上,点上一支香烟,把事情从头到尾想了又想。

他想出的最清楚的画面是在分别时赫斯特的脸,她对他诉求正义的轻蔑和拒绝。她说什么来着?"不是对有罪的人有关系,而是对无罪的人。"然后是"你难道看不出你对我

们大家做了些什么?"但是他做了些什么?他不明白。

而其他人呢。那个叫柯尔斯蒂的女人(为什么叫柯尔斯蒂?这是个苏格兰名字。她不是苏格兰人,也许是丹麦人或者挪威人),她那么严厉那么责备,都讲了些什么?

至于利奥·阿盖尔,也有些奇怪的事——冷漠、警惕。没有"感谢上帝,我儿子是无罪的"这种表示。这应该肯定是自然的反应。

还有那个姑娘——当利奥秘书的那个姑娘。她对他亲切帮助。但是她也以奇怪的方式做出反应。他记得她跪在阿盖尔椅子边时的样子仿佛——仿佛——她是在同情他、安慰他。既然他儿子没犯谋杀罪,安慰他什么?而且肯定是——是的,肯定,有比秘书的感情更深的东西——就算是有多年地位的秘书。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

床边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

"卡尔加里博士吗?有人找你。"

"找我?"

他感到惊讶,就他所知,没有人知道他在德赖茅斯过夜。

"是谁?"

停顿了一会儿,然后那个职员说:

"是阿盖尔先生。"

"哦,告诉他——"阿瑟·卡尔加里及时住口没说出他要下去。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利奥·阿盖尔追随他到德赖茅斯,又找到他呆在什么地方,那么大概这件事在楼下挤满了人的休息厅里谈论是尴尬的。

于是他说道：

"要他上来到我房间来，好吗？"

他从他躺的地方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步，直到门上叩响。

他走过去把门开开。

"进来，阿盖尔先生，我——"

他停住了，惊了一下。这不是利奥·阿盖尔，这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黝黑漂亮的面孔因表情痛苦而大为减色的年轻人，鲁莽、愤怒、不快活的面孔。

"没料到是我吧，"年轻人说，"料到是我父亲。我是米基·阿盖尔。"

"进来，"卡尔加里在他的客人进来之后把门关上，"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的？"他边把自己的烟盒递给年轻人边问道。

米基·阿盖尔取了一支烟，发出一声不愉快的短笑。

"这很容易。对你可能呆下过夜的大旅馆打电话，试第二家就找到了。"

"你为什么要见我？"

米基·阿盖尔慢吞吞地说：

"要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目光带着赞许神色上下打量着卡尔加里，注意到微曲的肩，灰白的头发，消瘦敏感的脸。"行啊，你就是随海斯·本特利探险队去南极的一位啰，可你看起来不那么结实嘛。"

阿瑟·卡尔加里淡淡一笑。

"外表有时候骗人，"他说，"我够结实。需要的不完全是

肌肉的力量。还有其他重要的先决条件：耐力、耐心和技术知识。”

“你有多大年纪，四十五？”

“三十八。”

“你看起来还要老些。”

“是的—— 是的，我想是这样。”有一会儿，当他的目光与这个面对着他的充满阳刚活力的年轻人相对的时候，一种深刻的悲哀笼罩了他。

他有点唐突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见我？”

对方沉下脸说：

“这很自然，不是吗？因为我听到你带来的消息，关于我亲爱的弟弟的消息。”

卡尔加里没有答话。

米基·阿盖尔接着说：

“这消息对他来得有点晚了，不是吗？”

“是的，”卡尔加里低声说，“这消息对他是太晚了。”

“你隐藏着他干什么？脑震荡究竟是怎么回事？”

卡尔加里耐心地告诉他。相当奇怪，他由这孩子的粗鲁无礼中得到激励。在这里，无论如何，总有一个人为自己弟弟有强烈的感情。

“给贾科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这就是关键，不是吗？你怎么知道时间就是像你说的那个时间呢？”

“我对时间十分肯定。”卡尔加里坚定不移地说。

“你也许弄错了，你们这些搞科学的家伙对像时间地点

这类小事有时候很容易心不在焉。"

卡尔加里显露出一点感到好笑的神气。

"你给你自己描绘了一幅虚构的心不在焉教授的图像——穿着不成对的短袜,对今天是几号或者正在什么地方都不太肯定。我亲爱的年轻人,技术工作必须极其精确:准确的数字、时间、计算。我向你保证,没有我弄错了的可能。我在七点前让你弟弟搭的车,七点半过五分在德赖茅斯让他下的车。"

"你的手表可能不对,或者你是按你车里的钟说的。"

"我的手表和车里的钟显示的是分秒不差的同一时间。"

"贾科可能用什么方法把你领上我们家花园那条小路,他诡计多端。"

"没有什么诡计。你为什么那么急着证明我错了呢?"卡尔加里有些激动地继续说,"我预料很难说服曾经不公正判决一个人的当局相信,却没料到会发现那么难以说服他自己家里人相信。"

"那么你已经发现我们都有点难以说服喽?"

"反应似乎是有点——不一般。"

米基目光锐敏地看了他一眼。

"他们不愿相信你?"

"这——差不多似乎像是这样。"

"不只是似乎像是这样,而且就是这样。也非常自然,如果你只要前思后想一下的话。"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应该很自然?你母亲被害,

你弟弟被指控并判决犯了这个罪行，如今原来他是无罪的，你们应该高兴，感谢。你自己的弟弟嘛！”

米基说：

“他不是我弟弟，她也不是我母亲。”

“什么？”

“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我们都是收养的？我们这一伙，我的‘姐姐’玛丽在纽约收养的。我们其余的是在战时收养的。你那么认为的我的母亲自己不能生孩子，因此她就靠收养给她自己建立个美好的小家庭。玛丽、我本人、蒂纳、赫斯特、贾科。舒适豪华的家，还有大量的母爱投入。我要说她忘记了我们根本不是她的亲生子女，而且她不走运，把杰克作为她的宝贝小家伙之一。”

“我没想到。”卡尔加里说。

“所以别再扯什么‘亲妈’、‘亲弟弟’，对我别提。贾科是只虱子。”

“但他不是凶手。”卡尔加里说。

他的口气很坚决，米基望着他点点头：

“好吧，是你这么说——而且你是这样坚持。贾科没杀她。那么很好——谁真的杀了她？你没有想到这个人，对吧？现在想想吧。想到了——那你就会开始看出来，你对我们大家在干些什么……”

他突然转过身去走出了房间。

第　四　章

卡尔加里抱歉地说："马歇尔先生，你再次接待我，十分感激。"

"没什么。"这位律师说。

"你已经知道，我去和煦点见到了杰克·阿盖尔的家里人。"

"正是这样。"

"到现在我料想你对我这次访问已经听说过了。"

"是的，卡尔加里博士，确实是这样。"

"你也许认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我又回到你这里来……你瞧，事情的结果并不恰好像我料想会出现的那样。"

"不，"律师说，"不，也许不难理解。"他的声音一如往常，那么冷冰冰的不动感情，但其中仍然有些什么鼓励阿瑟·卡尔加里继续说下去。

"你瞧，我以为，"卡尔加里继续说，"这会了结。我做好准备承受来自他们方面的一定程度的——我将说是什么呢——自然的怨恨。尽管脑震荡可以称为天灾人祸，但照我看，从他们的观点来说，他们却对此不能宽恕。不过，同时，我希望这会被他们对杰克·阿盖尔的名声清白了这一事实所感到的感激之情抵消。但是事情并没像我预期的那样出现。根本没有。"

"我明白。"

"也许，马歇尔先生，你预料过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吧？我记得，我前次到这里来的时候，你的态度使我迷惑不解。你是不是预见到我将要遇到那样的态度？"

"卡尔加里博士，你还没有告诉我这态度是什么？"

阿瑟·卡尔加里把椅子拉向前："我认为我是在结束一些事，将对已写出的篇章给以——我们可以说——不同的结局。但是他们让我感觉到，我看出我不但没有结束一些事情，反而又开始了一些事情，完全新的事情。你认为这是情况的真实说明吗？"

马歇尔先生慢条斯理地点着头。"是的，"他说："可以用这种方式说。我承认，我过去认为你没有认识到有牵连的所有事情。你不能指望去这么干。因为，很自然，除了法律报道所发表的之外，你对它的背景或者事实一无所知。"

"不，不，我现在明白了。而且是明白得太清楚，"他激动地接着说，声音提高了，"他们感到这并不是真的解脱，这不是应当感激的事，这是令人疑惧的事。惧怕随后可能发生的事。我说得对吧？"

马歇尔小心翼翼地说："我应该说我想可能你是对的。请注意，我没有说我知道。"

"要是那样的话，"卡尔加里接下去说，"我不能满足于我已经做过的我惟一能做的补偿，而再回去工作。我仍然牵扯在里边。我有责任给许多别的人的生活带进一个新因素，我不能对这事甩手不管。"

律师清了清嗓子："这也许是相当空泛的观点，卡尔加里博士。"

"我认为这实在不是空想。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他的行为只是为了得到应得的结果。就在两年前，我在大路上让一个年轻人搭了车。我载他的时候，我就启动了一些事件发生的过程！我感到我不能把自己和它们分开。"

律师仍然摇头。

"那么很好，"阿瑟·卡尔加里不耐烦地说，"如果你喜欢，你就叫它空想吧。但是我的情感，我的良心，仍然牵扯在内。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对超出我的力量所能的事做出补偿。我没有作出补偿。在某种奇怪的情况下，我对已经遭受痛苦的人把事情弄得更糟。但我仍然并不清楚到底为什么。"

"不，"马歇尔慢吞吞地说，"不，你不会明白为什么。因为过去十八个月左右你和文明脱离了接触，你没有读每天的报纸，对这个家庭的记载都在报纸上。可能你没有读过它们，但是我认为你不会因此而没听说过。这件事很简单，卡尔加里博士。它不是保密的，在那时候它是公开的。可以很简单地分析一下。要是杰克·阿盖尔没有犯这个罪行（照你

的说法他本来就不会犯)，那么是谁干的？这把我们带回犯罪当时的环境。罪行是在十一月一个黄昏七点至七点半之间在一所房子里犯下的。在这所房子里，死去的女人被她自己的家庭成员和家里的人环绕着。房子安安全全地锁着，百叶窗关着。如果任何人从外边进来，那么这个外来人一定已得到阿盖尔太太的允许，要不就是用他自己的钥匙开门进来。换句话说，这必定是她认识的什么人。在某些方向，它和美国的博登案件相似。博登先生和他妻子在一天早上被斧头砍死。家里没有人听到任何响动，也不知道或是看到有人走进房子。你可以看出，卡尔加里博士，为什么这个家庭的成员，对你给他们带来的消息是烦恼而不是宽慰了？"

卡尔加里缓缓说道："你是说他们宁愿杰克·阿盖尔有罪？"

"哦，是的，"马歇尔说，"哦，是的。明摆着的就是这样。如果我可以用多少有点愤世嫉俗的悲观方式来说，杰克·阿盖尔是这个家族对这个令人不愉快的谋杀事实的完美答案。他是问题儿童，犯罪少年，脾气暴戾的人。在家庭圈子里，可以为他而且已经为他找出种种说法。他们可以为他哀悼，同情他。对他们自己说，彼此说，对世界说，这实在不是他的错。说心理学家可以完全做出解释来。是的，非常非常方便。"

"而现在——"卡尔加里住口不说了。

"而现在，"马歇尔说，"当然不同了，十分不同，也许几乎是惊恐。"

卡尔加里很机灵地说："我带来的消息，对你也是不受

欢迎的，是吧？”

“我得承认是这样。是的，是的，我得承认我是——心烦意乱的。一件圆满结束的案子——对，我要继续使用圆满这个字眼——现在又重新开始了。”

“这是官方意见吗？”卡尔加里问道，“我是说，从警方的观点，这案子要重新审理吗？”

“嗯，毫无疑问，”马歇尔说。“当杰克·阿盖尔以无可置疑的证据被认为有罪时（陪审团只出庭一刻钟），就与警方有关的方面说，这件事就了结了。但是现在，由于死后裁定的特赦令，案子就要重新审理。”

“警方要重新调查？”

“我应该说几乎是肯定的。当然，”马歇尔摸着他的下巴沉思着说，“经过这段时间间隔之后，由于这案子的特殊情况，是否能获得任何结果，大可怀疑。就我来说，我怀疑，他们可以知道家里某人有罪，他们可以很精明地想到这个某人是谁，但要取得确实证据却不容易。”

“我明白了，”卡尔加里说，“我明白了……这就是她说的意思。”

律师争忙说：“你讲谁？”

“那个姑娘，”卡尔加里说，“赫斯特·阿盖尔。”

“啊，小赫斯特。”律师好奇地问道，“她对你说什么？”

“她说到无罪的人，”卡尔加里说，“她说不是有罪的人有关系，而是无罪的人有关系。现在我明白她说的意思了……”

马歇尔以锐敏的目光瞟了他一眼：“我想，你可能明白

了。"

"她的意思正如你所说的,"阿瑟·卡尔加里说,"她的意思是这个家会再一次受到怀疑——"

马歇尔打断他的话:"几乎不是再一次。这个家庭在以前没有什么时候受到过怀疑,杰克·阿盖尔一开始就被清清楚楚地指明了是有罪。"

卡尔加里一挥手,打断了他的插话。

"这个家庭会笼罩在怀疑气氛之中,"他说,"而且将在一个长时间里仍然处于怀疑之中——也许永远是这样。如果家里人有一个是有罪的,很可能他们自己不会知道是哪一个。他们会彼此看着——想要知道……对,这才是一切之中最糟糕的。他们自己不会知道是哪一个……"

沉默,马歇尔以宁静赞许的目光望着卡尔加里,但什么也没说。

"这才可怕哩,你知道……"卡尔加里说。

他的科学家的消瘦的脸上情感毕露。

"是的,这才可怕……继续年复一年地不知道,彼此猜疑,也许这种怀疑会影响到人与人的关系,毁灭爱情,毁灭信任……"

马歇尔清了清嗓子。

"你是不是——呃——说得有点太明显了?"

"没有,"卡尔加里说,"我认为我没有。我认为,也许,如果你原谅我的话,马歇尔先生,我明白的比你明白的多。你知道,我可以想象得出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又一次沉默。

"这意味着,"卡尔加里说,"是无罪的将要处于不利地位……而无罪的不应该处于不利地位,有罪的才应该处于不利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甩手不管。我不能走开来说,'我已经做了该做的事,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补偿——我已经为正义事业尽了力。'因为你已经看到,我所做的事没能为正义事业尽力。我没有把有罪的人绳之以法,这并没有把无罪的人从有罪的阴影中解救出来。"

"我想你是有点激动起来了,卡尔加里博士,你说的是有些道理,这没有疑问。但是我不能确切看出你——嗯,你能对它怎么办。"

"不,我也看不出,"卡尔加里坦率地说,"不过,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去试。这才真的是为什么我来找你马歇尔先生的缘故。我要——我想我有权利知道——背景资料。"

"哦,好吧,"马歇尔先生说,他的音调比较活跃一些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秘密,我可以告诉你任何你想知道的事实,超过事实我就无能为力了。我和这家人从来没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事务所是阿盖尔太太多年的代理,我们和她合作开办许多信托,办理一些法律事务。我对阿盖尔太太在一定的程度上了解得很清楚,我也认识她丈夫。对于和煦点的气氛,对于住在那里的许多人不同的性格和特点,我可以说,我只是从阿盖尔太太本人得的第二手材料知道的。"

"我对这一切十分理解,"卡尔加里说,"但是我必须在某个地方开始。我知道孩子们都不是她亲生的,是收养的。"

"是这样。阿盖尔太太闺名雷切尔·康斯塔姆,是一个很富有的人鲁道夫·康斯塔姆的女儿。她的母亲是美国人,

也是个凭自己的权利很富有的女人。鲁道夫·康斯塔姆办得有许多慈善事业，她教养他女儿对这些善举产生兴趣。他和他妻子死于一次空难，于是雷切尔把从她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大量财富用来致力于我们可以称为松散的慈善企业上。她对这些举措有一种个人兴趣，并且亲自做了一定程度的贫民区教育工作。在着手这一工作时，她遇到利奥·阿盖尔。当时他是牛津大学教师，对经济学和社会改革有很大兴趣。为了解阿盖尔太太，你必须认识到她一生最大的悲剧是她不能生孩子。像许多妇女一样，这一缺陷渐渐使她整个生活都蒙上了阴影。找过各种专家之后，似乎一清二楚，她永远没希望当母亲，她不得不尽她可能找到缓解这种痛苦的方法。她首先从纽约一处贫民窟经济公寓收养了一个孩子——就是现在的达兰特太太。阿盖尔太太几乎全身心投入与孩子有关的慈善事业。一九三九年战争爆发时，她在卫生部的支持下，为孩子们办了战时托儿所，买下你去访问过的那所房子——和煦点。"

"那时叫作蝰蛇点。"卡尔加里说。

"是的，是的，我相信那是它原来的名字。啊，对了，也许最终这是个比她为它起的名字和煦点更恰当的名字。在一九四〇年，她有大约十二到十六个孩子，大多数是监护人不令人满意，或者不能和自己的家庭一齐疏散的孩子。一切都为孩子想到做到，孩子们有了个奢华的家。我告诫她，指出在几年战争之后，这些孩子们从这样奢侈的环境回到自己的家，对他们来说，将是困难的。她不听我的。她深深喜爱孩子。最后，她做出规划，把一些孩子弄到她自己家中，这

些孩子都是出身于让人特别不满意的家庭，或者是孤儿。这就组成了一个五口之家。玛丽——现在嫁给菲利普·达兰特。迈克尔，现在在德赖茅斯工作。蒂纳是个混血儿，赫斯特，还有，当然啦，贾科。他们是把阿盖尔两口子看作他们的父母长大的。他们受到金钱所能得到的最好教育。要是环境有一些影响的话，他们本来应该大有作为的。他们肯定什么优势都有。杰克——或者按他们叫他的，贾科，总是满足。他在学校偷钱被迫退学。他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惹乱子；有两次他仅仅是偶然免于坐牢服刑。他的脾气一直不可控制。不过，所有这些你可能都已经推测到了。两次盗用他经手的公款，都由阿盖尔夫妇赔偿。花了两次钱给他办起了商号，可是这些企业都失败了。他死后付津贴给他的寡妇，当然，至今仍然在付。”

卡尔加里惊讶得俯身向前。

“他的寡妇？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他已经结了婚。”

“啊，啊，”律师急躁不安地打了个响指，“我粗心了。当然，我忘记了你没有读过报纸的报道。我可以说，阿盖尔家没有一个人想到他结了婚。他被捕之后，紧接着她的妻子就极其悲痛地出现在和煦点。阿盖尔先生对她非常好。她是个年轻女人，在德赖茅斯当舞女。我忘记把她告诉你，可能是因为杰克死后才几个星期她就又结婚了。她现在的丈夫，我相信是德赖茅斯的一个电工。”

“我必须去见见她。”卡尔加里说。他带责怪意味地说：“她是我本来应该去见的第一个人。”

“肯定，肯定。我会把她的地址给你。我实在想不出你

第一次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为什么没对你提起。"

卡尔加里沉默不语。

"她是个——嗯——无关紧要的因素,"律师抱歉地说,"就连报纸也没有太多提到她。——她从来没有到监狱去看过她丈夫——或者对他怎么关心。"

卡尔加里陷入沉思,然后说道:

"你能不能告诉我,阿盖尔太太遇害那天晚上都有谁在那所房子里?"

马歇尔以尖刻的目光望他一眼。

"当然有利奥·阿盖尔和最小的女儿赫斯特。玛丽·达兰特和她有病的丈夫那天去看他们也在那里,他刚出院。还有你可能见到过的柯尔斯滕·林斯特龙——她是个在瑞典受过训练的女护士和女按摩师,原来是来帮助阿盖尔太太经办那所战时托儿所的,自从蒂纳和迈克尔不在那里之后就留下来——迈克尔在德赖茅斯当汽车推销员。蒂纳在雷德明郡立图书馆有份工作,住在那里的一所公寓里。"

马歇尔在继续讲之前停顿了一下。

"还有阿盖尔先生的秘书沃恩小姐,她在发现尸体前离开了那所房子。"

"我也见过她,"卡尔加里说,"她似乎非常——依恋阿盖尔先生。"

"是的——是的。我相信不久就会宣布订婚。"

"啊!"

"他从他妻子死后就非常孤寂。"律师说,声音里微微有

一点责备的味道。

"可不是嘛！"卡尔加里说。

然后他又问道：

"关于动机怎么样，马歇尔先生？"

"我亲爱的卡尔加里博士，对这个我实在不能推测。"

"我想你能，因为你说过事实是可以查清的。"

"对任何人都没有直接的金钱利益。阿盖尔太太订立了一系列可随意处理的委托，这是你知道的现在大量采用的方式。这些信托都是以她的孩子们为受益人的。它们由三个受托人管理，我是其中的一个。利奥·阿盖尔是一个，第三个是个美国律师，阿盖尔太太的远房表亲。所涉及到的很大一笔钱就由这三个受托人管理，并且可以调节以便让信托受益人之中最需要钱的人受益。"

"阿盖尔先生怎么样？从金钱意义上来说，他从他妻子的死亡中可以得利吗？"

"程度不大，正如我告诉过你的，她的大部分财产都放进信托里。她把她财产的剩余部分留给他，但那总计不是个大数目。"

"林斯特龙小姐呢？"

"前几年，阿盖尔太太给林斯特龙小姐留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年金，"马歇尔有点急躁地又说，"动机？我看似乎一丁点动机也没有，肯定没有钱财上的动机。"

"那么情感方面呢？有没有特殊的——磨擦呢？"

"哎呀，恐怕我帮不上你的忙，"马歇尔决断地说，"我不是家庭生活观察员。"

"有什么人会干吗？"

马歇尔思索了一两分钟，然后差不多是很勉强地说：

"你可以去见当地的医生，麦克马斯特医生，呃，我想他叫这个名字。他现在退休了，但是仍然住在附近。他过去是那个战时托儿所的私人保健医生。他想必知道而且看到过和煦点生活的许多方面。你是否能说服他告诉你些什么，就要看你的喽。我想，如果你愿意，他可以对你很有帮助。不过——原谅我这么说——你能完成警方可以完成得比你容易得多的事情吗？"

"我不知道，"卡尔加里说，"可能不行。不过我知道这一点，我必须去试试，是的，我必须去试试。"

第五章

郡警察局长的眉毛向额头顶上扬去，但想扬得够着他开始脱落的灰头发却是徒然。他把目光投到天花板上，然后又向下投到他办公桌的文件上。

"没法说。"他说。

那个本身职责就是对局长随声附和的年轻人说："是的，长官。"

"糟不可言。"芬尼少校嘟哝道，他用手指敲着桌子。"休伊什在这儿吗？"他问道。

"在，长官，休伊什警监五分钟以前就来了。"

"好的，"局长说，"请他进来，好吗？"

休伊什警监是个身材高大、愁容满面的人。他那种忧郁神情那么深刻，以致于没人相信他会是一群孩子的孩子王，开个小玩笑，从男孩子耳朵里掏出便士来，都是为了让孩子

们愉快。局长说：

"早上好，休伊什。我们在这儿给搅得糟透了。你对此有什么想法?"

休伊什警监呼吸沉重地在指给他的椅子上坐下。

"看起来似乎两年前我们犯了个错误，"他说，"这个家伙——他叫什么来着?"

局长把文件翻得哗哗地响。"卡洛里——不，卡尔加里，是什么教授，没头脑的家伙，也许。像这种人对时间啦，还有所有这类事都是模模糊糊的吧?"他的声音里也许带点祈求共鸣的暗示，但是休伊什不理会，他说：

"我了解，他是个科学家。"

"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接受他所说的喽?"

"唉，"休伊什说，"雷金纳德爵士似乎已经接受，我想不会有什么事能越过他去。"这是对检察长的赞扬。

"对，"芬尼少校说，"要是检察长信服，我们也只好接受，这就是说重新审理这个案子。你要的有关材料带来了吧?"

"带来了，长官，都在这儿。"

警监把许多文件在桌子上铺开。

"都看过了?"局长问道。

"是的，长官，我昨天晚上都看过了。我对这案子的记忆还相当深刻，说来说去，时间不是太久。"

"好的，让我们来看，休伊什。我们看到什么地方啦?"

"回到起头，长官，"休伊什警监说，"麻烦的是在那时候，你知道，实在是没有任何疑问。"

"没有，"局长说，"似乎是完全清楚的一件案子。不要以为我在责备你，休伊什。当时我是百分之百支持你的。"

"当时没有什么别的我们可以想到的东西，"休伊什沉思着说，"一个电话打来说她被害，情况是那孩子曾经在那儿威胁过她，有指纹的证据——他的指纹在拨火棒上——还有钱。我们差不多立刻就抓住了他，他身上有那笔钱。"

"当时他给了你一种什么印象？"

休伊什细想了一下。"坏，"他说，"过分骄傲自大。来了一开口就是时间和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了不起的样子。你知道那种类型。谋杀犯往往都骄傲自大，自认为他们非常聪明。认为他们无论干什么都是对的，不问事情对别人怎么样。他无疑是个不老实的人。"

"对，"芬尼同意道，"他是个不老实的人，所有他的记录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是你是不是立刻就相信他是杀人犯？"

警监思索了一下："这不是能够肯定的事。我认为他是那种结果往往成为杀人犯的类型的人。像一九三八年的哈蒙那样。一长串偷自行车、诈骗钱、欺骗老年妇女的记录，终于谋杀一个妇女，把她泡在酸里。这使他很愉快，于是开始成为习惯。我把贾科·阿盖尔看作这种类型。"

"不过，似乎，"局长慢吞吞地说，"我们错了。"

"是的，"休伊什说，"是的，我们是错了。那小伙子也死了。这是件棘手的事。请注意，"他突然兴奋起来说，"他无疑是个不老实的人，他可不会是谋杀犯。事实上他不是谋杀犯，现在我们发现是这样。但是他过去是个不老实的人。"

"哎呀，得了吧，伙计，"芬尼厉声对他说，"谁真的杀了

她？你说，昨天晚上你把案情整个看了一遍。有人杀了她，这个女人不会用拨火棒打自己的后脑勺。是别人打的，是谁呢？"

休伊什警监叹口气，在椅子里向后靠。

"我怀疑我们是否会知道。"他说。

"这么困难吗，呃？"

"是的。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可以找到的证据极少极少，我倒宁愿想象从来就没有很多证据。"

"看不出还能是别的什么人，"警监说，"要么就是家里什么人，要么就是她自己开门让进来的什么人。阿盖尔家是晚上锁门的那种家庭。窗户上、门链条上有防盗锁，前门还有加锁。一两年前，他们遭过一次夜盗，使他们防盗意识特强。"他停顿一会儿继续说："不幸的是，长官，当时，不利于贾科·阿盖尔的情况天衣无缝，我们就没有注意其他方面。当然现在看出来了。凶手就利用了这一点。"

"利用了那孩子曾经到过那里和她吵过架威胁过她这个事实吗？"

"是的。这个人所要做的一切只是走进屋，用戴着手套的手把贾科扔下的拨火棒从地上把它拾起来，走到阿盖尔太太正在写东西的桌边，猛击她的头部。"

芬尼少校只简单地说了三个字：

"为什么？"

休伊什警监慢慢点着头。

"唔，长官，这正是我们必须找出来的。这将是困难之一，没有动机。"

"当时，人们可以说，似乎没有任何明显动机。像大多数其他有财产有自己的相当大量财富的女人一样，订立了许多法律允许免缴遗产税的规划，已经有一项受益人信托方案，孩子们在她死前都已得到一笔钱。她死后他们也不会进一步得到什么。而且她似乎也不是那种让人不愉快的女人——抱怨不停、横行霸道、卑琐无聊。她在他们的生活上对他们慷慨施予。良好的教育，给他们开始工作的资金，给他们全体可观的补贴。情深意重，慈悲为怀。"

"是这样，长官，"休伊什警监赞同道，"表面上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想害死她。当然——"他停顿下来。

"怎么样，休伊什？"

"我了解，阿盖尔先生正在想着再结婚，娶格温达·沃恩小姐。她当他的秘书多年了。"

"对，"芬尼少校陷入沉思地说道，"我揣测这其中有动机，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的动机。你说，她为他工作了几年。你认为在谋杀案发生时他们之间会有什么勾当吗？"

"我倒有点不相信，"休伊什警监说，"在一个村庄里，对这类事很快就会议论纷纷。我的意思是不会有像你可能说的那种不正当行为，没有一点让阿盖尔太太抓到或是大吵大闹的事。"

"对，"局长说，"不过也许他想娶格温达·沃恩，想得很厉害。"

"她是个有吸引力的年轻女人，"休伊什警监说，"不是个美丽动人的年轻女人，我不会那么说她。她只是好看，从好的方面来说有吸引力。"

"可能向他献身几年了,"芬尼少校说,"这些女秘书似乎总要爱上她们的老板。"

"好吧,对这两个人我们找到了一种动机,"休伊什说,"然后是女助手,那个瑞典女人。她可能不像她外表那么喜欢阿盖尔太太,可能对她有轻视或者她想象是轻视的地方,一些她怀恨的事情。她从阿盖尔太太的死亡得不到财物上的好处,因为阿盖尔太太已经给她买了一笔很可观的年金。她似乎是那种作风正派、明白事理的女人,而不是那种你可以想象会用拨火棒猛击任何人脑袋的女人。不过,这可不能肯定,你能吗?看看利齐·博登案件吧。"

"是啊,"局长说,"这可不能肯定。有任何外来的人吗?"

"没有外来人进入的痕迹,"警监说,"放钱的抽屉被拉开,是企图想使房间看上去仿佛有强盗来过的样子,但这是非常外行的做法,这种事完全符合年轻的贾科打算创造一种假象的效果。"

"对我来说,"局长说,"奇怪的事是那笔钱。"

"是的,"休伊什说,"这很难理解。杰克·阿盖尔身上带的一张一英镑的钞票明确无误是那天早上银行给阿盖尔太太的那张,钞票背面写的是博特贝里太太的名字。他说母亲给了他这些钱,但是阿盖尔先生和格温达·沃恩都十分肯定地说,差一刻七点,阿盖尔太太走进图书室告诉他们贾科要钱的事,并且明确地说她拒绝了,一文没给。"

"当然,也可能,"局长指出,"以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情况来说,阿盖尔先生和那个沃恩姑娘可能在撒谎。"

"是啊,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也许——"警监突然

住口。

"也许怎么样,休伊什?"芬尼鼓励道。

"比如说某个人——我们暂时管他或她叫 X——偶然听到吵架和贾科的威胁,假定某个人看到有机可乘,拿了钱追上这孩子说他母亲终于给了他这笔钱,于是为最妙的小小陷害诡计铺平道路。小心拿起他拾起来威胁她的拨火棒,不抹去贾科的指纹。"

"都去他妈的,"局长怒气冲冲地说,"没有一样符合我所了解的情况。那天晚上,除了阿盖尔和格温达·沃恩,赫斯特·阿盖尔和这个林斯特龙女人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人在家里?"

"最大的已婚女儿,玛丽·达兰特和她丈夫呆在那里。"

"他是个跛子,不是吗?把他排除在外。玛丽·达兰特怎么样?"

"她是个很安详的女人,长官,你不能想象她会激动,或者—唔,或者杀人。"

"仆人们呢?"局长追问道。

"都是不寄宿的,到六点钟就都回家去了。"

"让我看一看按时间排列的记录。"

警监把文件递给他。

"哼——是了,我看。差一刻七点,阿盖尔太太在图书室和她丈夫谈贾科的威胁,这部分谈话时间格温达·沃恩在场。七点刚过,格温达·沃恩回家。大约差两三分钟七点的时候,赫斯特·阿盖尔还看到她母亲活着。这以后就没看到阿盖尔太太,直到七点半林斯特龙小姐发现她的死尸。在七

点到七点半之间有许多机会,赫斯特可以杀她,格温达·沃恩离开图书室之后在离开房子之前可以杀她,林斯特龙小姐在'发现尸体'的时候可以杀她。利奥·阿盖尔从七点过十分到林斯特龙小姐发现尸体惊呼这段时间一个人在图书室里。在这二十分钟里,他可以随时去她妻子的起居室杀她。玛丽·达兰特在楼上,在这半小时里可以下楼杀了她母亲。还有 ”

芬尼沉思着说:“阿盖尔太太本人可以让任何一个人从前门进来,正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她让杰克·阿盖尔进来。你记得利奥·阿盖尔说过吧,他想他听到门铃响,前门开关的声音,但他记不清是什么时间。我们原来推想就是这时候贾科来杀了她。”

“他不必摁门铃,”休伊什说,“他自己有钥匙,他们都有。”

“还有另一个兄弟,有吧?”

“有。迈克尔,在德赖茅斯当汽车推销员。”

“我想,你最好查出,”局长说,“那晚上他在干什么?”

“过了两年?”休伊什警监说,“不太可能有什么人会记得,对吧?”

“当时问过他没有?”

“我了解过,外出给一个顾客试车。那时没有理由怀疑他。不过他有一把钥匙,可以来杀她。”

局长叹了口气。

“我不知道你将如何着手,休伊什。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取得进展。”

“我自己愿意弄清楚是谁杀了她，”休伊什说，“就我所能了解到的，她是个杰出的女人，她为人们做了许多事，为不幸的儿童，为各种慈善事业。她是那种不应该遇害的人。是的，我愿意弄清楚，即使我们永远得不到足够的证据让检察长满意，我仍然愿意弄清楚。”

“好，我祝你好运，休伊什，”局长说，“幸好我们目前手头没有很多事。要是没有什么进展，你也不要灰心丧气。这是一次非常冷酷的考验。是的，这是一次非常冷酷的考验。”

第六章

1

电影院里灯光亮起，广告在银幕上闪现。电影院女服务员带着纸盒装的柠檬汽水和冰淇淋在到处走动。阿瑟·卡尔加里仔细观察她们，一个棕色头发体态丰满的姑娘、一个高个黑头发的，一个小个金黄头发的。这才是他来见的那个——贾科的妻子，贾科的遗孀，现在是一个名叫乔·克来格的人的妻子。一张漂亮而有点缺乏生气的小脸，脸上涂着化妆品，眉毛拔过，头发在廉价理发店里烫得又不自然又难看。阿瑟·卡尔加里向她买了一盒冰淇淋。他有她的地址，但他之所以到这儿来找她，是想在她还不认识他时先来看看她。哎，就这个样子。他想道，从各方面来讲，这不是阿盖尔太太会很感兴趣的那种儿媳妇。这就是为什么贾科隐瞒她的原因。

他叹口气，把冰淇淋纸盒小心藏在他的座位下边。灯光

熄火，一部新片在银幕上开始闪现的时候，他向椅背靠去。不多一会儿，他就起身离开电影院。

第二天早上十一点，他按照给他的地址前去访问。一个十六岁男孩开门，在回答阿瑟的询问时，他说：

“克莱格家吗？顶楼。”

卡尔加里登楼梯上去，敲一家的门。莫林·克莱格打开门。没穿漂亮制服，没化妆，她看起来简直是另外一个姑娘。一张傻乎乎的小脸，显示出温和敦厚的性格，但一点没有让人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她怀疑地望着他，疑云重重地皱起眉头。

“我叫卡尔加里，我相信你已得到马歇尔先生有关我的信。”

她的脸色变得开朗了。

“哦，那么你就是那个人。进来吧，进来。”她往后退让他走进来。“对不起，这地方可乱七八糟的；我还没空来收拾呢。”她从一把椅子上一把抱开一些肮衣服，把一段时间前吃的早餐残余推到一边。“坐下吧。你来，我确实相信总是好事。”

“我觉得这是我能做的最低限度的事。”

她不好意思地浅笑一下，仿佛不太懂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马歇尔先生写信给我说了，”她说，“关于贾科编的那个故事——想不到这竟然是真的，说那天晚上是有个人用车载他去德赖茅斯。那么，那个人就是你喽，对吗？”

“对，”卡尔加里说，“是我。”

"我实在弄不清楚。乔和我谈这件事谈了半夜，真的，我说，这可能是电影上的事，两年以前，或者差不多两年前，不是吗？"

"是的，大约是那么久。"

"简直就是人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事。当然，人们会对自己说这种事是胡说八道，现实生活里不会发生。现在就有了，就发生了。从某一方面讲，这实在非常刺激，不是吗？"

"我想，"卡尔加里说，"可能应该这样认为。"他怀着一种隐隐约约的痛苦望着她。

她继续十分快活地喋喋不休。

"可惜哟，可怜的杰基死了，不能知道这事。你知道，他在监狱里得了伤寒。我料想是潮湿或者什么的搞出来的，你说呢？"

卡尔加里看出来，她思想上对监狱有十分浪漫的空想。潮湿的地下牢房、老鼠咬人脚趾头。

"在那时候，我肯定说，"她接下去说，"他死了像是件好事。"

"是的，我猜想是这样……是的，我猜想一定会是那样的。"

"唉，我说，他在那里边好几年好几年地关着。乔说我最好办离婚，我就开始办了。"

"你要和他离婚？"

"嗯，和一个要在监狱里呆许多年的人连在一起，是没有好处的，是吧？此外，你知道，尽管我喜欢杰基，还有诸如此类的事，他可不是你能称为稳定型的人。真的，我从来没

认为我们的婚姻会持久。”

“他死的时候，你实际已经开始离婚诉讼了？”

“嗯，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开始了。我是说，我去找了一个律师，乔让去的。当然，乔从来受不了杰基。”

“乔是你丈夫？”

“是的。他搞电工，他有一份好工作，他们都看重他。他总是对我讲杰基不好。不过，当然啦，我那时还只是个孩子，傻头傻脑的。杰基对付我可有办法哪，你知道。”

“那么，这好像跟我听到的关于他的情况是一样。”

“他哄女人可了不起哩——我实在不懂为什么。他不好看，或者类似这个说法什么的。我经常叫他猴子脸。但是他照样对你有办法。你会不知不觉地在做他要你做的任何事情。说真的，有一两次这手段还真有用。我们刚结婚之后，他在他工作的汽车修理厂里给一个顾客的车子干的什么活儿惹了麻烦。我一直不了解真情，可是老板大发脾气。杰基就哄老板的老婆。老太婆一个，想必快五十了。但是杰基奉承她，这样那样地花言巧语，说得她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头朝上还是脚朝下。结果她心甘情愿为他做任何事情。她哄她丈夫，使他答应如果杰基把钱还回来就不去告他。但是老板永远不知道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他自己的老婆拿出来的。这真的让我们，杰基和我，好笑了一阵。”

卡尔加里稍微有点厌恶地望着她：“这事——就那么可笑吗？”

“对，我认为是这样，你不认为吗？这实在是滑稽可笑的事。一个老太婆对杰基这样着迷，竟拿自己的私房钱给他。”

卡尔加里叹了口气。他想道，事情从来不会像人想象的那个样子。他发现他一天比一天对那个他费了那么大事想证明其名声清白的人兴趣越来越小，他几乎明白而且也有了在和煦点使他那么震惊过的观点。

"克莱格太太，我只是到这儿来看看，"他说，"是否有什么我能做——嗯，能为你补偿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莫林·克莱格看上去微微有点困惑。

"我敢说，你太好了，"她说，"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都很好，乔赚大钱，我有我自己的工作。你知道，我在电影院当女服务员。"

"是的，我知道。"

"下个月我们就要有电视机了。"这姑娘自豪地接着说。

"我很高兴，"阿瑟·卡尔加里说，"比我能说出这件不幸的事——没有给你留下永远的阴影这句话更高兴。"

他发现跟这个曾和贾科结过婚的姑娘谈话的时候，越来越难以选择适当的言语。他说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是虚浮不自然的。为什么他不能跟她自自然然地谈话呢？

"我恐怕这对你可能是极大的痛苦吧。"

她盯着他看，蓝色的眼睛大张着，一点也不明白他的意思。

"那时候是可怕，"她说，"邻居议论，又担心整个事。不过我得说，警察很和蔼，所有的一切都考虑到了。跟我讲话很有礼貌，对每件事都说得很好。"

他怀疑她是否对死者有过任何感情。他突然问她一个问题。

“你认为他干了这件事吗？”他说。

“你是说我认为他杀了他母亲吗？”

“是的，正是如此。”

“嗯，当然　　嗯，嗯　　是的，我想在某一方面我过去是这样认为的。当然，他说他没有。不过我以为你永远不能相信杰基说的任何话，而当时好像是他一定干了。你知道，要是你碍着他的事，他会变得非常凶险，他会的。我知道他处于某种困境，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对我不多讲，只是骂我。但是那天他出去的时候说，事情就会好的。他说，他母亲会拿出他所需要的钱，她不得不拿。所以我当然相信他。”

“我了解，他从来没有把你们的婚姻告诉他家里人。你没有见过他们吗？”

“没有。你瞧，他们是有派头的人，有大房子和一切什么的。我不会处得很好的。杰基认为最好把我隐瞒下来。此外，他说如果把我带回去，他母亲就要管住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她忍不住要管人的，他说，而他受够了管——我们现在这样过得很好，他说。”

她似乎表现得没有怨恨，而是认为她丈夫的行为十分自然。

“我猜想他被捕的时候，对你是很大的震动。”

“嗯，自然喽。我对自己说，他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但是当时你不能逃避这些事。当有事惹烦了他的时候，他的脾气坏得要死。”

卡尔加里俯身向前。

“让我们这么说。对你来说，你丈夫竟然用拨火棒猛击

他母亲的头，并且从她那里偷走一大笔钱。这实在根本不是令人惊讶的事。"

"这个，呃——卡尔加里先生，如果你原谅我的话，这是用一种令人讨厌的方式说的。我想他没有狠打他母亲的意思，不要认为他有意杀他母亲。她刚拒绝给他钱，他就抓起拨火棒威胁她。当她坚持不给之后，他控制不住自己就猛打她一下。我认为他没有杀她的意思，只是他运气不好。你知道，他需要这笔钱需要得非常厉害，如果他得不到，他就要坐牢。"

"所以——你不责怪他？"

"唉，当然我责怪他……我不喜欢所有这些讨厌的暴力。他自己的母亲也不喜欢！不，我以为这件事根本不是一件好事。我开始认为乔说得对，我不应该和杰基再有什么瓜葛。但是你知道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女孩子下决心竟是那么难。你明白，乔一直是那种稳定型的人，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杰基就不同。他受过教育什么的，也似乎很富裕，花钱很泼撒。而且像我告诉过你的那样，他有办法。他可以把任何人哄得团团转，他对付我最有办法。'你会后悔的，我的姑娘。'这是乔说的。要是你懂得我的意思，这是酸葡萄和绿眼睛妖怪。可是到头来乔是对的。"

卡尔加里望着她，他想知道她是否仍然不理解他所说的一切的全部含意。

"确切地说，对在哪方面？"他问道。

"嗯，杰基把我撂在他造成的使人狼狈得不得了的处境。我是说，我们一直是受人尊重的，妈妈用心用意把我们

抚养大，我们总是把事情处好不会惹闲话。竟然会有警察抓走我丈夫，所有的邻居都知道，事情上了所有的报，《世界新闻报》和其它所有的报。从来没有那么多记者找上门来问长问短。这使我觉得处于非常难堪的地步。"

"不过，我亲爱的孩子，"阿瑟·卡尔加里说，"你现在明白他没有干这件事了吗？"

这张白皙漂亮的面孔看上去困惑了一会儿。

"当然，我给忘了。不过，还是一样。哎，我是说，他去了那里，大吵大闹，威胁她，还有什么的。如果他没干，他根本就不会被抓去，他会吗？"

"他没干，"卡尔加里说，"他没干，这完全是真的。"

他想道，这个漂亮、傻头傻脑的孩子可能比他更现实。

"唔，这太糟了，"莫林继续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妈说最好马上去见他家里人，她说他们应该为我做些什么。她说，你有你的权利，你最好向他们表明你知道如何保护你的权利。所以我就去了，是那个什么外国女助手给我开的门。起头我不能让她明白，似乎她不能相信。'不可能，'她不断地说，'不可能。'她接着说下去：'杰克竟然娶了你，非常不可能。'这可有点伤我的感情，'喂，我们是结了婚，'我说，'不在登记处，在教堂。'这是我妈要求的方式。她说，'这不是真的，我不相信。'跟着阿盖尔先生来了，他太好了，告诉我不要担多余的心事，他要尽一切可能去为杰基辩护，问我需要钱不——第一个星期按时给我送来零用钱，后来一直继续送，甚至现在还在送。乔不愿我收下这钱，可我对他说：'别傻了，他们可以拿得出来，难道他们拿不出？'乔和

我结婚的时候，他也送了一份十厚的婚礼支票，他还说他很高兴，希望我这次婚姻比上次幸福些。是呀，他那么好，阿盖尔先生是那么好。"

门开了，她转过头去。

"哦，乔回来了。"

乔是个薄嘴唇、金黄头发的年轻人，他微微皱着眉头听莫林解释和介绍。

"希望我们和所有这一切不再有牵连，"他不满地说，"原谅我这么说，先生，但是翻老账并没有好处，这是我的感觉。莫林命运不济，这是我对这件事所要说的话。"

"是的，"卡尔加里说，"我十分理解你的观点。"

"当然，"乔·克莱格说，"她绝不应该嫁给像这样的一个家伙，我知道他坏得很，他的情况尽人皆知，两次被判缓刑。一旦人们开始像这样干，他们就会继续干下去。先是盗用公款或是欺诈老太婆的存款，最终就是谋杀。"

"但是，"卡尔加里说，"这不是谋杀。"

"是你这么说，先生。"乔·克莱格说。他的话音表明他完全不相信。

"杰克·阿盖尔有绝对的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他在我的车上搭车去德赖茅斯。所以你明白，克莱格先生，他不可能犯这个罪。"

"可能不会，先生，"克莱格说，"但是把老账都翻起来同样令人遗憾，如果你原谅我这么说的话。毕竟他现在死了，对他没什么关系。但这又会引起邻居议论，使他们想这想那。"

卡尔加里站起身来："好吧，也许从你的观点来说，这是看待它的一种方式。但是还有正义这种东西哩。你知道的，克来格先生。"

"我一直是了解的，"克来格说，"英国的审判制度要多公正就有多公正。"

"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也会犯错误，"卡尔加里说，"正义终归是在人手里，而人是容易出错的。"

他离开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他感到在思想上他比他原来可能想到的要混乱得多。他对自己说，要是我对那天的记忆永远不恢复，会不会真的好些。正如这个自以为是的薄嘴唇家伙说的，毕竟那孩子已经死了，他已经到一个不会出错的法官面前去了。他是作为凶手还是作为小偷被人记忆，现在对他已经没什么不同。

一阵怒潮跟着在他心中掀起。"但是对某些人会是不同的！"他想道，"有些人应该高兴，为什么他们不该高兴？这个女孩子，嗯，我可以了解得很清楚。她可能曾经迷恋过贾科，但是她从来没爱过他。可能也不会爱任何人。不过其他人呢，他父亲、他姐姐、他的保姆……他们应该高兴，在他们开始为自己担心忧虑之前会省去对他的一件心事……对，应该关心某些人。

2

"阿盖尔小姐吗？在那边第二张办公桌。"

卡尔加里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望着她。

干净利落、纤瘦、安详、能干。她穿着一套深蓝色连衣裙，白领子白袖口，她的黑色头发利利落落地在脖颈上卷曲着。她肤色较黑，比英国人肤色黑一些。她的骨骼也要小一些。这就是阿盖尔太太收进家里做女儿的那个混血儿姑娘。

抬起头来对着他的眼睛是黑色的，一点也不亮，是你从中什么也看不出的一双眼睛。

她的声音很低而令人愉快。

"您找我有什么事？"

"你是阿盖尔小姐吧？克里斯蒂娜·阿盖尔。"

"是的。"

"我叫卡尔加里，阿瑟·卡尔加里。你也许听说了——"

"是的，我听说过你。我父亲写信给我了。"

"我很愿意和你谈谈。"

她抬头看了一下钟。

"图书馆半小时之后关门，你是否能等到那时候？"

"当然可以。也许你会来和我在什么地方喝杯茶吧？"

"谢谢你。"她转身对着一个在他身后走上来的人："呃，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阿瑟·卡尔加里走开了，他到处走动，观察架上摆的书。一直注视着蒂娜。她仍然一样地宁静、称职、镇定。半小时对他来说过得太慢，但铃声终于响起，她对他点点头。

"几分钟后我在外边找你。"

她没让他久等。她没戴帽子，只穿一件厚黑大衣。他问她应该到哪里去。

"我对雷德明这儿不太清楚，"他解释说。

"主教大堂附近有个茶室，不怎么好，但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比其他茶室人少些。"

不多一会儿，他们就被安顿在一张小桌边。不露声色、厌烦之极的女招待员完全缺乏热情地问过他们要的饮料就走了。

"茶点不会好的，"蒂娜抱歉地说，"但是我想也许你愿意稍稍幽静点。"

"就是这样。我必须解释一下我找你的原因。你知道，我已经见过你家的其他成员，我可以说，包括你弟弟贾科的妻子——遗孀。你是惟一我没有见到的家庭成员。哦，对啦，当然还有你结了婚的姐姐。"

"你认为有必要见到我们全体吗？"

话说得倒很有礼貌，但她声音里有点冷淡，这使卡尔加里有些不安。

"几乎不是社交上的需要，"他冷冰冰地同意她的话，"也不仅仅是为了好奇。"但难道不是吗？"我只是想亲自对你们大家表示我深深的遗憾，因为我在审判的时候没能到场证实你弟弟无罪。"

"我明白……"

"如果你喜欢他——你喜欢他吗？"

她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说：

"不，我不喜欢贾科。"

"不过我从各方面听说，他很有——很有魅力。"

她说得很明白，但没有感情。

"我不信任他，而且讨厌他。"

"你从来不——原谅我——不怀疑是他杀了你母亲吗？"

"我从没想过还会有其他别的解释。"

女招待拿来他们的茶点。面包和牛油是陈的，果酱是一种奇特的胶状东西，糕点花花绿绿引不起食欲。茶很淡。

他啜着茶，然后说道：

"好像——据我得到的印象——我带来的洗清对你弟弟的谋杀指控的消息，可能引起的反响不那么令人愉快，它也许给你们大家带来了新的焦虑不安。"

"因为案件就要重新开始审理吗？"

"是的，你已经想到了。"

"我父亲似乎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

"你为什么抱歉呢，卡尔加里博士？"

"我恨我是给你们带来新麻烦的原因。"

"但是你会满足于保持沉默吗？"

"你是从正义方面来想的吗？"

"是的，你不是吗？"

"当然是的。对我来说正义非常重要。现在——我开始在想是否还有比正义更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

他的思绪飞向赫斯特。

"比如说——无罪的人，也许。"

她的眼睛变得更没有光彩了。

"你怎么认为，阿盖尔小姐？"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在想'大宪章[1]'里的这句话：'我们不会对任何人不给正义'。"

"我明白，"他说，"这是你的答案。"

[1] 大宪章，Magna Carta：1215年英国大封建领主迫使英王约翰签署的保障部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文件。——译注。

第 七 章

麦克马斯特医生是个老人，浓密的眉毛，尖下颏，灰色的眼睛透着精明。他在他破旧的扶手椅上仰靠着，仔细打量他的来客。他发现他喜欢他看到的这个人。

而卡尔加里也有一种喜欢他的感觉。从他回到英国之后，这几乎是他第一次感觉到他是在和一个赏识他的情感和观点的人讲话。

"你能见我，非常感激，麦克马斯特医生。"他说。

"没什么，"医生说，"自从我从业务上退下来之后，我厌烦得要死。干我这一行的年轻人告诉我得像个木乃伊一样坐在这里当心我不稳定的心脏，我认为这对我来说很不自然，是很不自然。我听收音机，全是些胡扯——胡扯——偶而我被女管家说服看电视，那玩意儿闪来闪去的，没个完。我一直是个忙人，一辈子没闲坐过。一动也不动地坐着，我

认为对我不适宜。看书又累眼睛。所以不必为占了我的时间道歉。”

“我必须让你明白的第一件事，”卡尔加里说，“是为什么我仍然关心所有这一切。逻辑一点说，我想我已经做了我要做的事——排出了我的脑震荡和失去记忆这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证实了那孩子无罪的名声。这以后，惟一要做的明智而合乎逻辑的事是走开，想法忘掉所有这一切。嗯？这难道不对吗？”

“那得看情况。”麦克马斯特医生说。随后停顿了一会儿之后，他问道：“有什么使你困扰的事吗？”

“有哇。”卡尔加里说，“所有的事情都困扰我。你知道，我的消息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被人接受。”

“噢，唉，”麦克马斯特医生说，“在这方面没什么可奇怪的事，天天会有的。我们在心里事先反复琢磨一件事，不管是什么事，譬如和另一个开业医生的商量，对一个年轻女人的婚姻提出的建议，在你的孩子回学校之前的谈话——事情结束之后，结果绝不会像你想的那样。你瞧，你已经想出来你要说的一切，你通常已经料定那答案会是什么。而答案又绝不是你想的那样。这就是使你困扰的事，我想。”

“是的。”卡尔加里说。

“你预先怎么想的？料定所有的人都对你颂扬？”

“我料想——”他思索了一会儿，“责怪吗？也许是怨恨？都很可能。也指望会得到感谢。”

麦克马斯特咕哝道：“结果没有感谢，也没有你认为应该有的那么多怨恨？”

"是像这样。"卡尔加里承认道。

"这是因为直到你去那里之前，你并不了解那里的情况。确切地说，你为什么到我这儿来？"

卡尔加里慢吞吞地说：

"因为我想对那个家庭了解得更多一些。我只知道公认的事实：一个很杰出的不自私的女人，为她收养的子女尽了全力；一个热心公益的女人，一个优秀人物。和她相比，我相信有个人们称之为问题儿童的失足儿童，犯罪少年。我知道的就这些。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对阿盖尔太太本人我也什么都不知道。"

"你完全正确，"麦克马斯特说，"你是一针见血地说到点子上了。如果你仔细想想，你知道，这总是任何谋杀案使人感兴趣的地方，被谋杀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每个人总是那么忙着查问凶手在想什么。你可能一直认为阿盖尔太太是那种不应该被谋杀的人。"

"我料想人人都这么认为。"

"从道德上说。"麦克马斯特说。"但是，你知道，"他擦擦鼻子，"难道不是中国人说过，善举是罪行而不是德行吗？他们说得有点道理，你知道。善举对人做了些事，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我们都知道人性像什么。对一个人做了件好事，你会觉得对他友好亲切，你喜欢他。但是接受所做好事的这个人，他对你也觉得那么友好亲切吗？他真的喜欢你吗？当然，他应该这样，不过他是这样吗？"

"哎，"停了一会儿，医生又说，"你看，阿盖尔太太是你可以称之为了不起的母亲的人。但是她做善举做得过分，这

是毫无疑问的，或者说她想做得过分，或者说她努力去这样做。"

"他们都不是她的亲生子女。"卡尔加里指出。

"对，"麦克马斯特说，"我想，这就是出问题的地方。你只须看看一般的母猫，她有她的小猫，她对它们极力保护着，任何人走近它们，她就要抓他。然后在一个星期左右，她就重新开始她自己的生活。她出去觅食，吃小猫吃剩下的。如果有人侵害它们，她还是要保护它们。但她始终不再迷恋它们。她会和它们耍逗一会儿。然后当它们闹得太厉害的时候，她就会转过来给它们一巴掌，告诉它们她要它们别打搅她。你瞧，她在恢复到自然状态。它们慢慢长大，她就越来越少关心它们。她的心思就越来越趋向于邻居的公猫。这是你可以称为女性生活的正常类型。我见过许多女孩子和女人，有强烈的母性本能，渴望结婚，这主要是由于母性的驱使，不过她们也许自己不十分明白。有了小孩，她们就高兴满足了。对她们来说，生活又回到均衡状态，她们可以对她们的丈夫、地方事务、周围发生的小道消息又感兴趣。当然对她们的孩子也感兴趣。但是都恰如其分。从纯物质意义来说，她们的母性本能得到了满足。你明白吧。

"唉，对阿盖尔太太来说，母性本能太强烈，但是生一个孩子或几个孩子的物质满足从未实现。因此她的母性依恋从未减弱，她想要孩子，许多孩子。她对孩子没个够。她的全部心思，白天黑夜都在这些孩子身上。她的丈夫不再算什么，他只是背景中令人愉快的抽象概念。不，什么都是孩子。他们的衣食游戏，样样都是他们。当他们做的事太过分了。

她没有给过他们然而却是他们需要的，是对他们不搞特殊化，是稍微别抓得那么紧。他们不像乡下普通孩子那样随便就放出去在花园里玩。不行，他们不得不守着每一种精巧的小玩意儿：人工的供作攀山用的东西，人工的小溪边踏脚石，树林里建房，运来沙在河上造个小沙滩。他们的食物不是单纯普通食物。嗳呀，这些孩子连吃的蔬菜都是筛过的，一直筛到五岁。他们的牛奶是消过毒的，水是检验过的，热量要计算好，维生素也是计算好的。听着，我像这样和你谈话，不是非专业的谈话，阿盖尔太太从来不是我的病人，她要是看病，就到哈利街[1]去找一个医生。她也不常去，她是一个很结实很健康的女人。

"不过我是被叫去看孩子的本地医生，而她常认为我对他们淡漠不够关心。我告诉她让他们吃点树篱上的黑刺莓。我告诉她他们可以把脚弄湿，偶尔头上少搭点，不会伤害他们。我告诉她小孩体温到华氏九十九度没什么大不对头；不超过一百零一度不必瞎操心。这些孩子受到娇惯，受到溺爱，受到过分关怀，过分的爱。在许多方面都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你是说，"卡尔加里说，"对贾科没有任何好处？"

"嗯，我实在不只是想到贾科，贾科从一开始就是我思想上的负担，给他可贴的现代标签是不切实际的头脑混乱的小孩，这和其他任何标签同样适合。阿盖尔夫妇对他尽了

① 哈利街 Harley Street 在伦敦，为著名的内外科医生聚居之地。——译注。

全力，做了一切能做到的事。我一生中见过许多贾科式的人。过后，这孩子变得不可救药地坏之后，当爹妈的说：'要是在他小的时候我对他严格点就好了。'不然他们就说：'我太厉害了，要是我对他和蔼点就好了。'我本人认为这不会有丝毫不同。有些孩子变坏是因为有个不幸福的家庭，主要是感到没人爱他们。又有一些孩子变坏是因为没有任何压力而变坏。他把贾科算作后一种。"

"那么，"卡尔加里说，"当他为谋杀而被捕时，你并不惊讶了？"

"不，坦率地说，我感到惊讶。不是因为谋杀这个概念和贾科格格不入，他是那种没有良心的年轻人；而是他谋杀的方式使我惊讶。唉，我知道他脾气暴戾，当小孩的时候，他经常猛撞另外的小孩，或是用沉重的玩具或者一块木头揍他们。但那通常是比他小的小孩，通常也不过是无端发火想伤害他们或是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贾科如果进行谋杀，我料想他会进行的那种谋杀是这样的：一两个小孩子出去抢劫，警察追上来，贾科会说：'伙计，揍他脑袋，让他尝尝味道，杀死他。'这种人乐意谋杀，准备煽动别人谋杀，但是他们没那个胆量自己动手去谋杀。这是我本来该说的。现在，"他补充说，"似乎我对了。"

卡尔加里目光向下呆望着地毯，地毯破旧得几乎已没有什么图案。

"我不知道，"他说，"我面对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这将对其他人意味着什么，我没看出来它可能——它必须——"

医生轻轻地点着头。

"是的，看起来是这样子，不是吗？看起来仿佛你得把它搿给他们。"

"我想，"卡尔加里说，"这实在是我要来和你谈的。从表面看，他们没有任何人有杀她的真正动机。"

"是不在表面上，"医生同意道，"不过如果你深人表面之下——哦，对了，我想有许许多多为什么有人会想杀她的原因。"

"是什么？"卡尔加里问道。

"你认为这真的是你的事，是吗？"

"我想是的，我不能不这么认为。"

"处于你的地位也许我同样认为……我说不准。啊，我要说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真的和别人合得来，只不过是由于他们母亲活着，她能很好地控制他们，他们全体。你明白吧，我称她为他们的母亲是为了方便。"

"用什么方法？"

"钱财上她供应他们，供应得很可观。一大笔收益按照受托人认为合适的比例在他们之中分开。尽管阿盖尔太太不是受托人之一，但是只要她活着，她的意愿就是起作用的。"他停顿一会儿又接着说：

"他们怎样都想方设法逃开，他们怎样为不顺应她为他们已经安排好的模式作斗争，这些都是令人很感兴趣的。她是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模式，一个很好的模式。她要给他们惬意的家庭、高深的教育、可观的生活补助，以及在她为他们选定的职业中的顺利开端。她要拿他们像她和利奥・阿盖尔的亲生子女那样对待。不过，当然他们不是她和利奥・阿

盖尔的亲生子女。他们有截然不同的天性、情感、才能和需求。小米基现在当汽车推销员。赫斯特一度从家里跑开上了舞台，她爱上了不适合于她的行当，当女演员对她绝对没好处。她应该回家，她应该承认她母亲是对的，但她不愿承认。玛丽在战时坚持嫁给一个她母亲警告过她不要嫁的男人。他是个勇敢而聪明的年轻人，但一涉及到商业事务，他却纯粹是个傻瓜。随后他得了小儿麻痹症，他被当作恢复期病人带到和煦点。阿盖尔太太对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永久住在那里。丈夫十分愿意，玛丽·达兰特却拼命表示反对。她要她的家，她要她丈夫属于她自己。但是我确信只要她母亲不死，她本来是会屈服的。

"另一个男孩子米基一直是个好寻衅闹事的年轻人。他痛恨被他亲生母亲遗弃，从小孩的时候就恨。我想，他从来没有对这事释然于怀。他一直恨他的养母。

"再就是那个瑞典女按摩师，她并不喜欢阿盖尔太太，她喜欢孩子，喜欢利奥。她得了阿盖尔太太很多好处，她想感恩但办不到。不过我很难认为她的怨恨之情会促使她用拨火棒往阿盖尔太太头上来一下。终归她可以在她愿意的任何时候离开。至于利奥·阿盖尔——"

"对，他怎么样？"

"他又要结婚了，"麦克马斯特医生说，"祝他走运。一个很好的年轻女人，热心肠体贴人的好伴侣。非常爱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她对阿盖尔太太感觉怎么样？你可以猜得和我猜的差不多。顺理成章，阿盖尔太太之死大大简化了很多事。利奥·阿盖尔不是那种在和妻子同一房子里又和女

秘书有一手的人，我真的相信他也没有甩开他妻子。”

卡尔加里说得很慢：

“我见到过他们俩，我和他们谈过话，我实在不能相信他们没有一个——”

“我知道，”麦克马斯特说，“人们不能相信，是吗？不过——这家里有一个人干了这事，你知道的。”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我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可以想到的？警方相当肯定不是外来人干的，警方大概是对的。”

“但是，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呢？”卡尔加里问道。

麦克马斯特耸耸肩：“这可完全不知道。”

“你从对他们所有人的认识中没有得出想法吗？”

“如果我有，也不应该告诉你，”麦克马斯特说，“说到底，我不知道究竟该做些什么？除非有些因素我没看出来，对我来说，他们没有一个看起来可能是凶手。而且我又不能把他们任何一个的可能性排除。”他慢慢又说：“不，我的看法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警方将要进行查询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他们将尽其全力。但是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来取证，可凭借来作判断的东西又是那么少——”他摇摇头，“我想真相永远不可能弄明白。你知道，有些案件就像这个，有人读到过。五十——一百年前，案件里三个、四个或是五个人里有一个一定是作案的，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

“你认为这个案件也会如此？”

“嗯——嗯，”麦克马斯特医生说，“是的，我这样认为

……”他又用锐敏的目光看了卡尔加里一眼。“这就是那么可怕的地方，不是吗？”他说。

“可怕，”卡尔加里说，“对于无罪的人。这就是她对我所说的话。”

“谁？谁对你说了什么？”

“那个姑娘——赫斯特。她说我不了解这对无罪的人才有关，这也是你方才对我说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谁是无罪的。”医生替他把话说完，“是的，只要我们能知道真相，即使没有逮捕没有审判或是判刑也好。只要能知道。因为，不然的话——”他停了下来。

“怎么样？”卡尔加里问道。

“你自己去想出来吧。”麦克马斯特医生说，“不，我不必说，你已经想出来了。”

他继续说：

“你知道，这使我想起布拉沃案件——我想离现在差不多一百年了。仍然有关于它的书在出版，提出十足充分的理由，认为是他妻子作的案，或者是考克斯太太作的案，或者是古利医生作的案——或者甚至主张是查尔斯·布拉沃服毒，不管验尸的证明怎么说。都是表面上非常可信的理论——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能知道真相。于是弗洛伦斯·布拉沃被她的家庭遗弃，孤零零的一个人死于酗酒。考克斯太太受到社会排斥，带着三个孩子终老一生，大多数人相信她是个女凶手。而古利医生的职业和社会地位都给毁掉了——”

“有人犯了罪，却脱了干系——但是没犯罪的人却脱不

了干系。"

"一定不能让这种情况在这里发生，"卡尔加里说，"一定不能！"

第 八 章

1

赫斯特·阿盖尔正对着镜子看着自己，在她注视的目光中很少自负，更多的是焦虑的询问，背后隐藏的则是一个对自己从来没把握的人的谦恭。她把头发从前额向上掠去又拢到一边，对这样子皱着眉头。然后，镜子里她背后又出现一个人的脸，她吓了一跳，畏缩了一下，很快转过身来，疑惧重重。

“啊，”柯尔斯滕·林斯特龙说，“你害怕了！”

“你说害怕是什么意思，柯尔斯蒂？”

“你害怕我。你以为我悄悄来到你背后，也许我要把你打倒。”

“哎呀，柯尔斯蒂，别那么犯傻，我不会想些这样的事。”

“但是你是这样想的，”她面对这个人说，“你想这些事也是对的。望着黑影，见到什么你不十分明白的东西就吃了

一惊。因为在这房子里有些令人害怕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了。"

"无论怎么说,柯尔斯蒂亲爱的,"赫斯特说,"我不必怕你。"

"你怎么知道?"柯尔斯滕·林斯特龙说,"难道一段时间之前我在报上不曾读到过,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了几年,然后有一天她突然把她杀了,闷死她,想把她眼珠子抠出来。为什么呢?她文文静静告诉警察,有一段时间她看到魔鬼附在那个女人身上,她看到魔鬼从那个女人的眼珠里向外看。她知道她必须坚强勇敢地把那个女人杀了。"

"哦,嗯,我记得的,"赫斯特说,"但那个女人是疯子。"

"啊,"柯尔斯滕说,"可是她自己并不知道她是疯子。而且对她周围的人,她也不像是疯子。因为没有人知道她不幸扭曲了的头脑在转些什么念头。所以我对你说,你也不知道我头脑里在转些什么念头。也许我疯了,也许有一天,我看着你母亲是反基督的,就会把她杀了。"

"柯尔斯蒂,这可是胡说八道,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

柯尔斯滕叹口气坐了下来。

"是的,"她承认道,"这是胡说八道。我很喜欢你母亲,她一直对我好。不过,赫斯特,我想要对你说而你必须了解和相信的,是你不能对任何事或是任何人说胡说八道,你不能信任我或是其他任何人。"

赫斯特转过身来看着那个女人。

"我确实相信你是认真的。"她说。

"我很认真,"柯尔斯滕说,"我们都必须认真,我们必须把事情公开摊出来。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是没好处的。到这儿来的那个人——我但愿他没有来过,可是他已经来了。而现在,我知道,他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贾科不是凶手。那么,很好,别的某个人是凶手,而这个某个人一定就在我们之中。"

"不,柯尔斯蒂,不。这可能是某个要——"

"要什么?"

"要偷东西或是在过去由于某种原因对母亲有怨恨的人。"

"你以为你母亲会让这个人进来?"

"她可能会,"赫斯特说,"你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只要有个人带着个命运恶劣的故事来;只要有人来告诉她某个小孩受到忽视或是受到虐待,你认为母亲会不让这个人进来,带到她房间里,听他说些什么吗?"

"我看很不可能,"柯尔斯滕说,"至少我看你母亲不可能坐在桌子边,让这个人捡起拨火棒打在她后脑勺上。不,她一定是和一个她在这屋里认得的人在一起。"

"我希望你不会这么想,柯尔斯蒂,"赫斯特叫起来,"我希望你不会这么想。你把事情弄得迫在眉睫了。"

"因为事情就是迫在眉睫嘛,不,我现在不再多说了。不过我已经警告过你,尽管你认为你对什么人认识得很清楚,尽管也许你认为你信任他们,不过你不能肯定。因此你要警惕,警惕我,警惕玛丽,警惕你父亲,警惕格温达·沃恩。"

"要是我怀疑每一个人,我又怎么能在这里生活下去?"

"如果你听我劝,你最好离开这个家。"

"我现在不行。"

"为什么不行? 由于那个年轻医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柯尔斯蒂。"赫斯特两颊泛红。

"我说克雷格医生。他是个很可爱的年轻人,一个相当高明的医生,待人亲切,做事负责。你会把事情弄糟。无论怎么说,你最好离开这里走开。"

"整个这一套是胡说八道,"赫斯特怒冲冲喊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哦,我多么希望卡尔加里博士从来没来过这里。"

"我也是的,"柯尔斯滕说,"全心全意地希望。"

2

利奥·阿盖尔把格温达沃恩放在他面前的最后一封信签了字。

"这是最后一封吗?"他问道。

"是的。"

"今天我们干得不太坏。"

一两分钟之后,格温达·把信贴好邮票堆放好之后,她问道:

"大概到了该你——出国旅行的时间了?"

"出国旅行?"

利奥·阿盖尔口气含含糊糊。格温达说:

"是呀。你难道不记得你要去罗马去锡耶纳[1]吗?"

"啊,对,对,我是要去。"

"你要去看马西里尼红衣主教写信告诉你的档案里的文件。"

"对,我想起来了。"

"你想要我订飞机票,还是宁愿坐火车去?"

仿佛从老远的地方刚回来,利奥看着她微露笑容。

"你好像急着要甩开我,格温达。"他说。

"哦,不是的,亲爱的,不是的。"

她很快走过来跪在他旁边。

"我从来不想让你离开我,从来不。但是——但是哦,我想,如果你离开这里是最好不过,经过——"

"经过上个星期的事之后?"利奥说,"在卡尔加里博士来访问之后?"

"我真希望他不曾来过这里,"格温达说,"一切事情都原封不动该多好。"

"让贾科为他没干过的事受到不公正的判决?"

"他可能干了,"格温达说,"他什么时候都可能会干。我认为,要是他不曾干,那才是纯粹意外哩。"

"奇怪,"利奥沉思着说,"我从来不相信是他干的。当然,我是说,我不得不在证据面前承认,但对我来说总好像是不那么可能的。"

"为什么?他的脾气总是那么可怕,难道不是吗?"

[1] 锡耶纳,意大利中部城市。——译注。

“是的，哦，是的。他袭击别的小孩，通常都是比他本人小的小孩。我实在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会袭击雷切尔。”

“为什么不会？”

“因为他怕她，”利奥说，“你知道，她有很大权威，贾科像其他每一个人一样，感觉到这一点。”

“但是你不认为，”格温达说，“这正是为什么他——我是说——”她停顿下来。

利奥以询问的目光望着她，目光中有些什么使红晕泛上她的双颊。她转身走开，走到壁炉前面跪下，把手伸向火光。她自己暗想，雷切尔有权威，对的。她自己那么愉快，自己那么肯定，像蜂后似的对我们大家嗡嗡嗡。这难道还不足以使一个人想拿起拨火棒，使一个人想打死她，一劳永逸地让她缄默下去？雷切尔永远正确，雷切尔永远无所不知，雷切尔永远自行其是。

她突然站起身来。

“利奥，”她说，“我们不能——我们不能马上结婚，不能不等到三月吗？”

利奥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道：

“不行，格温达，不行。我想这样安排不好。”

“为什么不好？”

“我想，”利奥说，“这时候忙着干什么都不会好的。”

“你是什么意思？”

她走过来，又跪到他旁边。

“利奥，你是什么意思，你一定得告诉我。”

他说：

"我的亲爱的，我刚才想，正如我说过的，我们一定不要忙着干什么事。"

"但是我们要在三月结婚，不是安排好了吗？"

"我希望如此……是的，我希望如此。"

"你说话仿佛你不太肯定……利奥，你不再需要我了吗？"

"噢，我的亲爱的，"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我需要，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的一切。"

"嗯，那么——"格温达不耐烦地说。

"不，"他站起来，"不，还不行。我们必须等待。我们必须有把握。"

"有什么把握？"

他没回答，她说：

"你认为——你不能这样认为。"

利奥说："我——我什么都不认为。"

门开了，柯尔斯滕·林斯特龙端着个盘子进来，把盘子放到办公桌上。

"这是你的茶，阿盖尔先生。要我再拿一杯来吗，格温达？或是你下楼和大家一块儿喝？"

格温达说：

"我下楼到餐厅去，我要带上这些信，该发走的。"

她的手有点发抖地把利奥刚刚签过字的信捡起来，带着走出房间。柯尔斯滕·林斯特龙望着她的背影，然后回过头来望着利奥。

"你跟她说了些什么？"她追问道，"你怎么让她心烦意

乱的？”

“什么也没有，”利奥说，听声音有点疲倦，“根本什么也没有。”

柯尔斯滕·林斯特龙耸耸肩，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出房间。不过，她那看不见又没说出来的批评是可以感觉到的。利奥叹了口气，仰靠在椅子上。他感到很疲惫，把茶倒出来但没有喝，反而坐在椅子上，视而不见地呆望着房间，思绪沉浸于过去。

伦敦东区他感兴趣的社交俱乐部……他就是在那儿第一次遇到雷切尔·康斯塔姆。现在他可以在脑海中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中等身材的姑娘，体格壮实。穿着当时他并不欣赏但很昂贵的衣服，而且穿着有种不入时的味道。圆脸，严肃、慈爱、带着不谙世故的热心，很吸引他。有那么多必须做的事，那么多值得做的事，她热切地倾吐心怀，有点杂乱无章。他的心对她热乎起来。因为他也感到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有很多值得做的事。不过他本人天性玩世不恭，使他怀疑值得做的事是否总是会得到应得的成功。而雷切尔没有怀疑。如果你做了这件事，又做那件事，如果某个社会公共机构得到资助，有益的后果就会接踵而来。

他现在看清了，她从来不顾及人性，总是把人看作要处理的事情或是问题，她从来没看到人类是人与人各不相同的，会有不同的反应，有自己特殊的气质。他记得，当时他对她说过，不要期待得过多。可是她尽管否认他的指责，却总是期待得过多。她一直期待过多，也就一直失望。他很快爱

上了她，而且又惊又喜地发现，她是有钱人家的女儿。

他们一块儿在崇高思想而不是严格的平常生活的基础上计划他们的生活。但是他现在清楚地看到，把他吸引向她的主要东西是她的热心肠，只不过这副热心肠不是真的对他，这是悲剧的所在。她爱他，不错。但实际上她向他向生活要的是孩子，而孩子没有来。

他们去请教医生，请教有名望的医生，没有名望的医生甚至江湖医生；最后的结论是她被迫接受的，她永远不会有亲生的孩子。他为她难过，非常难过。他十分乐意地对她收养一个孩子的建议采取默认的态度。他们已经和一些收养机构接触过之后，在一次去纽约访问时，他们的车子在城里把一个从贫民区经济公寓里跑出来的孩子撞倒了。

雷切尔跳出来，当街跪在这孩子旁边。这孩子只碰青了没受伤。这是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孩子。雷切尔坚持带她到医院以便确定她是否受伤。她会见了孩子的亲属，一个邋遢的女人和她的丈夫，男的显然在酗酒。明摆着他们对这个亲爹妈死后被他们接过来的孩子并没有感情。雷切尔提出要孩子来和他们呆几天，那女人欣然同意。

“在这儿也照顾不好她。”她说。

于是玛丽就被带回到他们的旅馆套间。孩子显然很喜欢那松软的床和豪华舒适的浴室。雷切尔给她买了新衣服。于是这一时刻终于到来，孩子说：

“我不想回家，我要和你们呆在这儿。”

雷切尔望着他，以突发的渴望和愉快的深情望着他。他们刚单独在一起，她就对他说：

"咱们收下她，这很好安排。我们收养她，她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那个女人能摆脱开她只会高兴的。"

他相当爽快地答应了。这孩子文文静静、规规矩矩、非常听话。而且对和她一起生活的婶娘和叔叔显然没有感情。如果这能使雷切尔快乐，他们就办。咨询律师，签署文件，从这时起，玛丽·奥肖内西就改名为玛丽·阿盖尔，和他们乘轮船去欧洲。他曾认为苦恼的雷切尔终于会快乐起来了。她是快乐起来，兴奋到几乎是狂热的程度。她溺爱玛丽，给她各种昂贵的玩具，而玛丽只是平静惬意地收下。不过利奥想起当时总是有不知为什么使他有点烦恼的事。这孩子那么容易地默然同意，对她自己生长之地和相处的人一点也不怀念。他希望真正的感情过后会出现，现在他看不出在这方面有任何真正的迹象。漠不关心地收下一切对她有益的事物，享受一切提供给她的事物。但是对她新养母的爱呢？没有，他不曾看到。

利奥想道，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成了雷切尔·阿盖尔生活的舞台背景。一个天性是当母亲而不是妻子的女人。现在得了玛丽，她的做母亲的渴望不是得到满足，而是受到激发。一个孩子对她来说是不够的。

从那时起，她的全部事业都和孩子挂了钩。她的兴趣放在孤儿院上，对残废儿童的捐助上，落后儿童、弱智儿童和畸形儿童的问题上——永远是儿童。这是令人钦佩的，他一直认为这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但这就成了她生活的中心。渐渐地他也开始沉湎于他自己的活动。他开始更深入地研究经济学的历史背景，这是他一直感兴趣的。他蛰伏

在图书室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事研究工作，从事短小精辟的专著写作。他的妻子，忙忙碌碌、热忱快活，经管这个家，开展各种活动，他对她默然赞许，非常尊重。他鼓励她："这是很高尚的事业，我的亲爱的。""是呀！是呀！我确实应该干下去。"偶尔也说上几句要谨慎的话："你在作出许诺之前，要很彻底地检查一下财务状况，你一定不能陷得太深。"

她继续和他商量，但有时候差不多只是敷衍而已。时间长了，她越来越独断独行。她知道什么正确，她知道什么最好。他出于谦让，不再加以评论，也不再偶尔提出告诫。

他认为雷切尔不再需要他的帮助，也不再需要他的爱。她忙，她快活，她精力过人。

在他没法木然对待的情感伤害背后，相当奇怪，还有一种对她的怜悯感。仿佛他知道她所遵循的道路可能是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

一九三九年战争爆发，阿盖尔太太的活动立即翻了番。她一有了为伦敦贫民窟儿童开办战时托儿所的想法，她就和伦敦许多有影响的人士联系，卫生部也十分愿意合作。她到处找房子，终于找到一所适合她的目的的房子。是新建的有现代化设备的房子，位于英格兰边远地方，可能不会遭受到轰炸。她在那里可以收容十八个两岁到七岁的儿童，这些儿童不仅来自贫困的家庭也来自不幸的家庭。他们是孤儿，或是母亲无意带着疏散也厌烦照看的私生子，或是在家里受虐待受忽视的儿童。有三四个孩子是跛子。为

了整形治疗，她不仅雇用了一个家务工作班子，还雇用一名瑞典女按摩师和两名受过充分训练的医院护士。全部事务不只是在舒适安逸的基础上进行，而且是在奢华的基础上进行。他有一次告诫她说：

"雷切尔，你一定不要忘记，这些孩子终归得回到我们把他们领出来的环境去，你一定不要使他们难以再回去。"

她热情洋溢地回答道：

"对这些小可怜再多好也不过分，什么都不过分。"

他强调说："是嘛，可是他们终归得回去，记住这一点吧。"

但是她一挥手把他的话挡在一边："这不一定必要，也许——我们将来再说吧。"

战争的急需很快带来了变化。医院护士在真正护理工作需要人的时候对护理完全健康的儿童感到不安，经常要找人替换。最后只剩下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护士和柯尔斯滕·林斯特龙两个人。家务帮手也没有了，所以柯尔斯滕·林斯特龙也只好搭着做。她以极大的热忱毫不自私地工作。

而雷切尔·阿盖尔一直在忙，一直很快活，而利奥记得，她偶尔也有困惑不解的时刻。有一天，雷切尔对一个叫米基的小男孩食欲不振体重下降的情况感到不安，请医生来看。医生找不出有什么毛病，对阿盖尔太太提醒说这也许是孩子想家造成的。她马上断然拒绝这一想法。

"这不可能！你不知道他原来的家是个什么样子，他不断挨揍，受到虐待。对他来说，那简直是地狱。"

"照样会想，"麦克马斯特医生说，"照样会想。我一点

也不奇怪。问题是要让他讲话。"

于是有一天米基讲话了。他在床上抽泣着，用拳头把阿盖尔太太推开，叫喊道：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回到我妈和厄尼那儿去。"

雷切尔沮丧得几乎难以自制。

"他不会要他妈妈的，她拿他不当回事，一喝了酒就揍他。"

他缓缓地对她说："但是你是在与自然作对，雷切尔。她是他母亲，他爱她。"

"她一点也不像个母亲。"

"他是她的亲骨肉，这就是他的感觉，这是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的。"

她回答说："可是现在，他肯定应该拿我当他母亲。"

利奥想着，可怜的雷切尔，可怜的雷切尔！她可以买那么多东西……不是自私用的东西，不是为她自己用的东西。对那些没有人要的孩子，她可以给他们爱、关怀和一个家。所有这一切她都可以给他们买到，但是买不到他们对她的爱。

后来战争结束，孩子们零零落落地回到伦敦，由父母或者亲属认领回去，但不是全部，有一些留下没人要。就是这时候雷切尔说：

"你明白，利奥，他们现在就像我们自己的子女一样，是我们有一个真正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了。这些孩子有四五个可以和我们呆在一起，我们要收养他们、抚养他们，他们就会真的成为我们自己的子女。"

他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他也不十分明白为什么。这并不是他对孩子们反感，而是他本能地感到这样做的虚假。这样做就是假定以人为的手段造成自己的家庭是容易的事情。

“你不认为，”他说，“这有点冒风险吗？”

可是她回答说：

“风险？就是风险又有什么关系？值得做呀。”

是的，他也认为值得做，只是他不像她那么肯定。现在他已经变得远离现实，在他自己沉静朦胧的心境中冷漠超然地活着，他本人也就没有反对之意。他以向她说过那么多次一样的话说道：

“你怎么喜欢就怎么去做吧，雷切尔。”

她充满胜利感，充满欢乐，制定她的计划，咨询律师，按她通常像做生意一样的方式去进行。于是她就获得了她的家庭：玛丽，从纽约带来的那个最大的孩子；米基，那个想家的男孩已经有那么多个夜晚自己照顾自己睡觉，渴望见到他的贫民窟的家和不管不顾他而脾气又很坏的母亲；蒂娜，那个体体面面、肤色稍黑的混血儿童，她母亲是妓女，她父亲是东印度水手；赫斯特，她母亲生下她这个私生子，又想重新开始生活。还有贾科，那个有吸引力、长个猴子脸的小男孩，他的滑稽动作总使他们捧腹大笑。他总能花言巧语地逃脱责罚，又总能从一向严格执行纪律的林斯特龙小姐手里哄得额外的糖果。贾科的父亲在狱中服刑，母亲跟别的男人走了。

利奥想，是的，收下这些孩子，给他们家庭、爱，做

他们的父母，肯定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他想，雷切尔有权利感到得意。只不过它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个样子实现。因为这些孩子并不是雷切尔和他本来会有的。在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流着雷切尔克勤克俭的祖先的血液。没有一个有她家族中声望较低的成员在社会上获得确定地位的那种欲望和志向。没有一个有他回忆中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所有的那种仁慈正直的思想。而且也没有他祖父母的那种聪明智慧。

凡是环境所能允许的事都为他们做了，环境允许做到许多事，但不能做到所有的事。首先是他们带到托儿所来的一些较弱的种子，在压力之下仍会开花结果，这在贾科身上充分显示出来，可以作为例证。这个迷人的贾科，灵巧的贾科，从他令人愉快的俏皮话、他的魅力、他的容易摆弄人的习惯看，就是个犯罪型的儿童。他表现在很早就出现的童年盗窃和说谎上。所有这些都归因于他原来的不良教养。雷切尔说这些事都可以很容易地消除，但是从来也没有消除。

他在学校的成绩不好，在大学被开除。从那以后，就是一长串令人厌烦的事件。对这一切，他和雷切尔尽其所能，设法向这孩子保证他们的爱和信心，设法给他找到适合于他而且只要他努力去做就会有成就的工作。利奥想，也许他们对他太温和了。但是不然，温和也好，严厉也好。在贾科这种情况下，他认为结局不会两样。他想要的，他必须得到；如果他用合法手段得不到，他就会用任何其他手段得到。他的聪明还够不上能成功犯罪，就连犯小的罪行

也成功不了。于是这最后的一天终于来到，他一文不名，又怕坐牢；以为他有权利，怒冲冲地要钱，进行威胁。他离开时，喊叫着要回来，她最好把钱准备好，否则！

就这样，雷切尔死了。对他来说所有这些往事似乎那么遥远，这些男孩女孩在那些战争岁月里长大。而他自己呢？也那么遥远，那么苍白。仿佛他的充沛精力和对生活的热情都被雷切尔吞噬掉了，使他精疲力竭毫无生气，对温暖和爱需要得那么厉害！

就是现在，他几乎想不起是什么时候他第一次体会到这些事是如何贴近他，近在眼前……不是他召来的，而是就在那里的。

格温达……这个十全十美大有助益的秘书，总是不离左右地为他工作，富于同情心，肯帮助人。她有些什么地方使他想到他初相识时的雷切尔，同样的热情、同样的热忱、同样的热心肠。只是格温达的热情、热忱、热心肠都是为了他。不是为了她有一天会有的假设中的孩子，只是为了他。这就像火边暖手一样，手是由于不使用才变得又冷又僵的。他是什么时候发现她关心他的？这很难说，这不是突然的显现。

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知道他爱上她了。

而只要雷切尔活着，他们就不能结婚。

利奥叹了口气，在他的椅子上坐起来，喝他冰冷的茶。

第 九 章

麦克马斯特医生接待第二个来访者的时候，卡尔加里才走几分钟，这个人是熟人，麦克马斯特医生热情地问候他。

“啊，唐，很高兴见到你。进来，告诉我你脑筋里想些什么，你脑筋里有东西。只要你前额以这种特殊方式打起了皱来，我就知道你有心事。”

唐纳德·克雷格医生懊丧地对他苦笑一下。他是个模样英俊，态度严肃认真的年轻人，总是以严肃认真的方式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工作。退休老医生很喜欢他这个年轻的后继人，不过有时候他但愿唐纳德·克雷格会更容易地理解别人所说的笑话。

克雷格谢绝给他的饮料，开门见山地说：

“我发愁得厉害，麦克。”

"我希望不比缺少维生素更厉害。"麦克马斯特医生说。从他的观点来说，缺乏维生素是个很好的笑话。有一次一个兽医外科医生曾经用这个笑话对年轻的克雷格指出，一个儿童病人的猫害了晚期癣病。

"这跟病人毫无关系，"唐纳德·克雷格说，"这是我自己的私事。"

麦克马斯特的脸色立刻变了。

"对不起，我的孩子。很对不起。有什么坏消息吗？"

年轻人摇摇头。

"不是这个，是——你瞧，麦克，我得和什么人谈谈这事，而你全都知道。你在此地多年，你对这事全都知道，我也得知道。我得知道我的处境，我面对的是什么。"

麦克马斯特的浓眉扬了上去。

"让我听听你的烦恼吧。"他说。

"是阿盖尔家的事。你知道——我想人人都知道——赫斯特·阿盖尔和我——"

老医生点点头。

"两小无猜，"他赞许地说，"这是人们惯常用的老式说法，也是很妙的说法。"

"我非常非常爱她，"唐纳德直言不讳，"而现在——哦，我肯定她也在关心——而现在，发生了这一切。"

豁然醒悟的神色出现在老医生脸上。

"啊，是的。特赦贾科·阿盖尔，"他说，"特赦对他来得太晚了。"

"对，这就是为什么会使我感到——我知道这样感觉是

完全错误的，但我忍不住要有这样的感觉——这是如果——如果这一新的证据不曾出现，倒还好些。”

“哦，你不是惟一似乎有这种感觉的人，”麦克马斯特说，“就我所能发现的，这样的感觉从警察局长到阿盖尔家族，到那个从南极回来提供这一证据的人，都有。”他又补充说：“今天下午他到这里来过。”

“他来过？”唐纳德·克雷格为之一惊，“他说什么了？”

“你料想他说什么呢？”

“他有什么想法吧？是谁——”

麦克马斯特医生慢腾腾地摇头。

“没有，”他说，“他没什么想法。他怎么会有——突兀而来，和他们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吧？好像吧，”他接着说，“没人有什么想法。”

“不，不，我想是有的。”

“是什么使你这么烦恼，唐？”

“这个叫卡尔加里的人到她那里的那个晚上，赫斯特给我打过电话，她和我要在门诊时间之后去德赖茅斯听莎士比亚作品里的典型刑事犯罪的讲座。”

“这听起来特别恰当嘛。”麦克马斯特说。

“后来她又来电话，说她不来了，说有特别令人烦恼的消息。”

“啊，是卡尔加里博士带来的消息。”

“对，对，不过当时她没提他的名字，但是她很烦恼。她的声音听起来——我没法向你解释她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

"爱尔兰血统嘛。"麦克马斯特说。

"她的声音听起来十分震惊，害怕，哦，我没法解释。"

"噢，你指望她怎么样？"医生说，"她还没满二十，是吧？"

"但是她为什么那么烦恼？我告诉你，麦克，她对一件什么事怕得要死。"

"唔，是的。嗯，是的，我想会是那样。"麦克马斯特说。

"你以为——你以为怎么着？"

"你想的，"麦克马斯特指出，"应该切题些嘛。"

年轻人痛苦地说：

"我想，如果我不是医生的话，我甚至于不应该去想这些事。她会是我的女人，我的女人不会做错事。但情况是——"

"是啊，讲下去，你最好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你瞧，我知道赫斯特心里想些什么。她——她是早期无保障社会的受害者。"

"正是如此，"麦克马斯特说，"对那个时代我们今天就是这么说的。"

"她还来不及正常完美地成长。在谋杀案发生的时候，她正在蒙受一个青春期少女十分自然地感受到的痛苦——憎恨权威——企图逃避溺爱，而溺爱就是如今那么多罪行的根源嘛。她要反叛，她要走开。她自己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过我。她跑去，加入一个四流的旅行剧团。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她母亲的行为很合情理。她建议赫斯特去伦

敦，进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正儿八经地学习表演，如果她想这样做的话。但是这不是赫斯特想做的，跑去当演员说穿了只是一种姿态。她实际上并不想接受舞台训练，或是认认真真从事这一职业。她只是想表明她能够自行其是。阿盖尔夫妇并不想压制她，他们给她一笔可观的补贴。"

"他们哪一个更聪明？"麦克马斯特问道。

"然后她糊里糊涂地爱上了剧团的一个中年团员，最后她自己发现他并不好。阿盖尔太太来和他打交涉。赫斯特回了家。"

"我年轻的时候，人们惯常说的是受了一次教训，"麦克马斯特说，"但是，一个人当然绝不喜欢受教训，赫斯特也不喜欢。"

唐纳德·克雷格焦急地说下去：

"而且，她充满受到压抑的憎恨，更糟糕的是因为如果不是公开的话，她不得不私下承认，她母亲完全正确，她不是当演员的材料，她在他身上浪费爱情的那个男人是配不上她的。而且无论怎么说，她并不真的喜欢他。'妈妈知道的最正确'，这种情况总是使年轻人感到屈辱。"

"是的，"麦克马斯特说，"这是可怜的阿盖尔太太的烦恼之一，不过她从来没有像这样去想过。事实是她几乎总是正确的，她知道的最正确。如果她是一个那种妇女，欠账、丢钥匙、赶不上火车、做出需要旁人帮助她纠正的蠢事，她的整个家庭会更喜欢她一些。令人难过，令人痛苦，但还是让你生活。她不是那种靠狡诈随心所欲的女人，她还不够那么聪明。你知道，她是那种自负自满的女人。对

她自己的权力和判断感到愉快，对自己十分地肯定。这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会突然碰到的很难处理的事。”

“哦，我知道，”唐纳德·克雷格说，“我知道所有这一切。就因为我知道得太清楚，我才感到——我怀疑——”他停了下来。

麦克马斯特文文静静地说：

“我最好替你说了吧，不好吗，唐？你害怕是你的赫斯特听到她母亲和贾科之间的争吵，也许听到之后，由于反对权威反对她对渊博知识的过分自负的冲动，一时起意，走进房间，捡起拨火棒打死了她。这就是你害怕的事，不是吗？”

年轻人痛苦地点点头。

“不十分确定。我不相信。但是，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可能会发生的。我感到赫斯特不会那么镇定沉着——我认为就她年龄而言她太年轻，自己没把握，容易心血来潮轻率行事。我观察这家人，我认为他们没有人可能做出这种事，直到我想到赫斯特，这时——但我不能肯定。”

“我明白，”麦克马斯特说，“是的，我明白了。”

“我实际上并不责怪她，”唐纳德·克雷格很快地说，“我认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并不真的意识到她在干什么，我不能把这叫作谋杀。这只是情感反抗或是叛逆的行为，渴望自由的行为，认定除非她母亲死了她就不会自由的行为。”

“最后一点很可能是实在的，”麦克马斯特说，“这是所有动机中惟一的一种，也是相当特殊的一种。不是在法律上看来非常强烈的那种。希望自由，从一个更坚强的人格



的紧箍中获得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在阿盖尔太太的死亡中可以获得大笔金钱，执法者就不去考虑他们会有动机。就连财务管理，阿盖尔太太也是通过她对受托人的影响，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她手里。哎，她的死使他们全都称心如意地自由了。不仅仅是赫斯特，我的孩子。使利奥自由地去娶另一个女人。使玛丽自由地去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照顾她的丈夫，使米基自由地以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来生活。甚至于小黑马蒂娜坐在图书馆里也可以有她想要的自由。”

“我不得不来和你谈谈”，唐纳德说，“我必须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否认为，认为——这可能是真的。”

“关于赫斯特？”

“是的。”

“我认为可能是真的，”麦克马斯特慢吞吞地说，“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你认为它可能像我说的那样发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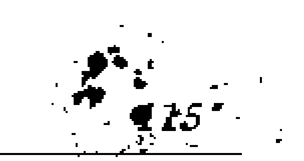
“是的，我认为你想象的不是靠不住的，这事有一分可能性。但绝不是肯定的，唐纳德。”

年轻人打个冷战叹了口气。

“但情况必然如此，麦克。这是我感到有必然性的一件事。我得知道。如果赫斯特告诉我，如果她亲自告诉我，那么——那么就好了。我们将尽快结婚，我要照顾她。”

“幸好休伊什警监听不到你讲的话。”麦克马斯特冷冰冰地说。

“一般说来我是个守法公民，”唐纳德说，“但是你本人



知道得很清楚，麦克，他们在法庭上是怎样对待心理证据的。就我的观点来说，这是一次不幸的事故，不是冷血谋杀案件，甚至就这事而言，也不是热血谋杀。"

"你爱上这姑娘了。"麦克马斯特说。

"我是私下和你谈话，麦克。"

"这我理解。"麦克马斯特说。

"我所说的是如果赫斯特告诉我，我知道了，我们就会一齐来忘掉它。但是她必须告诉我。我不能一辈子不知道。"

"你是说，在这种可能性对一切事物投上阴影的情况下，你就不准备和她结婚。"

"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你会吗？"

"我不知道。我那年头，如果这事落在我头上，我又爱那姑娘，我大概会相信她是无辜的。"

"有罪无罪都没多大关系，我只是对这事必须知道。"

"如果她真的杀了她母亲，你确实准备和她结婚，并且像人们说的那样，今后永远快乐地生活下去？"

"是的。"

"难道你相信自己讲的这一切？"麦克马斯特说，"你会怀疑你的咖啡的苦味不是咖啡本身的苦味，你会认为炉栅里拨火棒的重量有点太大。她也会看出你在这么想。这可是不行的啊……"

第十章

“我敢肯定，马歇尔，你会重视我要你到这儿来开个会的理由的。”

“是的，确实如此，”马歇尔先生说，“事实是如果你没有提出来，阿盖尔先生，我本人本来也应该提出到你这里来的。今天早上所有的晨报都刊登了那个布告；根本不用怀疑，就新闻界方面来说，这会导致对这个案件的兴趣重新高涨。”

“我们已经接到几个记者要求采访的电话。”玛丽·达兰特说。

“就是这样，我认为只能等待了。我建议你采取这样的立场：无可奉告。你自然很愉快很感激，但你宁可不讨论此事。”

“目前负责此案的休伊什警监要求明天早上来和我们

面谈。"利奥说。

"是的，是的，恐怕对这个案子的重新审理有相当多的工作。不过我认为警方没有对得到任何实质性结果抱太大希望。毕竟两年过去了，当时人们可能记得的任何事情——我是说村里的人们——到现在也已经淡忘了。当然，从某些方面说，有点遗憾，但没有办法。"

"整个事情似乎非常清楚，"玛丽·达兰特说，"房子是安全地锁好防盗门的，不过要是有个什么人为了某种特殊情况或者假装是她的朋友，来求她，我相信这个人是会被让进来的。我以为想必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我父亲以为七点刚过时他听到门铃响。"

马歇尔转过头来探询地望着利奥。

"是的，我想我这样说过，"利奥说，"当然，我现在记不很清楚了，不过当时我有个印象，我听到过铃声。我已经准备下楼，这时我想我听到了开门关门的声音。没有人声，也没有因为有人强行进来或是举止粗野而被质问的声音。我想那本来是应该听到的。"

"可不是嘛，确实如此，"马歇尔先生说，"是的，我想，可以确信，这就是想必已经发生过的事。我们太清楚了，许多肆无忌惮的人，用看来可信的悲惨故事，获准进入一户人家。获准进入的人很乐于用短棍打晕户主，抢走他们所能找到的钱。是的，我们只能假定这就是所发生的事。"

他的声音太有说服力了。他讲话的时候，他扫视着这小小的团体，仔细地打量着他们，深思熟虑地对他们进行分类排队。玛丽·达兰特，好看，缺乏想象力，无忧无虑，

甚至有点冷漠超然，显然十分自信。在那后边坐在轮椅上的是她丈夫菲利普·达兰特，马歇尔认为是个有才智的人，若不是由于他在商业事务上的靠不住的判断，他本来可以是个大有成就的人。马歇尔想，他对这事可不像他妻子那么平静，他的目光警觉而沉思，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件事的牵连复杂了。不过，玛丽·达兰特也许并不像她表面那么平静，不管是个小姑娘还是女人，她从来就能够掩藏自己的情感。

菲利普·达兰特在轮椅上稍微动了动，明亮聪慧的眼睛含着些许嘲讽意味望着律师。玛丽赶快转过头来，她向她丈夫表示的完全崇敬的神色，这使律师吃了一惊。当然，他知道玛丽·达兰特是个忠实挚爱的妻子，但是他一直认为她是个平静而有点不动感情的人，没有使他大吃一惊的这瞬间显示出来的强烈爱惜。那么这就是她对这个人的感情了，不是吗？至于菲利普·达兰特，似乎很不高兴；马歇尔认为，他是对未来感到忧虑，也许是这样。

律师对面坐着的是米基，年轻、英俊、充满恨意。马歇尔不禁想道，他为什么要充满恨意呢？是不是一直对他没照顾周全？为什么他总是一副永远反抗这个世界的人的神色？他旁边坐着的蒂娜，看上去有点像一只文雅的小黑猫；很黑，大黑眼睛，声音柔和，动作优雅，也很沉静，但也许沉静背后则是热情奔放。马歇尔对蒂娜实在了解得很少。她接受阿盖尔太太给她介绍的工作，在县图书馆当馆员。她在雷德明有一套公寓，周末回家。显然是温顺而心满意足的家庭成员。但是谁知道呢？无论如何，她与此事

无关，或者应该排除在外，她那晚上不在这里。不过，即使如此，雷德明离这里也不过是二十一英里远。蒂娜和米基仍然可以暂时排除在外。

马歇尔很快地扫了柯尔斯滕·林斯特龙一眼，她在态度上带着点敌意，正在望着他。他想，假定是她一时发狂杀了她的雇主，他实在并不惊讶。一个人在司法界呆了许多年，没有什么事会使他惊讶。他们有一句现代行话的。受压抑的老处女。嫉妒、猜忌、总是心怀不满，实在的是想象的。啊，是了。人们对这有现代行话。这说法是多么的非常方便。马歇尔先生想到一边去了。是呀，非常方便——外国人、不是家中一分子。会不会是柯尔斯滕·林斯特龙精心策划诬陷贾科，听到吵架于是加以利用呢？这更是令人难以相信。因为柯尔斯滕·林斯特龙极喜欢贾科，她一直挚爱所有的孩子。不，他不相信是她。遗憾，因为——但是他实在不应该让他的思路顺这条线往下滑去。

他的目光继续向利奥·阿盖尔和格温达·沃恩望去。他们的订婚还没有宣布，这也恰当，是个明智的决策。他曾经写信暗示这事。当然，在当地这大概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警方也知道。从警方的观点来看，这是那种恰如其分的案情解答。有数不清的先例，丈夫、妻子、另一个女人，只是不知怎么的，马歇尔始终不能相信是利奥·阿盖尔杀了他妻子。不，他实在不能相信。说来说去，他认识利奥·阿盖尔许多年了，对他评价极高。知识分子，有热烈的同情心，渊博的知识，对生活有超然的哲学观点。不是那种用拨火棒谋杀妻子的人。当然，到了一定年龄，一

个男人爱上——但是，不。这是报纸上才会有的，显然是为了使全英伦三岛的人星期天过得愉快的茶会饭后的笑料。但是实际上不能想象利奥会这样做。

那个女人又如何呢？他对格温达·沃恩了解的不那么多，他观察到她丰满的嘴唇和成熟的体型。她没问题也爱利奥。啊，是了，大概爱上他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怀疑离婚会如何，阿盖尔太太会对离婚有何感觉。他真的不知道。不过他认为利奥·阿盖尔不会有这种想法，他是一个老派的人。他认为格温达·沃恩不是利奥·阿盖尔的情妇。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使格温达·沃恩更有可能在不惹人怀疑的情况下，遇到机会就把阿盖尔太太干掉——他没有继续这样想下去。她会牺牲贾科而不留一点疑窦吗？说实在的，他认为她从来没有喜欢过贾科，贾科的魅力引不起她的兴趣。而女人是冷酷无情的，马歇尔先生知道得太清楚了。所以，不能把格温达·沃恩排除在外。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警方是否能找到证据大可怀疑。他看不出会有什么不利于她的证据。那天她在这房子里，她和利奥在图书室里呆着，她对他道了晚安，下楼走了。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她是否会悄悄走进阿盖尔太太的起居室，捡起那根拨火棒，当那个毫无疑心的女人埋头于办公桌上的文件时，来到她后边，随后是阿盖尔太太连喊都没喊一声就被打倒在地。格温达·沃恩所要做的一切只是丢掉拨火棒走出前门回家，像她以往一直做的那样。他看不出警方或任何其他人有可能查出她是否就是这样干的。

他的目光接着投向赫斯特。她是个漂亮的姑娘，不，不

是漂亮，而实在是美丽。美得有点特殊有点使人不舒服。他很想知道她的父母是谁。她身上有些无法无天野头野脑的地方。是的，人们可以用胆大妄为四个字和她联系上。她胆大妄为些什么？她傻乎乎地跑去上了舞台，和一个不合意的男人傻乎乎地爱上了。然后恢复理智，和阿盖尔太太回家安定下来。都一样，人们不能把赫斯特排除在外，因为人们不知道她在转什么念头。人们不知道在意想不到的什么时刻，她会胆大妄为起来。可是警方也不会知道的。

马歇尔先生想道，事实上，即使警方对谁应为此案负责胸有成竹，他们实在也不能有所作为。所以就整体而言，情况是令人满意的。令人满意？当他想出这四个字的时候，他吃了一惊。但是它令人满意吗？对整个事情来说，僵局果真是令人满意的出路吗？他不相信阿盖尔家自己知道真相。他的判断与此相反，他们并不知道真相。当然，除去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这个人知道得太清楚了……对，他们不知道真相，但是他们有怀疑吗？嗯，如果他们现在没有怀疑，他们很快会有的。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忍不住就想知道，想法回忆当时的情况。令人不舒适。是呀，是呀，是令人不舒服的情况。

所有这些想法没有用去太多的时间，马歇尔先生从他不多的幻想中回过神来，看到米基的目光闪烁着嘲讽的光芒盯着他。

"那么，这就是你的定论喽。是吗，马歇尔先生？"米基说，"外来人，不知名的入侵者，谋杀，抢劫然后带钱跑掉的坏蛋。"

"看来，"马歇尔先生说，"似乎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米基在椅子上向后一靠，笑了起来。

"这是我们要做的文章，我们和它扯不开，呃？"

"嗯，是的，迈克尔，这是我必须提出的忠告。"马歇尔先生的声音里有明显的警告味道。

米基点点头。

"我明白，"他说，"这就是你的忠告，是的，是的，我想很可能你是对的。但是你自己也不相信，不是吗？"

马歇尔先生冷冷地望他一眼，这就是和没有"谨慎"这种法律意识的人打交道的麻烦。他们坚持要说些不说会好得多的话。

"为了它的代价，"他说，"这就是我的意见。"

他口气的专断堵住了这种非难，米基向桌子周围环视。

"我们都怎么想？"他泛泛地问道，"哎，蒂娜我的宝贝，以你沉静的方式低头望着鼻子。你有什么想法，不权威的说法，也可以。还有你，玛丽，你没说多少话。"

"当然我同意马歇尔先生的看法，"玛丽有点尖刻地说，"除此而外还能有别的什么解答吗？"

"菲利普不同意你的话，"米基说。

玛丽很快转过头去看着她丈夫，菲利普·达兰特很平静地说：

"你最好管住你的舌头，米基。人处在麻烦的地位时，多讲话从来不会有好处。而我们现在就是处在麻烦的地位。"

"那么没人会有什么意见，对吧？"米基说，"好吧，就这样吧。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大家上楼睡觉的时候，让我们都好好地想一想。这也许是可取的，你们明白。毕竟一个人应该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恕我直说。柯尔斯蒂，你难道不知道一两件事吗？你通常都知道。就我记忆所及，你总是知道什么正在进行。不过，我来替你说吧，你从来没讲出来过。"

柯尔斯滕·林斯特龙不失尊严地说：

"米基，我想你应该管住你的舌头。马歇尔先生是对的，讲话太多是不明智的。"

"我们可以投票表决，"米基说，"或者在一张纸上写上一个名字，把它丢进一顶帽子里。看看谁被投票选中会很有意思，不是吗？"

这次柯尔斯滕·林斯特龙声音大了一点。

"安静点，"她说，"不要像你过去那样当个糊糊涂涂不顾后果的孩子，你现在长大了。"

"我只是说让我们都对这好好地想一想。"米基说。他给弄糊涂了。

"我们会想的。"柯尔斯滕·林斯特龙说。

她的声调令人很不愉快。

第十一章

1

夜幕在和煦点落下。

在墙壁的掩护下，七个人回屋休息，但是没有一个人睡得好……

非利普·达兰特由于疾病和丧失身体活动能力，在思想活动中找到越来越多的慰藉。他永远是个智慧高超的人，现在感知到通过智慧的媒介展示给他的谋略和愉快。他有时以预测他周围的人对适当刺激的反应来自我娱乐。他说的和做的经常不是自然的发作，而是慎密谋划的，动机只是为了观察对刺激的反应。他玩的是一种游戏，当他得到预期的反应时，可以说他就给自己记上一分。

作为这种消遣的结果，他生平第一次敏锐地观察到人类性格的差异性和现实性。

人类性格这玩意儿以前并没有使他感到很大兴趣。他只是对周围的人或是遇到的人喜欢或是不喜欢，高兴或是讨厌。他永远是个行动的人，而不是空想的人。他的想象力相当丰富，被用来想出许多赚钱的计划，所有这些计划都有牢靠的核心。但是完全缺乏商业能力总是使这些计划结果一场空。直到现在，人本身只是被他当作游戏中的棋子。现在，由于疾病剥夺了他以往的活跃的生活，他不得不按人们本身如何来估计他们。

这是在医院里开始的。那时护士的爱情生活、医院生活的明争暗斗和小小委屈，迫使他注意，因为再无别的事可以注意。现在这已经牢牢地成了他的习惯。人——这实在就是现在他生活的所有内容。只有人。研究人，发现人，总结人。凭自己来决定是什么使人行动，以及他是否正确。说实在的，这会很有趣的。

只是就在今天晚上，坐在图书室里，他才体会到他对他妻子的家庭知道得太少。他们实际像什么？他们内心像什么？也就是说，不是他已经了解得够清楚的外表。

奇怪，你对人知道得多么少啊，甚至对你自己的妻子也是这样？

他沉思地望着玛丽，他对玛丽实在了解多少呢？

他爱上她，是因为他喜欢她的美貌和她平静认真的性格。另外，她有钱，这对他也有关系。娶个一文不名的姑娘，他本来会三思而后行的。一切都最合适不过。他爱了她，逗她，叫她波利；当他讲句笑话而她不懂时，欣赏她对他露出的怀疑神色。但是，说实在的，他对她了解些什

么？她想些什么，感觉如何？当然，他知道她深沉强烈地爱着他。想到挚爱，他有点不安地激动了一下，扭动肩膀仿佛要甩掉什么负担。当你一天能够远离挚爱九十个小时的时候，这一切都很好。回到家有挚爱是好事情。但是现在他是被它团团围住，被密切注意、被操心、被爱护。想被完全丢在一边成了一种渴望。事实上人们不得不想法逃避。从思想上逃避——因为没有其他方式是可能的。人们不得不逃避到幻想王国或是沉思默想中去。

沉思默想。例如，想谁应该对他岳母的死亡负责。他讨厌他岳母，他岳母也讨厌他。她不愿意让玛丽嫁给他（他不相信她会愿意让玛丽嫁人），但是她无法阻止。他和玛丽开始了幸福独立的生活——然后事情开始出岔子。首先是南美公司——然后是自行车配件有限公司——两个的想法都不错，只是财务判断错误。随后又是阿根廷铁路罢工，使灾难雪上加霜。一切纯粹是运气不好；但是在某些方面，他认为阿盖尔太太要负责，她不希望他成功。然后是他的病，看来似乎他们惟一的解决办法是来住在和煦点，那里已经向他们保证欢迎。他倒不怎么特别在乎，一个跛子只是半个人，在什么地方都无所谓。但是玛丽可是很在乎的。

哦，好的。不必永久住在和煦点。阿盖尔太太被害。委托人按照委托书提高了给玛丽的补助，他们又可以自己独立生活了。

他对阿盖尔太太的死并不感到特别难过。当然，如果她在床上死于伤寒或者类似的什么病，就令人好受些。谋

杀由于其恶名和耸人听闻的大标题是件令人讨厌的事。而且，照凶手的说法，这是一次成功的谋杀——杀人者神经不正常，在某种方式上可以得体地提供许多心理学行话。不是玛丽的亲弟弟，而是那些收养的孩子中有不良遗传经常出乱子的一个。但是现在事情不那么十分美妙了。明天，休伊什警监要来，大家也许应当思索思索如何回答。

玛丽正在镜子前梳她金色的长发，她宁静的超然物外的态度有什么地方激怒了他。

"把你明天的话准备妥当，波利。"他说。

她面带惊讶神色，转过身来对着他。

"休伊什警监要来。他要整个重问一遍十一月九日那天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

"哦，我明白。到现在都那么久了，人们几乎记不得了。"

"但是他记得，波利。这是关键，他记得。都写在一本漂亮的小警务记事本上什么地方哩。"

"是吗？他们保存这些东西？"

"大概什么都一式三份保存十年。嗯，你的行动很简单，波利。没有什么。你和我在这里呆在这个房间里。而且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提七点到七点半之间离开过这里。"

"但那是去浴室，无论怎么说，"玛丽理直气壮地说，"人人都得去浴室。"

"那个时候你可没对他提这件事，我记得的。"

"我想我忘记了。"

"我想这可能是自我保护的本能……无论如何，我记住

支持你。我们一齐在这里，我们从六点兰到柯尔斯蒂报警是在玩皮克牌[1]，这就是我们的行动说明，我们必须坚持这种说法。”

“很好，亲爱的。”她表示同意的话平淡无味。

他想道：“她没有想象力吗？难道她没有预见到我们正面临一段麻烦时间吗？”

他向前靠去。

“这很有意思，你知道……你对谁杀了她不感兴趣吗？我们都知道——米基是对的——这是我们之中的一个。你有没有兴趣知道是哪一个？”

“不是你也不是我。”玛丽说。

“这就是你感兴趣的一切吗，波利？你真妙。”

她脸色有点绯红。

“我看不出对这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对，我就知道你看不出……啊，我可跟你不一样，我好奇。”

“我想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想警方也永远不会知道。”

“也许不会知道，他们可以着手的事肯定极少。但是我们是处在和警方有点不同的地位。”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菲利普？”

“嗯，我们知道一点内情，我们从内部了解到一些，很清楚地知道有什么会使它们起作用。无论如何，你总知道一些情况，你和他们一块儿长大的。让我们听听你的观点，

---

① 两人用三十二张牌玩的纸牌戏。——译注。

你认为这个人是谁?"

"我没想法,菲利普。"

"那么猜一猜吧。"

玛丽尖刻地说:

"我宁可不知道是谁干的,我甚至于宁可不去想它。"

"鸵鸟政策。"她丈夫说。

"老实说,我看不出为什么要猜,不知道会好得多。那样我们就可以一切照常。"

"哦,不然,我们照常不了,"菲利普说,"这就是你错的地方,我的姑娘。腐烂已经开始了。"

"你是什么意思?"

"唔,拿赫斯特和她的年轻男朋友——热忱的青年医生唐纳德来说吧。好人,认真,关心。他实在并不认为是她干的——但是说实话他也不敢肯定她没干。于是当他以为她没注意时,焦急地望着她。但是她全注意到了,于是,你瞧!也许她干了,你会知道得比我清楚。如果她没干,她究竟能对她的年轻男朋友怎么办?她会不断地说:'求你啦,不是我。'这可能吗?但无论如何,她不会这样说的。"

"说实话,菲利普,我认为你是在想象。"

"你根本不会想像,波利。再说可怜的老利奥和格温达的婚礼钟声正在远远退去。那姑娘对这事烦恼得要死。你没有注意到吗?"

"我实在不明白爸爸在他那个年纪还要结婚干什么?"

"他完全明白。但他同时也知道,任何对他和格温达的爱情的暗示,都会给他们俩安上头等谋杀动机。尴尬!"

"认为爸爸谋杀了妈妈，那怕这样想一想都是荒诞不经的。"玛丽说，"不会出这种事的。"

"不，人们这样想。读读报纸嘛！"

"这样想的人不是我们这种人。"

"谋杀可不是势利不势利的问题，波利。你看米基，是有些什么事正在烦扰着他。他是个古怪而充满不满情绪的孩子。蒂娜那张总是毫无表情的脸似乎是宁静、无忧无虑、不动感情的。然后是可怜的老柯尔斯蒂。"

玛丽的脸上微微现出兴奋的样子。

"现在可能有答案了。"

"柯尔斯蒂？"

"是的。毕竟她是外国人，而且我相信过去一两年里，她头疼得厉害。似乎她比我们任何人干这件事的可能性都要大得多。"

"可怜的人，"菲利普说，"你难道没看出来这正是她自己说的话？你难道没看出来我们会异口同声说是她干的？只是为了方便，因为她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你没看出来今天晚上她担心得要命？她和赫斯特处于同样的情况，她能说什么做什么呢？对我们大家说：'我没有杀死我的朋友和雇主'？这种说法可以带来什么影响？那对于她就是灾难。也许比对其他任何人都更是灾难……因为她是孤身一人。她要在思想上周密考虑她曾经说过的每一个字，她曾经对你母亲表露出过的怒目而视的神态——这些都会被人回想起来对她不利。没人帮助她，证明她无辜。"

"我希望你平静下来，菲尔。我们究竟能做什么呢？"

"只有努力找出真相。"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

"可能有办法。我倒愿意试一下。"

"哪种办法?"玛丽看来心神不安。

"哦,说些什么呢——注意看人们的反应——那就会看出名堂来——"他停下来在转脑筋,"看出它对一个犯罪的人意味着什么的名堂来,但不是对一个无罪的人……"他又沉默下来,思想转了方向。他抬起头来说:"你难道不想帮助无罪的人吗,玛丽?"

"不,"这个字像爆炸一样说出来,她向他走过来,跪在他的椅子边,"我不愿意你参加到所有这些事里去,菲尔。别开口说什么布置圈套。都别去管它,噢,看在上帝分上,别去管它。"

菲利普扬起眉毛来。

"嗯——嗯。"他说,一只手抚在她光滑的金发上。

2

迈克尔·阿盖尔躺在床上睡不着,凝视着暗夜。

他的思绪转了又转,像关在笼子里的松鼠,回想过去。他为什么不能把过去抛在脑后?他为什么必得拖着过去度过今生?不管怎么说,过去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必得把伦敦贫民窟里的他、我们的"米基"记得那么清楚?那种随随便便令人兴奋的气氛,街头的乐趣,和其他孩子结伙成帮。他母亲的一头光亮的金发(以他已相当于成年人

的智慧看来，是用廉价染发剂染的)，她精神错乱痛打他(当然是喝了杜松子酒)时的突然暴怒，还有她情绪好时的野性欢乐。有鱼有炸土豆条的美妙晚餐，她就唱歌——柔情的民歌。有时他们去看电影。当时，总有一些叔叔——他总得这样称呼他们。他的亲生父亲在他记事之前就走了……但是他母亲不会容许叔叔碰他一下。"你别管他，"她会这样说。

跟着就来了战争的令人兴奋的事。等待着希特勒那些轰炸机来临——警报，呼啸弹[1]，下到地铁里过夜。多么有趣！整条街人都在那里，带着三明治和一瓶一瓶的汽水。火车差不多是通宵呼啸而过。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的。在事物的深层。

以后他就到这儿来了，到乡下来了。枯燥单调的地方，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

"一切都过去之后，你要回来啊，宝贝。"他母亲说。说得那么轻飘飘的，仿佛不是实实在在的真话。她好像不在意他走。她为什么不也来呢？许多街上的儿童是和他们的母亲一起疏散的。但是他的母亲不愿意走。她要去北方(和当时的叔叔，哈里叔叔)，做军需品生产工作。

尽管她温柔亲切地道了再见，他想必当时已经明白。她实在并不关心……他想，杜松子酒才是她所关心的，杜松子酒和那些叔叔们。

---

① 二战时德国轰炸机投下的会发出撕心裂肺般尖啸声的无炸药炸弹，人称希特勒叫笛。——译注。

他就在这里呆下了，真像个俘虏，吃着无滋无味的陌生的三餐，令人难以置信地吃过稀里糊涂的的牛奶和饼干（只有牛奶和饼干呀），晚餐之后六点钟就上床睡觉。醒着躺在床上，哭着。头埋在毯子下面，哭妈妈哭家。

就是这个女人，她抓住他不放他走。一大堆毫无条理的谈话，总是叫他玩一些傻里傻气的游戏，从他身上要些什么，是他决心不给的东西。不要紧的，他会等待，他要耐心。而有那么一天——令人愉快的一天，他要回家的。回去看街道，孩子们，壮丽的红色公共汽车和地铁，鱼和炸土豆条、车辆和停车场上的猫——他的思想发出渴望，开出这些快人快事的单子。他必须等待。仗不会永远打下去。他给固定在这个无聊的地方，而炸弹落在全伦敦，半个伦敦都起火了——唔！一定发出了多么大的亮光呀，人被炸死、房屋倒塌。

他脑海里看到耀眼彩色的场面。

不要紧，战争一完他就回到妈妈那里去。她看到他长大了一定很惊讶。

在黑暗中，米基·阿盖尔长长地舒了口气。

战争过去了。他们打败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些孩子回家了，不久，这时……随后，她从伦敦回来，说他得呆在和煦点，他成了她自己的小孩子……

他说："我妈妈在哪里？炸弹炸着她了吗？"

要是她被炸死——唔，那倒不怎么样，孩子的母亲就是这样。

但是阿盖尔太太说："没有。"她没有被炸死，不过她有某种很费劲的工作要作，不能很好地照顾一个孩子——如此等等。轻而易举的事。只能意味着……他妈妈不爱他，不愿要他回去——他不得不呆在这里，永远呆下去。

这以后，他偷偷地到处走动，想无意中听到些谈话。他终于听到了些什么，只是阿盖尔太太和她丈夫之间对话的片段。"甩掉他可高兴啦　　十足的冷漠无情"　　还有什么"一百英镑"。于是他知道了——他母亲把他卖了一百英镑。

屈辱　　痛苦——他永远没有摆脱……她卖了他！他模模糊糊地把她看作权力的化身，一个以他的微薄力量来反对她是毫无用处的人。但是他会长大，有一天他会是一个强有力的人。那时他要宰了她。

他一旦作出这个决定，心里就感到好受了一点。

以后，他出外去上学的时候，事情并不太坏。但是由于她，他很恨假期。她样样都安排好、定计划，给他各种各样礼物。他那么矜持寡言，看起来让人困惑不解。他恨她的吻……后来，他以挫败她为他制定的愚蠢计划得到一种愉快。进银行！进石油公司！不是他干的。他要自己去找工作。

是他读大学的时候他想法知道了他母亲的情况——他发现她已死了多年，她和一个喝得酩酊大醉开车的男人一起死于车祸。

所以，为什么不把这一切全忘掉呢？为什么不高兴点活下去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不。

而现在——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呢？她死了，不是吗？想想她以少得可怜的一百英镑买了他，想想吧，她可以买任何东西——房屋、轿车——因为她没有亲生子女，还买孩子。想想吧，她是全能的上帝。

埃，她不是的。只是用拨火棒在头上一击，她就像其他任何死尸一样了（就像在大北路车祸中那个金发女尸一样）。

她死了，不是吗？为什么要担心呢？

他是怎么啦？是因为——因为她死了他不能再恨她了？

所以这就是死亡……

没有了他的恨，他有种失落感——失落和害怕。

第十二章

1

在她保持得纤尘不染的卧室里，柯尔斯滕·林斯特龙把她已经有点灰白的金发编成两条不相配的辫子，准备睡觉。

她又担心又害怕。

警察不喜欢外国人。她在英国呆了那么久，她自己并不感到是外国人。但是警察却不会知道。

那个卡尔加里博士——他为什么要来这样对她？

正义已经伸张。她想到贾科——她对自己一再反复地说正义已经伸张。

她想到他，因为从他是个孩子的时候起她就认识他了。

一直是这样，一直是个说谎精和骗子。但是却那么迷人，那么有吸引力。人们总是宽恕他，总是庇护他，使他免受惩罚。

他的谎话说得溜圆，这是令人生畏的事实。他的谎话说得溜圆。人们相信他——人们不能不相信他。这个邪恶残忍的贾科！

卡尔加里博士也许认为他明白自己所讲的事，但是卡尔加里博士错了。地点、时间，更确切地说，还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贾科能够极其容易地安排好这类事。没人了解贾科像她了解得那么清楚。

如果她告诉大家贾科确切像个什么样子，会有人相信她吗？而现在——明天要发生什么事呢？警察要来，每个人都这么不快活，这么疑云重重。彼此望着……不敢肯定什么，也不敢相信什么。

她爱他们大家爱得那么深……那么深。她了解他们大家比其他任何人所能了解的都多。比阿盖尔先生已经了解的多得多。就阿盖尔太太来说，她被强烈的母性占有欲遮住了眼睛。他们是她的孩子，她认为他们永远是属于她的。但是柯尔斯蒂把他们看作是他们本身的个人，有着一切缺点和德行。如果她有自己的孩子，她想，她也会对他们有占有的感觉。但是她不是一个出色的母性极强的女人。她的主要的爱会是对她永远不曾有过的丈夫的。

像阿盖尔太太这样的女人是她难以理解的。对一群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发疯似的着迷，而对待自己的丈夫却仿佛他并不存在。一个好男人，也是一个漂亮的男人，没有比他更好的了。受到忽视，被撂在一边。阿盖尔太太专注于自己的事，竟没有发现在她眼皮底下发生的事。那个秘书——一个漂亮的姑娘，会成了他的情妇。哼，对利奥还不

晚——也许现在晚了。现在，谋杀案从坟墓中又探出头来，这两个人还敢不敢凑在一道？

柯尔斯蒂叹了口气，会有什么事落在他们人家头上？对米基，他对他养母怀有深刻的几乎是病态的怨恨。对赫斯特，那么缺乏自信，那么野头野脑。赫斯特正要和那个漂亮而尤热情的年轻医生寻求宁静和安全的生活。对利奥和格温达，他们俩都一定认识到，他们有动机，也有机会——对，这是必须面对的。对蒂娜，这个皮肤油亮像猫一样的小家伙。对自私而铁石心肠的玛丽，她直到结婚之前，对任何人都不曾表露过情感。

柯尔斯滕想道，她自己对她的雇主经常满怀深情，十分钦佩。她想不起是什么时候开始讨厌她的。什么时候开始指责她发现她的缺点的。她太自以为是，暴君似的行善——是“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的活生生的化身，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若是她曾经生过一个孩子，那也许会使她谦虚一点。

但是为什么继续想到雷切尔·阿盖尔呢？雷切尔·阿盖尔已经死了。

她得考虑到她自己——考虑到别的人。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

2

玛丽·达兰特惊醒了。

她一直在做梦——梦见她是个孩子，又回到纽约。

多么奇怪啊！她有几年没想到那些日子了。

她基本上还能想起那些实在令人惊讶的事。她那时多大？五岁？六岁？

她梦到她从旅馆给带回经济公寓的家。阿盖尔夫妇乘船去美国根本没带着她。她又急又气，好半响才发现这原来是个梦。

那曾经是多么美妙啊！坐进小轿车，乘旅馆电梯上到十八楼，庞大的套间，妙不可言的浴室。使她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什么东西——只要你有钱！只要她能呆在这里，只要她能保持所有这一切——永远这样……

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困难，所需要的只是表示感情。但这对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她性格上就没有深情。但是她还是做到了。她的愿望实现，生活安顿下来。有了有钱的父亲和有钱的母亲、衣服、小轿车、轮船、飞机、伺候她的仆人，昂贵的洋娃娃和玩具。神话实现了。

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孩子都得呆在那里。当然啦，在打仗。不然的话，怎么也不会发生这种事的。这种永不满足的母爱，其中有些不自然的地方，充满兽性。

她总是为她养母微微感到羞辱，挑选这么些孩子无论怎么说也是愚蠢的。像贾科那样出身低贱有犯罪倾向的。心理不平衡像赫斯特的。像米基这样的野人。还有蒂娜，一个混血儿。也难怪他们表现恶劣呀！不过她也不能为了他们的反抗而责怪他们，她自己也反抗过。她想到她和菲利普的相遇，他是个闯劲十足的飞行员。她母亲不赞成，“这种匆匆忙忙的婚姻！等战争过去再说吧！”但她不想等。她

有和她母亲一样坚强的意志，她父亲支持她。他们结了婚，不久战争也结束了。

她要把菲利普全部归她自己所有，从她母亲的阴影中脱开。是命运战胜了她，而不是她母亲。首先是菲利普财务计划的失败，然后是那可怕的打击——瘫痪型小儿麻痹症。菲利普一能离开医院，他们就来到和煦点。好像在那里安家是不可避免的。菲利普本人似乎认为不可避免。他用掉了他所有的钱和她从委托得到的为数不多的补贴。她要求增加一点，答复是在和煦点住段时间是明智的。但是她要菲利普归她自己，完全归她自己，而不要他成为雷切尔·阿盖尔的最后一个"孩子"——她不想要一个她自己的孩子，她只要菲利普。

但是菲利普本人似乎赞成来和煦点的这个意见。

"这对你更好些，"他说，"那里总是人来人往的，可以分散分散心事，此外，我总认为你父亲是个很好的伙伴。"

为什么他不想只和她在一块儿，像她只想和他在一块儿一样？为什么他只想着和其他人做伴——和她父亲，和赫斯特？

玛丽感到一阵陡然的怒气波及全身，她母亲，像往常一样，总得依着她。

然而她没有依着她，她死了。

现在又要把所有这些事重新翻出来。为什么，哦，为什么？

为什么菲利普对所有这一切的态度如此令人难堪？问这问那，想找出来，纠缠于一些与他无关的事。

没圈套？

哪种圈套？

3

利奥·阿盖尔注视着晨曦的灰蒙蒙的光线充满房间。

他非常仔细地把一切都考虑过了。

他很清楚——他们确实针对的是他和格温达。

他躺在那里把整个事按休伊什警监会检查的那样检查了一遍。雷切尔进来把贾科的事告诉他们——他的野蛮和他的威胁。格温达知趣地走进旁边房间，他尽力安慰雷切尔，告诉她态度坚定是对的，过去帮助贾科毫无好处，好歹他要承担即将落在他身上的事。她思想轻松了些，离他而去。

然后格温达回到房间里来。她把要付邮的信收拢，问是否还有什么她可以做的事，表达出比实际讲的话含意更多的语气。他谢谢她说没有了。她道了晚安就走出房间，顺着过道，下楼梯，经过雷切尔在书桌前坐着的房间，走出这所房子，没有一个人看见她走出去。

而他就继续一个人坐在书房，没有人注意到他是否离开书房下楼到雷切尔的房间去。

就像——他们俩每人都有机会。

至于动机，他们已经有了，因为他爱格温达，她也爱他。

而且从来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俩是有罪还是无罪。

4

在四分之一英里之外，格温达欲哭无泪地躺着。

她紧握双手，她在想她恨雷切尔·阿盖尔有多么厉害。

这时，在黑暗中，雷切尔·阿盖尔在说："你以为只要我死了，你就可以得到我的丈夫。但是你得不到——你得不到。你将永远得不到我的丈夫！"

5

赫斯特在做梦。她梦见她和唐纳德·克雷格在一起，在一个深渊边上他突然离开了她，她害怕得叫起来。然后她看见阿瑟·卡尔加里在深渊那边站着，对她伸出手来。

她带点责怪意味地对他叫喊道：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做？"

他回答道："但是我曾经来帮助过你……"

她惊醒过来。

6

蒂娜在备用小房间的床上躺着，呼吸匀称，但就是睡不着。

她想到阿盖尔太太，既无感恩之心，也无怨恨之意——仅仅只有爱。由于阿盖尔太太，她才有了衣食、温暖、玩

具、舒适。她爱阿盖尔太太，她死了她很难过……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原来说是贾科干的，并没有多大关系。

但是现在呢？

第十二章

休伊什警监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地向他周围所有的人望着，他讲话的时候，声调是劝说而有点歉意的。

他说："把整个事情从头再来一遍，我知道对你们大家一定很痛苦。但是我们实际上对这件事别无选择。我想你们看到布告了，所有晨报都登了。"

"是特赦。"利奥说。

"措辞用语总是使人气恼难受的，"休伊什说，"像那么多法律词汇一样，是个时代错误。但是它的意义非常清楚。"

"它意味着你们做了一件错事。"利奥说。

"是的，"休伊什坦然承认，"我们做了一件错事。"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当然，没有卡尔加里博士的证据，那实在是难免的。"

利奥冷酷无情地说：

"你们逮捕我儿子的时候，他告诉过你们，那天晚上他搭过别人的车。"

"我们也尽全力去查实——但是我们找不到对这一陈述的任何确证。我十分理解，阿盖尔先生，你对整个这件事感到分外痛苦。我不辩解，只有道歉。我们警方所应该做的一切就是收集证据。证据交给检察官，他决定是否立案。在这个案件里，他决定立案。要是可能的话，我要求你从思想上尽可能排除痛苦，而只把事实和时间再重温一遍。"

"现在还有什么用？"赫斯特尖刻地说，"干这件事的人远在天涯，你们永远也不会找到的。"

休伊什警监转过身来望着她。

"也许是——也许不是，"他文文静静地说，"你对我们抓到罪犯的时间也许会惊讶——有时是几年之后。耐心做到这一点——耐心和永不放松。"

赫斯特把头转开。格温达很快地抖了一下，仿佛一阵冷风吹过了她。她活跃的想象力使她感到这文文静静的话语背后存在着威胁。

"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休伊什说，他以期待的神色望着利奥，"阿盖尔先生，我们将从你开始。"

"你确切想知道什么？你一定有我原来的陈述？我现在可能不会说得那么准确。准确的时间容易从记忆中滑开。"

"哦，我们能理解这一点。不过一些细小的事实总有机会显露出来，一些在当时忽略了的事实。"

菲利普问道："在几年过去之后，一个人在回顾时会比

当时记得的还清楚，这难道是可能的吗？"

"是的，这只是可能性。"休伊什说。他转过头来，饶有兴趣地望着菲利普。

"聪明的家伙，"他想道，"我怀疑他对这事是否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现在，阿盖尔先生，只请你把这件事的先后顺序贯穿起来。你喝过茶？"

"是的，通常是五点钟在餐厅里喝茶，除了达兰特先生和达兰特太太之外，我们都在那里。达兰特太太自己喝茶，她丈夫在他们自己的起居室里。"

"我那时候比现在破得还厉害，"菲利普说，"我刚出院。"

"是这样，"休伊什转过身来对着利奥，"是你们全家都——？"

"我妻子和我，我女儿赫斯特，沃恩小姐，林斯特龙小姐。"

"然后呢？只用你自己的话告诉我。"

"喝过茶我和沃恩小姐回到这里来，我们正在重写我已修订的我的一本关于中世纪经济学的书的一章。我妻子去她起居室兼办公室，那在底楼。你知道，她是个很忙的女人，她正在审查一个新儿童游戏场的计划，那是她打算献给这里的议会的。"

"你听到你儿子杰克来到了吗？"

"没有，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他来了。我听到，我们两个听到前门铃响，我们不知道是谁。"

“你认为是谁呢，阿盖尔先生？”

利奥看起来微微有点愉快。

“当时我正在十五世纪，不在二十世纪。我根本没去想，那可能是什么人或有什么事。我妻子、林斯特龙小姐、赫斯特和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帮工都在楼下。没有人，”利奥朴实地说，“会指望我去应门铃开门。”

“这以后呢？”

“没有什么事，我妻子过了一长段时间才来这里。”

“过了多久？”

利奥皱起眉头。

“到现在，我实在对你讲不出来，那时候我一定告诉过你我的估计。半小时——不，更多——也许二刻钟。”

“我们喝完茶刚好五点半，”格温达说，“我想阿盖尔太太来到书房时大约是差二十分七点。”

“她说什么？”

利奥叹了口气，很不愉快地讲道：

“这种事我们遇到过多次了。她说贾科来她那里，他遇到困难，出言激烈，满口脏话。要钱，并且说除非他马上得到一些钱，否则就得坐牢。她说她毫不含糊地拒绝了，一个便士也不给他。她很担心她这样做是否做对了。”

“阿盖尔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当那个孩子要钱的时候，你妻子没来喊你？为什么只是事后告诉你？对你来说这不奇怪吗？”

“不，这不奇怪。”

“依我看一般都会那么做。你不是——和她关系不好

吧?"

"哦,不是的。仅仅是我妻子习惯于自己一手处理所有实际问题。她会事先问我怎么想,事后和我讨论她作出的决定。在这件具体的事上,她和我对贾科的问题都曾在一起很认真地谈论过——最好怎么做。到现在为止,对我们收养了这个孩子,我们一直觉得非常不幸。她好几次支付很大一笔钱保护他免受起诉。我们决定再有一次的话,贾科最好是应该明白什么是艰难。"

"她还是被惹烦了?"

"是的,她被惹烦了。如果他不那么言辞激烈又进行威胁的话,我想她也许会软下来再帮助他一次。但是他的态度只会使她决定坚持到底。"

"到那时候贾科离开家了吗?"

"哦,离开了。"

"你是自己直接知道的,还是阿盖尔太太告诉你的?"

"她告诉我的。她说他骂骂咧咧地走了,还威胁说他要回来。她还告诉我他说到时候她最好还是准备点现款。"

"你对——这一点很重要——你对那孩子的回来惊恐吗?"

"当然不。我们已经习惯于我只能称之为贾科的咆哮了。"

"你从来没想到他会回来打她?"

"没有,当时我已经这样告诉过你。我惊呆了。"

"好像你记得十分准确,"休尹什轻声说,"不是他打的她。阿盖尔太太离开你——确切地说是什么时候?"

"这个我记得，我们经常这样。就在七点钟以前——大约差七分七点。"

休伊什转向格温达·沃恩。

"你肯定是这样吗？"

"是的。"

"对话就像刚才阿盖尔先生说的那样吗？你不能补充什么吗？他没有忘记什么吧？"

"我没有全听到。阿盖尔太太把贾科的要求告诉我们之后，我想我最好走开，以免他们在我面前不好意思随便谈话。我到那里去——"她指着书房后边那扇门——"到我打字的那个房间去。我听到阿盖尔太太走了就回来了。"

"这是在差七分七点的时候吗？"

"刚好差五分七点，是的。"

"这以后呢，沃恩小姐？"

"我问阿盖尔先生是否要继续工作，但是他说他的思路已断。我问是不是有其他什么我可以做的，但是他说没有了。所以我就把东西收检好走了。"

"时间呢？"

"七点过五分。"

"你走下楼走出前门？"

"是的。"

"阿盖尔太太的起居室紧对着前门左边？"

"是的。"

"门开着吗？"

"没关着——半开着大约一英尺。"

"你没有进去向她道晚安?"

"没有。"

"你通常都这样吗?"

"是的。打搅她正在做的工作只是为说一声晚安，会是多么无聊啊!"

"如果你走进去——你可能发现她的尸体，她躺在那儿死了。"

格温达耸耸肩。

"我想是这样……但是我猜想——我是说在那时候我们猜想，她是过后遇害的。贾科几乎不能——"

她不说了。

"你仍然照老样子认为是贾科杀了她，可是现在不是如此。那么那时她可能在那里，死了?"

"我想——是的。"

"你离开这所房子径直回了家?"

"是的。我走进去的时候我的女房东和我讲过话。"

"正是如此。你在路上没有碰到什么人——在这所房子附近?"

"我想没有……没有，"格温达皱起眉头，"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了……天又冷又黑，这条路又是死胡同。我想我一直走到红狮才赶上人，那里有几个人。"

"你看见有车经过吗?"

格温达看起来惊了一下。

"哦，有。我想起来有部小轿车，它溅了我一裙子泥水，我到家之后才把泥洗掉。"

"哪种轿车?"

"我没记住，我没注意。它就在到我家那条路的进口时开过去了。"

休伊什又转身对着利奥。

"你说在你妻子离开房间之后某个时间，你听到门铃响?"

"嗯——我想我听到的。我一直不太肯定。"

"那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我没看手表。"

"你不认为是你儿子贾科回来了吗?"

"我没想，我——正在继续工作。"

"再有一点，阿盖尔先生。你知不知道你儿子结了婚?"

"根本不知道。"

"他母亲也不知道? 你不认为她知道而没有告诉你?"

"我敢肯定她不知道这件事，要是知道她会立刻来告诉我的。第二天他那个妻子出现的时候，对我是极大的震动。林斯特龙小姐走进这个房间说:'楼下有个年轻女人，一个姑娘，说她是贾科的妻子。这不会是真的。'当时我几乎不敢相信。她烦恼极了，不是吗，柯尔斯蒂?"

"我不能相信，"柯尔斯滕说，"我让她说了两次，才上楼找阿盖尔先生。似乎让人难以相信。"

"你对她很富于同情心，我了解，"休伊什对利奥说。

"我是尽力而为。她改嫁了，你知道。我很高兴。她的丈夫像是个作风正派稳重型的人。"休伊什点点头。然后他转向赫斯特。

"现在，阿盖尔小姐请再告诉我那天喝茶之后你干了些什么。"

"现在我记不得了，"赫斯特绷着脸说，"我怎么能记得？两年以前的事了。我什么都不可能做过。"

"实际我相信你那时在帮助林斯特龙小姐洗茶具。"

"非常正确。"柯尔斯滕说，"然后，"她补充说，"你上楼到你卧室去，过后你出去，你记得吧。你是去德赖茅斯剧院去看《等待戈多》的业余演出。"

赫斯特看上去仍是一脸愁容不肯合作。

"你已经把这个都写下来了，"她对休伊什说，"为什么还要再来一遍？"

"因为人们永远不知道什么会有帮助。现在，阿盖尔小姐，那时你离开家是什么时候？"

"七点钟，或者七点左右。"

"你听到你母亲和你弟弟杰克之间的争吵吗？"

"没有，我什么都没听到。我在楼上。"

"但是你离开家之前看到过阿盖尔太太？"

"是的，我要点钱。我正要出去，想起我车子的油快光了，我得在去德赖茅斯的路上加油。所以我准备出发的时候，又进去向母亲要钱——只要一两英镑——这就足够了。"

"她把钱给了你？"

"柯尔斯蒂把钱给了我。"

休伊什看上去有点惊讶。

"我不记得原来的陈述是这样。"

"嗯，事情是这样的，"赫斯特一副藐视的样子说，"我走进去说我能不能要点现金，柯尔斯滕从大厅里听到就喊她有，她会给我。她自己正要出去。母亲说：'好的，从柯尔斯蒂那里拿吧。'"

"我正带着几本《花卉安排》的书去妇女学会，"柯尔斯滕说，"我知道阿盖尔太太正忙，不愿让人打搅。"

赫斯特用受了委屈的声音说：

"谁给了我钱又有什么关系？你要知道的是我最后看到母亲活着是什么时候，就是这时候。她正坐在桌子前专心看着一些图纸；我说我要点现金，然后柯尔斯滕喊她会给我。我从她手里拿到钱又走进母亲房间对母亲道了晚安。她说她希望我会喜欢那出戏，开车小心点。她总是这样说。然后我就去车房把车开出来。"

"林斯特龙小姐呢？"

"哦，她把钱一给了我就出去了。"

柯尔斯滕·林斯特龙很快地说："我的车刚一到我们那条路的尽头，赫斯特的车就超了过去。她想必在我之后紧接着就动身的。她上山到大路，我向左转到村子里去。"

赫斯特张开嘴仿佛要讲话，但很快又闭上了。

休伊什感到奇怪。是不是柯尔斯滕·林斯特龙想证明赫斯特不会有时间犯这个罪？可不可能赫斯特并没有安安静静地对阿盖尔太太道晚安，而是争论——争吵，于是赫斯特把她打倒？

他转向柯尔斯滕和颜悦色地说：

"现在，林斯特龙小姐，让我们听听你都记得些什么？"

她神经紧张，双手不自在地绞扭着。

"我们喝过茶，清理完——赫斯特帮着我。然后她上楼，然后贾科来。"

"你听到他来的？"

"是的，我让他进来的。他说他把钥匙丢了。他径直去他母亲那里，马上就说：'我遇到了麻烦，你得救我出来。'我再也没听到什么，我回到厨房，准备晚饭，还有很多事。"

"你听到他离开吗？"

"当然听到了。他在叫喊，我从厨房出来，他正在前面不远处站着——怒气冲天——喊他要回来，喊他母亲最好给他把钱准备好，不然的话！这就是他说的话，不然的话。是威胁。"

"以后呢？"

"他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就出去了。阿盖尔太太出来走进大厅。她脸色很苍白，很烦恼。她对我说：'你听到了吗？'

"我说：'他遇到了麻烦？'

"她点点头，然后上楼到图书室去阿盖尔先生那里。我摆桌子准备晚饭。我上楼穿上我的外出服，妇女学会第二天要举行插花比赛，我们答应借几本插花的书给她们。"

"你把书拿到学会——什么时候回到家里？"

"想必是大约七点半，我用我的钥匙开门进来，我立刻走进阿盖尔太太房间——给她一封感谢信和一张便条。她在桌子边，头向前俯在手上——拨火棒就丢在那里，办公桌抽屉拉开。我想，有强盗，她被打了。我想对了。现在你们知道我想对了！是强盗——是外边来的什么人！"

"是阿蒂尔太太让他进来的什么人吗?"

"为什么不是?"柯尔斯滕一脸藐视的神气说,"她慈祥,总是很慈祥。她不怕人不怕事。此外,她在家里不是单独一个人,有她丈夫、格温达·沃恩。她只要喊一声就行了。"

"可是她没喊。"休伊什指出。

"没有。因为不管这人是谁,一定对她讲了些编得像真事的故事。她永远会听的。于是她又坐回到她桌子边——也许是找她的支票本,因为她不怀疑。这样他就有机会抓起拨火棒打了她。也许他甚至并没想杀死她。他只想打昏她,找到钱和珠宝就走。"

她向前靠过来。

她的目光既害怕又带点恳求。

"想必是这样——一定是的。"

他对她的执著很感兴趣。是为她自己害怕?她当时就可以杀了她的雇主,拉开抽屉,造出貌似真实的强盗闯入的样子。医学鉴定不能把死亡时间定得比七点到七点半更接近了。

"好像一定是这样。"他愉快地默认。

她忍住了松一口气的微声叹息,向后仰靠着。他转向达兰特夫妇。

"你们两个谁也没听到什么吗?"

"什么也没听到。"两人回答道。

"我端了一盘茶到我们房间去,"玛丽说,"那是和家里其他房间隔开的。我们在那里一直呆到我们听到一声尖叫。那是柯尔斯滕,她刚刚发现母亲死了。"

"你们一直到那时候都没离开过房间?"

"没有,"她清澈如水的目光迎着他的目光,"我们在玩皮克牌。"

菲利普奇怪为什么自己感到有点不安。波利说的就是他告诉她要说的,也许是她十全十美的举止,安安静静,不慌不忙,得到完全相信。

"波利,宝贝,你是个了不起的说谎家呀!"他想道。

"至于我,警监,"他说,"那个时候和现在都完全不能走动。"

"不过你好得多了,不是吗,达兰特先生?"警监愉快地说,"总有一天我们会使你重新走路的。"

"那可得要很长时间的。"

休伊什转向其他两个家庭成员,他们直到现在仍坐在那里没吭声。米基两臂交叉坐在那里,一脸讥讽的样子。蒂娜,个头小,体型优美,向后仰靠着坐在椅子上,目光偶尔从这张脸望到另外一张脸。

"我知道,你们两个都不在家,"他说,"但是你们可以使我的记忆清醒清醒,说说那天晚上你们在干什么?"

"你的记忆真的需要清醒清醒吗?"米基问道,他的讥讽神情甚至更明显了。"我可以仍然说我那一套。我出外检查一部轿车,离合器故障。我试了很长一段路的车,从德赖茅斯上明钦山,沿莫尔路穿过伊普斯利回来。不幸得很,车子不会说话,无法证实我所说的话。"

蒂娜最后转过头来,直愣愣地凝视着米基,她仍然面无表情。

“还有你，阿盖尔小姐，你是在雷德明图书馆工作吧?”

“是的，图书馆五点半关门。我在商业区的大街上买了点东西，然后回家。我在莫尔库姆大厦有一套公寓——实际上是个小套间。我自己做的晚饭，放唱片享受一个宁静的黄昏。”

“你根本没出去?”

她说话之前，略略停顿了一下。

“没有，我没出去。”

“对这一点十分肯定吗，阿盖尔小姐?”

“是的，我能肯定。”

“你有一部小轿车，是吧?”

“是的。”

“她有一部小跑车，”米基说，“小跑，小跑，费牛劲，油耗高。”

“是的，我有一部小跑车。”蒂娜低声不安地说。

“你把它放在哪里?”

“在街上，我没有车房。附近有一条小街，满街停的都是车。”

“你——没有什么有帮助的情况可以告诉我们吗?”

休伊什几乎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执著。

“我想没有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了。”

米基很快瞟了她一眼。

休伊什叹了口气。

“我恐怕这对你没什么大帮助，警监。”利奥说。

“这可谁也说不准的，阿盖尔先生。我想，你看得出整

个这件事里最奇怪的一件事。”

“我——？我不能十分肯定是否听懂了你的话。”

“钱，”休伊什说，“阿盖尔太太从银行里提出来的钱。包括背后写得有班戈路17号博特贝里太太字母的一英镑钞票。这个案件至关重要的部分就是贾科被捕时这一英镑和其他钞票在他身上找到，他发誓说他是从阿盖尔太太手里得到，而阿盖尔太太明明白白告诉你和沃恩小姐她没有给贾科任何钱——那么他怎样得到这五十英镑的？他不能回到这里来——卡尔加里博士的证据使这一点非常清楚。所以他一定是在离开这里的时候就得了这笔钱。谁把钱给了他？你给的吗？”

他直接转过来正对着柯尔斯滕·林斯特龙。她气得脸都红了。

“我？当然没有给。我怎么能给？”

“阿盖尔太太从银行里提出来的钱放在哪里？”

“她通常放在她办公桌的抽屉里。”

“锁了的？”

柯尔斯滕想了一会儿。

“她可能在睡觉之前锁上抽屉。”

休伊什看着赫斯特。

“你从抽屉里拿了钱给你弟弟吗？”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那里，再说我怎么能不让母亲知道就拿钱呢。”

“当你母亲上楼到图书室去找你父亲商量的时候，你很可以容易拿到。”休伊什提示道。

他怀疑她是否看得出而且避开这个圈套。

她径直落入圈套。

"但是到那时候贾科已经离开，我——"她惊恐地突然住口。

"我看你是知道你弟弟什么时候离开的。"休伊什说。

赫斯特马上气愤地说：

"我——我——现在知道——当时我不知道。我在楼上我的房间里。我告诉你，我根本什么也没听到。而且无论怎么说，我不会愿意给贾科钱的。"

"我也告诉过你这一点。"柯尔斯滕说。她的脸气得红了。"要是我给贾科钱，那会是我自己的钱！我不会偷钱给他。"

"我确信你不会，"休伊什说，"但是你瞧，你使我们得出什么结论。不管阿盖尔太太对你怎么讲，"他看着利奥，"她一定是自己把钱给了贾科。"

"我不能相信，既然她这么做了，为什么她不告诉我？"

"当母亲的对她儿子的温情比她愿意承认的要多一点，阿盖尔太太不是第一个。"

"你错了，休伊什。我妻子从来没有做了不说的。"

"我想她这次是做了不说，"格温达·沃恩说，"事实上她是做了……正如警监说的，这是惟一的答案。"

"说来说去，"休伊什平静地说，"现在我们得用一个不同的观点来看待整个事情。在逮捕的时候，我们认为杰克·阿盖尔是在撒谎。现在我们发现他搭卡尔加里的车讲的是实话，所以推论他对钱讲的也是实话。他说他母亲给了

他这笔钱。顺此推断她是给了。"

一阵沉默，令人不安的沉默。

休伊什站起身来："好啦，谢谢你们。我恐怕很难有什么线索，人们永远不会知道的。"

利奥送他到门口，回来的时候叹口气说："哎，总算过去了，就现在来说。"

"永远过去了，"柯尔斯滕说，"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赫斯特叫道。

"我的亲爱的，"她父亲向她走去，"安静下来，我的孩子。别那么紧张，时间会消除一切的。"

"可消除不了某些事。我们怎么办？哦，我们怎么办？"

"赫斯特，跟我来。"柯尔斯滕把一只手放在她肩上。

"我谁也不要。"赫斯特跑出房间，一会儿之后，他们听到前门砰的一响。

柯尔斯滕说：

"所有这一切，都使她不愉快。"

"我并不认为这确凿无疑。"菲利普·达兰特沉思着说。

"什么不确凿无疑？"格温达问道。

"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相。我有一种预感。"

他的脸，像罗马神话农牧神一样不可捉摸，几乎近于调皮，泛起奇怪的笑容。

"求你啦，菲利普，谨慎点！"蒂娜说。

他惊讶地望着她。

"小蒂娜，你对整个事知道些什么？"

"我希望，"她非常清楚明确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第十四章

1

"我想你没捞到什么。"警察局长说。

"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长官，"休伊什说，"不过，时间并没完全浪费。"

"让我们都听听。"

"嗯，我们主要的时间和假定还是一样，就在七点前，阿盖尔太太还活着，跟她丈夫和格温达·沃恩谈话。赫斯特·阿盖尔过后在楼下看到她。三个人不能串连。现在已经明确贾科·阿盖尔没事了。所以这就是说，她可能被她丈夫在七点过五分到七点半之间的什么时候杀害。被格温达·沃恩在七点过五分在她出去时杀害。被柯尔斯滕·林斯特龙在大约七点半之前她过后进来时杀害。达兰特给自己提供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但是他妻子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全靠他的话。如果她丈夫准备支持她，她可以在七点

到七点半之间下楼杀害她母亲，如果她想干的话。不过，看不出她为什么要干。事实上，就我所能看出来的，只有两个人有犯罪的真正动机，那就是利奥·阿盖尔和格温达·沃恩。”

“你认为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或是两个一起干的？”

“我认为他们不会一起干，照我看，这是一件一时冲动造成的犯罪，而不是预谋犯罪。阿盖尔太太走进图书室，把贾科的威胁和要钱的事告诉他们俩。这么说吧，过后，利奥·阿盖尔下楼和她讲贾科的事或是别的什么事。家里安安静静，周围没有人。他走进她的起居室，她就在那里，背对着他坐在办公桌前。那边是拨火棒，也许仍然在贾科用它来威胁她之后丢下的地方。这些宁静压抑的人有时会突然发作。手上包着手帕，捡起拨火棒，用它对她的头打下去，就了结了。拉开一两个抽屉表示有人找钱。然后上楼一直到有人发现她被害。或者这么说，格温达·沃恩出去时看到她在屋里，于是便冲动起来，贾科是十足的替罪羊，结果和利奥·阿盖尔结婚的道路就畅通了。”

芬尼少校沉思着点点头。

“对，可能是。当然他们小心翼翼不敢太快就宣布订婚。直到可怜的小恶魔贾科稳稳地被判谋杀罪。是的，这似乎相当符合规律，罪行非常简单，丈夫和第三者或是妻子和第三者——总是相同的老花样。但是我们能拿它怎么办，休伊什，嗯？我们能拿它怎么办？”

“长官，我看不出，”休伊什慢吞吞地说，“我们能拿它怎么办。我们肯定可以——可是证据在哪里？在法庭上什

么也站不住脚。"

"是呀，是呀。但是你能肯定吗，休伊什？对你自己的想法能肯定吗？"

"不像我一厢情愿的那么肯定。"休伊什警监难过地说。

"啊，为什么不呢？"

"他是那么一种人——我是说阿盖尔先生。"

"不是那种会搞凶杀的人？"

"很大程度上不是的——不是从凶杀那种情况来看，而是从那孩子来看。我看他不会那么巧妙地诬陷那孩子。"

"那不是他亲儿子，记住。他对那孩子可以不太在乎——甚至还恨他妻子在孩子身上浪费感情。"

"也许如此。不过他好像喜欢所有的孩子，他看起来喜欢他们。"

"当然，"芬尼仔细想了想说道，"他知道那孩子不会被绞死……这可能有所不同。"

"啊，你这话有点道理，长官。他可能想到终身监禁也就是十年，这对那孩子没什么伤害。"

"那个年轻女人——格温达·沃恩——怎么样？"

"如果她干，"休伊什说，"我想她对贾科不会感到内疚，女人是冷酷无情的。"

"无论如何，你有理由满意地认为凶手就在这两个人中间。"

"是的，有理由。"

"不过没有别的人了吗？"警察局长紧盯着他问道。

"没有。不过有些什么事在进行，你可以说是暗流。"

"你自己解释解释，休伊什！"

"我实在想知道的是他们彼此是怎么个想法。"

"哦，我明白了，现在我懂你的意思了。你在怀疑他们自己是否知道是谁。"

"是的。对这一点我还决定不下来。他们都知道吗？他们都同意守口如瓶吗？我认为并非如此。我认为更可能的是他们各有不同的想法。先说那个瑞典女人吧，她完全心神不定，情绪十分紧张，也许因为是她干的。她已经到了女人不是这样有点疯疯癫癫就是那样有点疯疯癫癫的年龄。她也许为她或是为别的什么人害怕。也许我错了，我的印象是她为别的什么人害怕。"

"为利奥？"

"不，我认为她不是为利奥烦恼，我认为是为年轻的那个——赫斯特。"

"赫斯特？唔！有什么可能性会是赫斯特呢？"

"没有看得出的动机。她是感情强烈，也许心理有点不平衡的那种类型的人。"

"林斯特龙大概对那姑娘了解得比我们多得多。"

"是的。然后是那个在县图书馆工作的小黑家伙。"

"她那晚上不在家，是吧？"

"不在。但是我想她知道一些事，也许知道谁干的。"

"猜测还是知道？"

"她担心，我认为不仅仅是猜测。"

他接着说："还有另外一个孩子，米基。他也不在家里，但是他开车出去，没有人跟他在一起。他说他试车朝沼泽

地方向上了明钦山。对这一点我们只有他说的话为证。他可能开车进家，杀了她，又开车跑掉，而格温达·沃恩说了些原来陈述上没有的话。她说一辆小轿车就在那条私人小路的进口处经过她身旁。那条路上有十四户人家，所以车子可能是去其中的任何一家，经过两年谁也不会记得——但这也意味着有可能这车子是米基的。"

"为什么他要杀他养母？"

"没有我们了解得到的理由——但是可能有一个理由。"

"谁应该知道？"

"他们可能都知道，"休伊什说，"但是他们不会告诉我们。不会是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么回事。"

"我看出你的鬼精灵意图了，"芬尼少校说，"你要对谁下手？"

"林斯特龙，我想。如果我能打破她的防范的话。我也想找出她对阿盖尔太太是否有积怨。"

"还有那个瘫痪的家伙，"他又说，"菲利普·达兰特。"

"他怎么样？"

"嗯，我想他对整个事情已经有些想法。我想他不愿和我分享这些想法，但是我能从他的思想活动方式得到一点启发。他是个聪明的家伙，我得说他观察力相当强。他也许注意到一两件有趣的事。"

2

"出来，蒂娜，我们透透气吧。"

"透气？"蒂娜怀疑地抬头望着米基，"可是天气那么冷，米基。"她有点发抖。

"我相信你是恨新鲜空气的，蒂娜。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受得了在图书馆里整天关着。"

蒂娜笑了。

"我不在乎冬天关在里边，图书馆里又舒服又暖和。"

米基望着她。

"你坐在那里，像头安逸的小猫咪一样偎在壁炉前。但是你出来对你仍然有好处。来吧，蒂娜，我想和你谈谈。我想——哦，给肺里灌点新鲜空气，忘掉所有那些该死的警察买卖。"

蒂娜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懒洋洋悠游自在的动作，活像刚才米基拿她打比方的猫咪。

在门厅里，她拿一件皮领花呢大衣裹在身上，两人一块儿走出去。

"你不去穿件大衣吗，米基？"

"不，我从来不觉得冷。"

"噢，"蒂娜轻声地说，"冬天我多么讨厌这个国家，我愿意出国，我愿意在一个阳光永远照耀，空气湿润温暖的地方。"

"我刚得到一个外出在波斯湾的工作，"米基说，"在一

家石油公司里，工作是管理汽车运输。"

"你要去吗?"

"不，我不想去……去有什么好处?"

他们转过去走到房子背后，开始向下走一条穿过树林的弯弯曲曲的小路，小路最后通到下边的河滩。小路的一半，有座花园凉亭可以挡风。他们没有立刻坐下，而是站在凉亭前，注视着河水。

"这地方很美，不是吗?"米基说。

蒂娜以漫不经心的目光望着这景色。

"是的，是的，"她说，"也许是的。"

"但是你并不真的知道，对吧?"米基深情地望着她说，"你没有发现这地方的美，蒂娜，你永远不会发现的。"

"我不记得，"蒂娜说，"在我们住在这早的年月里，你曾经欣赏过这地方的美。你总是苦恼，渴望着回伦敦去。"

"那不同，"米基简短地说，"我不属于这里。"

"这就是关键所在，"蒂娜说，"你不属于任何地方，不是吗?"

"我不属于任何地方，"米基声音恍惚地说，"也许是真的。天哪，蒂娜，这是多么吓人的想法。你记得那首老歌吗?我想，柯尔斯滕以前经常给我们唱的，关于鸽子什么的。噢，漂亮的鸽子！噢，充满柔情的鸽子、白白的胸膛！你记得吗?"

蒂娜摇摇头。

"也许她对你唱过，但是　　不，我不记得。"

米基接着一半讲话一半哼曲子。

"哦，最亲爱的姑娘，我不是这里的人，我没有住处，什么都没我的份。除了海洋和海滩，何处是我的家？也只有你的心房。"他望着蒂娜，"我想这会是真的。"

蒂娜把一只小手放在他胳膊上。

"来吧，米基，在这里坐下，这里背风，不那么冷。"

他听从地坐下，她接着说：

"你非得总是这么不快活不行吗？"

"我亲爱的姑娘，你还没有开始了解这里头的首要的事。"

"我了解许许多多，"蒂娜说，"你为什么不能忘掉她，米基？"

"忘掉她？你在讲谁？"

"你母亲。"蒂娜说。

"忘掉她！"米基辛酸地说，"今天早上过后——在盘问后，有多大可能性忘掉？要是有人被谋杀，他们不会让你'忘掉'的。"

"我不是说这个，"蒂娜说，"我是说你的亲生母亲。"

"为什么我得想到她？我从六岁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但是，米基，你想过她。一直在想。"

"我曾经这样告诉过你吗？"

"有时候人们明白这些事的。"蒂娜说。

米基转过头来望着她。

"你是一个那么安静温柔的小东西，蒂娜。像头小黑猫。我要顺着你的毛皮理。可爱的小猫咪！漂亮的小猫咪！"他

的手轻轻地抚摩她大衣的袖子。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她非常安静地坐着，对他微笑。

"你不恨她，是吗，蒂娜？我们所有的人都恨她。"

"这人刻薄！"蒂娜说。她对他用力摇头，接着说道："看看她给了你、你们大家的是一些什么，家、温暖、慈爱、好吃的东西、好玩的玩具、照看你们，让你们安全。"

"是啦，是啦，"米基不耐烦地说，"一碟一碟的奶油，大量的甜言蜜语。这就是你所要的全部东西，是吧，小猫咪！"

"我对这些是感激的，"蒂娜说，"你们没有一个感激。"

"蒂娜，你难道不理解，一个人必须感激的时候，也就不会感激。在某些方面，会使事情更糟，因为他觉得感激是他的责任。我不愿被带到这里来，我不愿得到奢华的环境，我不愿被从我自己的家里带走。"

"那你也许会遭到轰炸，"蒂娜指出，"你也许会被炸死。"

"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不在乎被炸死，我会在自己的住处被炸死，在我周围自己人的当中被炸死。那是我所属于的地方。就是那么回事，你明白。我又回归那里。没有什么比漂泊无根更不幸的事。而你，小猫咪，你只关心物质方面的东西。"

"在某个方面，这也许是实在的，"蒂娜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像你们其余的人有那种感觉。我没有你们都似乎有的怨恨感觉——你最厉害，米基。你明白，我容易感激因为我不想成为我自己，我不愿处在我所在之处，我

愿逃避我自己，我愿意成为一个别的什么人。而她把我造就成一个别的人。她把我造就成有家有情感、稳定安全的克里斯蒂娜·阿盖尔。我爱她，因为她给了我所有这一切。”

“你亲母亲又如何呢？你难道从来不想她？”

“为什么我应该想她？我几乎不记得她了。记住，我才三岁就到这里来了。我一直怕她，怕和她在一起。所有那些水手的闹烘烘的争吵，还有她自己的——我已经长大可以清楚想事，我想她想必是大多数时间醉醺醺的，”蒂娜用冷漠疑虑的声音讲话，“不，我不想她，也不记得她。阿盖尔太太是我母亲，这里是我的家。”

“这对你很容易，蒂娜。”米基说。

“为什么对你就难呢？因为是你自己造成的。你不该恨阿盖尔太太，米基。你该恨你自己的母亲。对，我知道我讲的是真的。如果你杀了阿盖尔太太——因为你也许会干出来的——那么你是想杀你自己的母亲。”

“蒂娜，你究竟在讲什么呀？”

“而现在，”蒂娜继续平静地讲下去，“你再没有人可以恨了，这使你十分孤独，对吧？但是，米基，你必须学会没有恨地生活。这也许困难，可是做得到。”

“我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你说我也许杀死了她是什么意思？你完全清楚那一天我就在这附近，哪儿也没去。我在试一个客户的车，直上明钦山到莫尔路。”

“是吗？”蒂娜说。

她站起来向前走去，直到站在了望台上，从那里可以看到下边的河。

"你是什么意思，蒂娜?" 米基来到她后边。

蒂娜向下指着河滩。

"下边那两个人是谁?"

米基匆匆瞥了一眼。

"我想，是赫斯特和她的医生搭档，" 米基说，"不过，蒂娜，你是什么意思? 看在上帝分上，别站在那边上。"

"怎么，你想推我下去? 你能够的。我个子很小，你知道的。"

米基声音粗哑地说：

"你为什么说那天晚上我可能到过这里?"

蒂娜没有回答，她转身往回家去的那条小路走。

"蒂娜!"

蒂娜用她平静柔和的声音说：

"我担心，米基，我很担心赫斯特和唐纳德·克雷格。"

"别管赫斯特和她的男朋友。"

"但是我就要管他们，我恐怕赫斯特很不快活。"

"我们不是在谈他们。"

"我在谈他们，他们关系到我，你明白。"

"蒂娜，你一直相信母亲遇害那天晚上我在这里?"

蒂娜没有回答。

"那时候你可什么也没说。"

"为什么我得说? 没必要。我是说很明显是贾科杀了她。"

"而现在同样明显的是贾科没有杀她。"

蒂娜又点点头。

"又如何呢?"米基问道,"又如何呢?"

她没回答他,继续走上回家的那条路。

3

在和煦点旁的小河滩上,赫斯特用鞋尖踢着河砂。

"我不懂有什么要谈的。"她说。

"是得谈一下。"唐纳黛·克雷格说。

"我不懂为什么……谈一件从来没有过任何好处的事,这永远于事无补。"

"你至少可以告诉我今天早上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出。"赫斯特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事也没出?警察来过,是吧?"

"哦,是的,警察来过。"

"就是嘛,那么他们问过你们大家了。"

"是的,"赫斯特说,"他们问过我们。"

"问的是哪类问题?"

"都是通常一般的问题,"赫斯特说,"实际上就和以前一样。我们在哪里,在干什么,我们最后看到母亲活着是什么时候。说真格的,唐,我不愿再谈这些,现在已经过去了。"

"但是并没有过去,最亲爱的。这就是关键。"

"我不懂你为什么非得大惊小怪的。"赫斯特说,"你又没牵涉到里边?"

"亲爱的,我要帮助你,你难道不明白?"

“嗯，谈它可不能帮助我，我只想忘掉，如果你要帮助我忘掉，那又另当别论。”

“赫斯特，最亲爱的，逃避事情没有好处，你必须面对它们。”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已经面对它们整整一上午了。”

“赫斯特，我爱你。你知道，不是吗？”

“我想是这样。”赫斯特说。

“你是什么意思，你想是这样。”

“谈了又谈，谈了又谈。”

“但是我不得不这样。”

“我不懂为什么。你又不是警察。”

“谁是最后看到你母亲活着的人？”

“是我。”赫斯特说。

“我知道。这就是七点钟以前，是吧，就在你出来会我之前。”

“就在我去德赖芬斯剧院之前。”赫斯特说。

“好，我在剧院，对吧？”

“对，当然你在。”

“那时你知道，赫斯特，知道我爱你，不是吗？”

“我不能确定，”赫斯特说，“那时我甚至不能确定我是否爱上了你。”

“你没有理由，完全没有理由要干掉你母亲，不是吗？”

“没有，实际上没有。”

“实际上没有是什么意思？”

“我经常想杀死她，”赫斯特以实事求是的语气说，“我

经常说：'我但愿她死了，我但愿她死了。'有时，"她补充说，"我经常梦到我杀死了她。"

"你在梦里用什么方法杀死她？"

有那么一会儿，唐纳德·克雷格不再是恋人，而是一个感兴趣的年轻医生。

"有时我开枪打死她，"赫斯特欢快地说，"有时我猛敲她的脑袋。"

克雷格医生呻吟了一下。

"这只是做梦，"赫斯特说，"我在梦中经常很强暴。"

"听着，赫斯特，"年轻人的手握着她的手，"你得告诉我实话，你得信任我。"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赫斯特说。

"实话，赫斯特，我要实话。我爱你——我要支持你。如果——如果你杀了她，我——我想我能找出为什么的理由来。我认为这并不确实是你的错误。你明白吗？肯定我不会去警察局说，这只是你我之间的事。没有别人会受害。由于缺乏证据，整个事情就会烟消云散。但是我必须知道。"他特别加重最后两个字。

赫斯特望着他，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几乎都散光了。

"你要我对你说什么？"她问道。

"我要你对我讲实话。"

"你以为你已经知道了真相，不是吗？你以为我杀了她？"

"赫斯特，亲爱的，别像这样望着我，"他抓住她的肩膀轻轻摇她，"我是医生，我知道这些事背后的原因，我知

道人们不能总是对他们的行为负责。我就你的为人了解你——温柔、可爱，特别让人满意。我要帮助你，我要照顾你，我们将要结婚，那时我们将是幸福的。你永远不会感到迷惘、受到冷落、受到虐待。我们所做的事经常出于大多数人不理解的理由。"

"这很像我们大家说贾科的话，不是吗？"赫斯特说。

"别管贾科，我想到的是你：我爱你爱得那么厉害，赫斯特，但是我必须知道真相。"

"真相？"赫斯特说。

她的嘴角上翘，缓慢地现出讥讽的微笑。

"求你啦，亲爱的。"

赫斯特转过头来向上望。

"格温达在那里喊我，该吃午饭了。"

"赫斯特！"

"如果我告诉你我没有杀她，你会相信我吗？"

"当然，我会——我会相信你。"

"我想你不会。"赫斯特说。

她很快转身离开他，跑上小路，他动了一下想要追她，然后又停住不追了。

"见鬼！"唐纳德·克雷格说，"见鬼！"

第十五章

"但是我还不想回家。"菲利普·达兰特神情悲愤地说。

"但是，菲利普，实际我们再没有什么事要呆在这里的了。我是说，我们已经见到马歇尔先生，讨论过了。然后等着警方会谈，现在没有什么事，我们可以马上回家了。"

"我想你父亲对我们再呆一阵子会很高兴，"菲利普说，"他喜欢晚上有人和他下棋。哎呀，他可是个棋坛高手呢。我自认棋艺不错，但我从来没下赢过他。"

"父亲可以找其他人下棋的。"玛丽简短地说。

"什么——吹声口哨从妇女学会喊个人来？"

"不管怎么说，明天我们必须回家，"玛丽说，"明天是卡登太太来擦铜器的日子。"

"波利，十足的家庭主妇！"菲利普笑着说，"不管怎么说，那位叫什么来着的太太可以不用你帮忙擦铜器，不行

吗？如果她不可以，打个电报给她，铜器过一个星期再擦，不就行了。”

“菲利普，你不懂家务事，家务事多难啊！”

“我看不出有什么家务事那么难，除非你让它难。无论如何，我要呆在这里。”

“哦，菲利普，”玛丽着恼地说，“我恨这里。”

“可是为什么呢？”

“这里那么阴沉，那么悲惨，而且——而且所有这里发生的事，谋杀啦，一切的一切。”

“现在，我说，波利，你不至于对这种事神经紧张吧！我敢保证你要干谋杀会分毫不差的。不，你要回家，因为你要管那些铜器，给家里掸灰，不让衣蛾钻进你的皮大衣——”

“冬天没衣蛾钻皮大衣的。”玛丽说。

“嗯，你知道我的意思，波利。一般概念罢了。但是，你知道，就我的观点来说，这里有趣多了。”

“比在我们自己家还有趣？”玛丽的声音听起来既受到震动又感到伤心。

菲利普很快看她一眼。

“对不起，亲爱的，我没把话说得中听一点。没有什么能比我们自己的家更好的了，你把家安排得实在可爱。舒适、整洁、引人入胜。你明白，如果我像以前那样，情况就很不同。我是说，我整天会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忙着规划忙得不得了。回到你身边，有我们自己的家，谈谈白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那会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你瞧，现

在不同了。”

“哦，我知道在这方面是不同了，”玛丽说，“不要以为我会忘记，菲尔。我注意的，我注意得非常仔细。”

“是的，”菲利普说，他几乎是在低声讲话。“是的，你注意得太多，玛丽。你注意得那么多，有时反而使我想得更多。我所要的是能消遣的事，不——”他举起手，“不要以为七巧板啦、职业疗法的小巧玩意儿啦、人来给我治疗啦、没完没了的看书啦，可以让我消遣。有时我想专注一件什么事，想得非常厉害。而在这里，在这房子里，有些事可以让我专注。”

“菲利普，”玛丽松了一口气，“你仍然老是唠叨——唠叨你的这种想法。”

“玩‘追查谋杀案’的游戏？”菲利普说，“谋杀，谋杀，谁干的谋杀？是的，波利，你猜得差不离了。我很想知道是谁干的。”

“但是，这为什么呢？你又怎么能知道？如果是什么人破门而入或是发现门开着呢？”

“仍然唠叨外来人那一套？”菲利普问道，“这站不住脚，你明白。老马歇尔是在掩饰，不过实际上他只是在帮助我们保住面子。没有人相信这使人愉快的说法，这不是真实的。”

“那么你必须看到，如果这不是真实的，”玛丽打断他的话，“如果这不是真实的，如果这以前是——像你说的，我们之中的一个——那我就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知道？不知道不是要好一百倍吗？”

菲利普以询问的目光望着她。

"把头埋进沙里，呃，波利？你有没有自然而然的好奇心？"

"我告诉你我不想知道！我认为这都是可怕的，我要忘掉，不去想它。"

"你难道不关心你母亲，不想知道是谁杀了她吗？"

"知道谁杀了她又有什么好处？我们满足于贾科杀了她，有两年了。"

"是的，"菲利普说，"我们都感到满足的方式太可爱了。"

他妻子怀疑地望着他。

"我不——我实在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菲利普？"

"波利，你看不出从某方面来说，这对我是个挑战？对我智力的挑战？我不是说你母亲的死使我感到特别刺激，或是我特别喜欢她。并非如此。她曾经竭尽全力阻止你嫁给我，但我对此没有怨恨，因为我终于成功地把你带走了。不是吗，我的姑娘？不，我不是为了报复的愿望或对正义的激情。我想，这——对，主要是好奇心。不过还有比好奇心好一些的地方。"

"这是那种你不该干预的事，"玛丽说，"你多管闲事不会有好处的。哦，菲利普，求你，求你别——让我们回家把这一切全忘掉吧。"

"好吧，"菲利普说，"你愿意把我推到哪里就推到哪里，不是吗？但是我要呆在这里。你难道有时候不也愿意我做自己愿做的事吗？"

"我愿你有你想要的世上的一切。"玛丽说。

"你实际上并不愿意，亲爱的。你只想把我照顾得像怀抱里的婴儿，你只想知道每天在每种可能的方式里什么对我最好。"他笑了。

玛丽怀疑地望着他说：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是认真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是认真的。"

"除去好奇心之外，"菲利普·达兰特说，"也应该找出真相，你知道。"

"为什么？这有什么好处？让别人进监狱。我认为这是可怕的想法。"

"你不十分明白，"菲利普说，"我没有说，我要把不管是谁（如果我发现了是谁的话）交给警察。我想我不会。当然这得看情况。可能我把他们交给警察毫无用处，因为不会有任何实际的证据。"

"那么如果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玛丽说，"你又如何去发现？"

"因为，"菲利普说，"有许多方法找出事实，有许多方法可以一劳永逸地知道事实。你知道，我想这变得非常必要。这个家里一切都不正常，很快会更糟。"

"你指什么？"

"你没有注意到什么吗，波利？你父亲和格温达·沃恩是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啦？我父亲在他那个年纪为什么竟然又要结婚吗？"

"我可以理解，"菲利普说，"毕竟他婚姻上的那次处理是不成熟的。现在他有了真正幸福的可能，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说是成熟的幸福，他得到了，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有了。现在，对他们来说，事情可不太妙。"

"我猜想，所有这些事——"玛丽含含混混地说。

"确实，"菲利普说，"所有这些事，每天都在进一步把他们推开，这可能有两个原因：怀疑或者有罪。"

"怀疑谁？"

"嗯，让我们说彼此怀疑，或者一方怀疑而另一方自知有罪。反过来也一样。随你愿意怎么说都可以。"

"菲利普，别说了，你把我弄糊涂了。"突然，玛丽的态度上有了一点微弱的兴奋样子。"那么你认为是格温达？"她说，"也许你是对的。哦，如果是格温达，那会是多大的幸事呀。"

"可怜的格温达。你的意思是她是与家庭无关的一个人。"

"是的，"玛丽说，"我是说那样一来她就不会是我们中的一个了。"

"这就是你对这事所有的感觉，是吗？"菲利普说，"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当然。"玛丽说。

"当然，当然，"菲利普气恼地说，"波利，你的不幸就是你没有任何想象力，你不能把自己摆在任何别人的位置上。"

"一个人为什么非得有想象力不可呢？"

"对呀，一个人为什么非得有想象力不可呢？"菲利普说，"如果我老老实实，我会说是为了消磨时间。但是我可以把我自己摆在你父亲的位置。或者摆在格温达的位置。如果他们无罪，这该是多痛苦的事。对格温达来说，突然被疏远，承受的是多么大痛苦啊。她从内心里知道，她到底不能和她所爱的人结婚。然后再把你自己摆在你父亲的位置。他知道，他不能不知道，他所爱的女人有机会干出谋杀，而且她有动机。他希望她没干，他想她没干，但他不能确定。而且永远不能确定。"

"在他的年纪——"玛丽开口说。

"哦，在他的年纪，在他的年纪，"菲利普不耐烦地说，"你难道没体会到对这个年纪的男人更痛苦？这是他一生的最后的爱，他不大可能再有一次了。这个爱很深刻。从另一观点来说，"他接着说下去，"假设利奥从他在其中生活那么久的自我满足世界的迷雾和阴影中走出来，假设是他把他妻子打倒的呢？人们可以为这个不幸的恶魔感到难过，不是吗？"他沉思着说："我可不能想象他会有那么一刻做出这种事来。但是我相信警方会完全那么去想象。现在，波利，让我们听听你的观点，你认为是谁干的？"

"我怎么可能知道？"玛丽说。

"啊，也许你不能知道，"菲利普说，"但是你可以有个很接近的想法——如果你思索思索的话。"

"我告诉你我根本不愿去想这事。"

"我觉得奇怪——只是反感？或者是——也许因为你知道？也许在你冷静的头脑中，你有十分把握……把握那么

大，以致于你不愿去想它，不愿告诉我？你认为是赫斯特？”

“赫斯特究竟为什么要杀母亲？”

“没有真正理由？”菲利普沉思着说，“但是你知道，你读过这些东西。一个儿子或者女儿，备受照顾溺爱。然后有一天，发生了一些愚蠢的小事，溺爱的父母拒绝付钱看电影，或是买一双新鞋，或者说你出去会男朋友，必须十点回家。这本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但就像把一根火柴伸向已铺好的导火线。这位少年或者少女突然感情冲动，站起来用一把钉锤或是斧头，或者更可能是拨火棒，就是那么回事。永远难以解释，但是有可能。这是一长串被压抑的反叛精神的顶峰。这个形式适合赫斯特。你知道，对赫斯特，困难是人们不知道她可爱的头脑在想些什么。当然，她软弱，但她恨自己软弱。而你母亲是会使她意识到自己弱点的女人，是的。”他有点兴奋地向前靠去，“我想我可以为赫斯特写出一件大案来。”

“哎呀，你别再讲了好吗？”玛丽叫道。

“好吧，我不讲。讲也并不会使我得到什么好处，将来也不会。总之，人们可以在自己的思想中决定这件谋杀案可能是什么类型，把这一类型应用到每一个有关的不同的人身上。然后当你摸清了谋杀案应该是哪种方式，这时你就可以布置你的小小圈套，看他们是否会钻进去。”

“家里只有四个人，”玛丽说，“你说的像有半打或者更多。我同意你说的父亲可能不会干这种事。设想赫斯特会有任何实际的理由去干任何这类事情，那是荒唐的。只剩下柯尔斯蒂和格温达。”

"你倾向于认为是她们中的哪一个?"菲利普问道，声调里有些许嘲讽意味。

"我实在不能想象柯尔斯蒂作出这种事，"玛丽说，"她一直是那么耐心那么好脾气。对母亲实在是非常忠诚。我想她只可能突然精神失常。大家都听说过这种事。但是她从来不像精神失常的。"

"是的，"菲利普沉思着说，"我以为柯尔斯蒂是个很正常的女人，是那种愿意过正常妇女生活的女人。从某些方面说，她有点像格温达这种类型的人。只不过格温达好看，有吸引力，而可怜的老柯尔斯蒂像平常的葡萄干小圆面包。我想没有任何男人会看她两次。但是她会喜欢他们看，她会喜欢陷入爱河，想结婚。生为女人，而且生得不漂亮、没有吸引力，又没有任何特殊天才或者头脑来补偿，这想必是相当痛苦的。事实上她在这里呆得太久了。战后她就应该离开，去从事她的女按摩师职业。她也许会勾搭上某个富裕的老病人。"

"你像所有的男人一样，"玛丽说，"以为女人除了结婚，别的什么都不想。"

菲利普咧嘴笑了。

"我仍然认为这是所有女人的第一选择。"他说，"顺便说说，蒂娜有男朋友没有?"

"这我还不知道，"玛丽说，"她很少谈她自己。"

"是的，她是个安安静静的小耗子，不是吗?不太漂亮，但很典雅。我很想知道她对这事知道些什么?"

"我想她什么也不知道。"玛丽说。

"是吗?"菲利普说,"我认为她知道。"

"哦,你只是在想象事情。"玛丽说。

"我对这事可没想象,你知道这个姑娘说什么来着!她说她希望她什么也不知道。这样说有点奇怪。我敢打赌她知道一些事。"

"哪类事?"

"也许在什么地方与什么事有联系,但是她不十分了解与什么地方有联系。我希望从她嘴里掏出来。"

"菲利普!"

"波利,没用。我的生活中有项使命,我说服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公众利益,我必须开始认真对待这一使命。现在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我认为我要先对柯尔斯蒂下手,在许多方面,她是个单纯的人。"

"我希望——唉,我多么希望,"玛丽说,"你会放弃所有这些疯头疯脑的想法回家去。我们那么幸福,事事如意……"她转过身去,声音断了。

"波利!"菲利普不安起来,"你真的那么反对吗?我没注意到你那么烦恼。"

玛丽转过身来,目光中充满希望。

"那么你愿意回家,把所有这一切都忘掉吗?"

"我不能全忘掉,"菲利普说,"我只会继续担心、困惑、思索。无论怎样,让我们在这里呆到本周末,玛丽,然后,嗯,我们再看。"

第十六章

“我再呆一会儿，你不在意吧，爸爸？”米基说。

“不，当然不。我很愉快。这对你店里没影响吧？”

“没有。”米基说，“我给他们打了电话，过了周末，我才需要回去。他们很宽容。蒂娜也要呆过周末。”

他走到窗前，往外望去，手插在衣袋里，在房间里走着，目光盯在书架上，然后说起话来，声音断断续续，有点尴尬。

“你知道，爸爸，我实在感激你对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最近我才——哎，我才看出我一直是多么不知感恩。”

“从来没有什么感谢的问题，”利奥·阿盖尔说，“你是我的儿子，米基。我一直把你当儿子看待。”

“这倒是对待儿子的奇怪方式，”米基说，“你从来没对我摆过家长架子。”

利奥·阿盖尔微笑，超然而恍惚地微笑。

"你真的以为那是一个做父亲的惟一职责吗?"他说，"对孩子摆家长架子?"

"不，"米基说，"不，我想不是的。"他接着急切地说，"我是个该死的傻瓜，是的，一个该死的傻瓜。在某个方面这是滑稽的。你知道我喜欢干什么，我在想干什么吗？出去到波斯湾给一家石油公司干活。这是母亲想叫我进去从头做起的——一家石油公司。但是那个时候要找石油公司，只有自己去闯。"

利奥说："你到了自己给自己作出选择的年龄，你也讨厌一切都由别人为你选择的想法。你一直都像这样，米基——如果我们想给你买件红毛线衣，你坚持要件蓝的，但很可能你一直想要的就是件红的。"

"确实是这样，"米基笑了一声说，"我一直是那种不满足的人。"

"这只是因为年轻，"利奥说，"只想轻松愉快，不想受到约束、压抑和控制。在我们一生中总有一个时候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到最后我们应该清醒。"

"是的，我想是这样，"米基说。

"我很高兴，"利奥说，"你对将来有了这个想法。你知道，我认为只当个汽车推销员和示范员对你来说是不够理想的。这工作不错，可没什么成就。"

"我喜欢汽车，"米基说，"我喜欢从车子当中挑出最好的来。如果必要我可以讲个没完，东拉西扯，都是拣好的说的老一套。但是我不喜欢这生活，去它的吧！不过无论

如何，这是与运输有关的工作，控制汽车业务，十分重要的工作。”

“你知道，”利奥说，“随便什么时候，你要为你自己筹措资金，买进你认为值得的企业，钱是现成的。你知道那笔自由支配信托金，我准备只要企业情况过得去可以接受，就提出必需的金额。我们要就此征求专家意见，但钱在这儿，只要你要，现成的。”

“谢谢你，爸爸，但是我不想全赖在你身上。”

“没有赖不赖的问题，米基，这是你们的钱。确实要移交给你和其他人的，我所有的只是指定权，什么时候给，怎样给。但这不是我的钱，我不是给你，这就是你的。”

“这实际上是母亲的钱。”米基说。

“这笔信托金是几年前办的。”利奥说。

“我一文钱也不要！”米基说，“我不愿碰它。我不能动，情况就是这样，我不能动。”当他看到他父亲的目光时，突然住口不讲了，他犹疑地说：“我没有，我没有想这么说。”

“你为什么不能动它？”利奥说，“我们收养了你，就是说对你负有全责，经济方面的和其他方面的。这是业务约定，你必须作为我们的儿子给抚养大，我们要提供生活上的必需。”

“我愿意自立。”米基说。

“是的，我知道你会自立的……那么，很好，米基。但是如果你改变了主意，记住，钱在那儿等着啦。”

“谢谢，爸爸，你能理解我太好了。否则，你不理解，至于也能让我自行其事。我但愿我能解释得更明白点，我

不想从中受益，我不能从中受益。噢，该死，太难讲了。”

门上有人敲了一下，几乎是撞了一下。

“我料想是菲利普，”利奥·阿盖尔说，“请你给他开门，好吗，米基？”

米基走过去把门打开，菲利普转动着轮椅，把自己推进屋里。他带着令人愉快的笑容向他们俩打招呼。

“先生，你很忙吗？”他问利奥，“如果是那样，请明说。我就保持安静不打扰你，我只顺着书架随便翻翻书看。”

“不，”利奥说，“我今天早上没事情做。”

“格温达不在这儿？”菲利普问道。

“她打电话来说她头疼，今天来不了。”利奥说，声音毫无表情。

“是嘛。”菲利普说。

米基说：

“好啦，我要去找蒂娜，让她去散散步。这个姑娘讨厌新鲜空气。”

他走出房间，走路的步子很轻快。

“我来得不是时候吗？”菲利普问道，“或者是米基最近变了？不再像往常那样横眉冷对这个世界了，是吗？”

“他长大了，”利奥说，“他长大可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他选择了一个奇怪的时间变得高兴起来，”菲利普说，“昨天和警察的会见确实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欢欣鼓舞的，你认为是这样吗？”

利奥说得很快：

“当然，整个事情重翻一道是很痛苦的。”

"像米基现在这样一个人，"菲利普顺着书架转动轮椅，漫不经心地抽出一两本书，"你说他的良心好吗？"

"这是个奇怪的问题，菲利普。"

"不，实在不奇怪。我对他只感到惊讶，这就像不能辨别高音与低音一样。有人实际上感觉不到有罪的巨大痛苦，也不能自责，或者后悔他们的行为，贾科就不能。"

"是的，"利奥说，"贾科肯定不能。"

"我对米基感到惊讶。"菲利普说，他停顿一下之后又接着以冷漠的声音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不介意吧，先生？你对所有你们收养的人的家庭背景有多少了解？"

"你为什么要知道，菲利普？"

"我想，只是好奇。你知道，人们总想知道人的遗传要占多少成分。"

利奥没有回答。菲利普兴趣盎然地观察着他。

"也许，"他说，"我问这些问题是在打搅你。"

"呃，"利奥站起来说，"你到底为什么要问这些？你是个家庭成员。眼下这时候，不用掩饰，这些问题是很有针对性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家，照你说的，并不是在通常正规的含义上采用这个词的。玛丽，你的妻子，是正式合法收养的。但是其他的则是以不正规得多的方式来的。贾科是个孤儿，由老奶奶交给我们的，她在闪电战中丧生，而他就和我们呆下来。就这么简单。米基是私生子，他母亲只对男人感兴趣。她要价一百英镑到手。我们后来不知道蒂娜的母亲怎么样了。她从没给孩子写过信，战后也没来要孩子。查找她是很不可能的。"

"赫斯特呢?"

"赫斯特也是私生子,她母亲是个年轻的爱尔兰医院护士。她在赫斯特到我们这里来后不久嫁给一个美国大兵。她求我们留下孩子,她不打算把这孩子的出生告诉她丈夫。战争结束后她和她丈夫去了美国。我们再也没收到过她的信。"

"从某方面说,都是些悲剧故事。"菲利普说。"都是没人要的可怜小鬼。"

"是的,"利奥说,"就是这一切使雷切尔对他们大家动了真情,她决心使他们感到没受遗弃,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家,做他们的真正母亲。"

"这是做好事。"菲利普说。

"只是——只是它并没有像她希望的那个样子办到,"利奥说,"血缘并无关系是她的一个信条,但是血缘是有关系的,这你懂得。通常在自己孩子身上有一些东西不必形诸语言你就可以看出可以理解,比如性格上的缺陷,发生情感的方式。但是在收养的孩子身上你就看不到,你对他们在想些什么没有本能性的意识。当然,你只能靠你自己,靠你自己的思想情感来判断。但是认识到这些思想情感和他们的思想情感是有很大的差异,这才是明智的。"

"我想你一直都明白这个道理。"菲利普说。

"我为此警告过雷切尔,"利奥说,"不过她当然不相信,她不愿相信。她要他们成为她自己的孩子。"

"在我思想上,蒂娜永远是匹黑马,"菲利普说,"也许这是她非白人的那一半。谁是她父亲,你知道吗?"

“我相信他是海员，东印度水手，她母亲么，”利奥冷冰冰地说，“不能说。”

“人们不知道她对事物如何反应，或是对事物如何想法，她讲话非常少。”菲利普停下来，然后突然冒出一个问题：“她对这件事还有些什么她知道却没讲的？”

他看见利奥·阿盖尔翻文件的手停住了，停了一会儿，然后利奥说：

“你为什么认为她没把她所知道的每一件事都说出来呢？”

“坦率说吧，先生。这很明显，不是吗？”

“对我可不明显。”利奥说。

“她知道一些事，”菲利普说，“一些对某个特定的人有损害的事，你认为呢？”

“菲利普，如果你原谅我这么说的话，我认为猜测这些事是不明智的。一个人能很容易地想象过多。”

“你是在告诫我别沾这事的边吗，先生？”

“那真是你的事吗，菲利普？”

“意思是我不是警察？”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警察必须尽他们的职责，他们必须查问一些事情。”

“你不愿查问？”

“也许，”利奥说，“我害怕我会查出什么事来。”

菲利普的手在轮椅里激动得紧紧握住，他轻声说：“也许你知道是谁干的，是吗，先生？”

“不。”

利奥的回答唐突有力。使菲利普吃了一惊。

"不，" 利奥把手放到书桌上，他突然不再是那个菲利普那么了解的脆弱内向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干的，你听到了吗？我不知道，我一点想法也没有，我不——我不想知道。"

第十七章

“你在干什么，赫斯特，我亲爱的?”菲利普问道。

他坐在轮椅里自己推动着在过道里走。赫斯特正在过道当中探头向窗外望着。她一惊，缩回头来。

“哦，是你呀?”她说。

“你是在观察宇宙还是在考虑自杀?”菲利普问道。

她挑衅地望着他。

“你怎么会说出像这样的话?”

“这显然是你思想中有的，”菲利普说，“但是，坦率点说，赫斯特，如果你在考虑这一步，这扇窗子没有用，跳下去不够高。哎呀，想想吧，断胳膊折腿而不是你渴望的一了百了，该是多么不愉快呀!”

“米基以前经常从这扇窗子向下攀到那棵木兰树上去，这是他进出的秘密道路，母亲从来不知道。”

"当父母的从来不知道这种事!人们可以为这个写一本书。但是如果你考虑的是自杀，赫斯特，花园凉亭旁边倒是一个跳下去比较好的地方。"

"在河边伸出去的那地方?对，人们可以冲到下边的岩石上。

"赫斯特，困扰你的是，在你的想象中，你是那么富于传奇色彩。大多数人对于在煤气炉旁干净利索地解决自己或是自己吞下大量安眠药片已经十分满意了。"

"我很高兴你到这儿来，"赫斯特出人意料地说，"谈些事情你不介意，对吗?"

"嗯，实际上现在我没有多少事要做，"菲利普说，"到我房间里来，我们可以多谈谈。"她犹疑不决，他接着说："玛丽在楼下，去用她纤巧的手给我准备一份精美的流质早餐。"

"玛丽不会知道。"赫斯特说。

"对，"菲利普同意，"玛丽半点不会知道。"

菲利普推着自己往前走，赫斯特在他旁边跟着。她打开他起居室的门，菲利普推着轮椅进去，赫斯特也进去了。

"但你是明白的，"赫斯特说，"为什么?"

"嗯，有个时候，你知道，人会想到这种事……比如说，这个病当初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知道我可能一辈子跛了……"

"是呀，"赫斯特说，"这想必很可怕，可怕!你过去还是个飞行员，是吧?你在天上飞呢。"

"高翔在世界之上，像天空中的一个茶盘。"菲利普表

示赞同。

"实在对不起，"赫斯特说，"真的，我本来应该更想得周到些，更同情你一些。"

"感谢上帝你没有，"菲利普说，"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人总要习惯于什么事的，你知道。赫斯特，这是你目前还不曾体会到的事，但是你将来会体会到的。除非你先做了鲁莽的事或是愚蠢的事。现在，开始吧，全告诉我。是什么麻烦？我猜想是你和你男朋友，那个正儿八经的年轻医生，吵了一架。是不是这样？"

"不是吵架，"赫斯特说，"比吵架要糟糕得多。"

"会好的。"菲利普说。

"不，不会的。"赫斯特说，"不能——永远不能。"

"你用词太夸张了。对你来说，每件事不是黑的就是白的，是这样吧，赫斯特？没有中间色调。"

"我没法不这样，"赫斯特说，"我一直都是这样。我想我能做的或是想做的每一件事总是不对头。我想有自己的生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些事。都没用。我什么都不精通。我经常想到自杀。我从十四岁就这样。"

菲利普很感兴趣地注视着她，他用宁静的声音实事求是地说：

"当然在十四岁到十九岁之间有很多人自杀，这是一生中很多事情失调的年龄。男学童自杀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考试不会及格，女孩子自杀是因为母亲不准她们和不适当的男朋友去看电影。这是一种一切事物都仿佛绚丽多彩的时期。欢乐或是绝望，情绪低落或是无比幸福。人们可以很

快从中恢复过来。而你的麻烦，赫斯特，是你要用比大多数人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

"母亲永远正确，"赫斯特说，"对于所有她不让我做而我要做的事，她总是正确，我总是错。我受不了，我就是受不了。所以我认为我必须勇敢，我必须自己出去闯，我必须考验自己。都错了，我不善于行动。"

"当然你不善于行动，"菲利普说，"你没有受过训练。照戏剧界的说法，你不能接受艺术指导。你忙着把自己戏剧化，我的姑娘，你现在就在这么干着。"

"那时我想我要有合适的恋爱关系，"赫斯特说，"不是傻乎乎小姑娘式的。一个年龄大一点的男人，他已经结婚，生活很不幸福。"

"老一套，"菲利普说，"不用问，他尽量利用这一点。"

"我以为这会是——嗯，热恋。你不是在嘲笑我吧？"她顿住了，怀疑地望着菲利普。

"不，我没嘲笑你，赫斯特，"菲利普说得很平和，"我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对你想必是很大的痛苦。"

"这不是热恋，"赫斯特痛苦地说，"这只是廉价的小小风流韵事。他告诉我有关他的生活他的妻子的事，没有一件是真的。我只想猛打他的头，我成了一个傻瓜，一个愚蠢透顶垂手可得的小傻瓜。"

"有时候，你得从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菲利普说，"你知道，赫斯特，这事没有一件对你有害处，它可能帮助你长大。如果你随它去，它也会帮助你。"

"母亲对这事是那么——那么有办法，"赫斯特以怨恨

的声调说，"她一来就把一切都解决好。还告诉我如果我真的想演戏，最好到戏剧学校正儿八经地学。但是我并不真的想演戏；而且到那时候我知道了我不行。所以我就回家了，我还能干什么别的呢。"

"可能有成堆的事可做，"菲利普说，"但这是最容易的。"

"哎呀，对，"赫斯特热情地说，"你了解得有多正确啊！你知道，我软弱得厉害。我总愿意做容易的事，如果我反对它，总是因为有些不切实际的愚蠢想法。"

"你对自己极其没把握，对吧？"菲利普非常温和地说。

"也许这是因为我只是收养的，"赫斯特说，"你知道，直到我差不多十六岁，我才发现这一点。我知道别人是收养的，然后有一天我一问才知道我也是收养的。这使我感到非常害怕，好像我谁也不属于了。"

"在戏剧化自己方面，你是个多么蹩脚的姑娘啊！"菲利普说。

"她不是我母亲，"赫斯特说，"她从来不了解我所感觉到的每一件小事，只是溺爱，只是和蔼地看待我，为我作出安排。哦，我恨她！我不该，我知道我不该，但我恨她。"

"实际上，你知道吧，"菲利普说，"大多数姑娘都经历过一个恨自己母亲的短时间，这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太不寻常的事。"

"我恨她因为她正确，"赫斯特说，"人老是正确是多么令人不愉快，这使你感到你越来越差劲。哦，菲利普，样样事都那么可怕，我要怎么办？我能怎么办？"

"嫁给你这位年轻人，"菲利普说，"安顿下来，做一个普通医生的小娇妻。难道这对你还不够好吗？"

"他现在不愿意娶我了。"赫斯特阴阴沉沉地说。

"你肯定是这样吗？他这样告诉你的吗？或者只是你在想象？"

"他认为我杀了母亲。"

"哦，"菲利普说，停了一会又问："你杀了吗？"

她转过身来望着他。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为什么？"

"我认为知道了很有趣，"菲利普说，"客观说吧，都只在家里说，不报给当局。"

"如果我杀了她，你以为我会告诉你？"赫斯特说。

"不告诉比较明智得多。"菲利普同意道。

"他告诉我他知道我杀了她，"赫斯特说，"他告诉我如果我只要承认，如果我向他坦白，就万事大吉，我们就会结婚，他会照顾我。还说他不会让这事在我们之间纠缠。"

菲利普吹了一声口哨。

"哎——呀——呀！"他说。

"有什么好处？告诉他我没杀她有什么好处？他不会相信的，对吗？"

"他应该相信，"菲利普说，"如果你这么告诉他。"

"我没有杀她，"赫斯特说，"你明白吗？我没有杀她，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她发作起来。"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她说。

"事实经常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菲利普鼓励道。

"我们不知道，"赫斯特说，"没人知道。我们都彼此盯着。玛丽盯着我，至于柯尔斯滕，她对我那么好，那么保护我，她也认为是我。我有什么机会？最好，从和煦点，跳下去，反倒好得多。"

"看在上帝分上，别当傻瓜，赫斯特。还有别的事可做。"

"别的什么事？怎么会有？我失去了一切。我怎么能一天跟着一天这样活下去？"她望着菲利普，"你认为我野头野脑没有理性。唉，也许我杀了她。也许是怨恨腐蚀了我，也许我这里不能忘记。"她像演戏似的把手放在心口上。

"别当小白痴。"菲利普说。他伸出一只手把她拉向自己。

赫斯特半倒在他的轮椅上，他吻了她。

"你所需要的是个丈夫，我的姑娘，"他说，"不是那个一本正经的小驴子唐纳德·克雷格，他一脑袋心理病学的行话。你愚蠢、十分愚蠢，而又完全可爱，赫斯特。"

门开了，玛丽·达兰特出现在门道里，她突然一动不动地站住了。赫斯特挣扎着站起来，菲利普对他妻子局促不安地咧嘴一笑。

"我正在安慰赫斯特，使她高兴起来，波利。"菲利普说。

"哦。"玛丽说。

她小心翼翼地走进来，把盘子放在一张小桌子上，又把桌子推到他旁边。她没看赫斯特。赫斯特不知该怎么办，从菲利普望到玛丽。

"哦，好啦，"她说，"也许我最好去——"她没说完。

她走出房间，随手把门关上。

"赫斯特情绪不好，"菲利普说，"打算自杀。我想法劝她别自杀。"

玛丽没搭腔。

他向她伸出一只手去。她躲开了。

"波利，我惹你生气了吗？很生气？"

她不回答。

"我想是因为我吻了她？我说，波利，别为稀里糊涂小小一吻怨恨我。她那么可爱又那么蠢，我突然觉得——嗯，我觉得再当个花花公子偶尔调下情很有趣。我说，波利，吻我，和好吧。"

玛丽·达兰特说：

"如果你再不喝，你的汤要冷了。"

她走出门，向卧室走去，随手把门关上。

第十八章

"楼下有位年轻小姐等着见你，先生。"

"一位年轻小姐？"卡尔加里面露惊异之色，他想不出可能是谁来访问他。他望着书桌上散乱放着的文稿，皱起眉头。门厅搬运工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不过谨慎地降低了调门。

"一位真正年轻的小姐，先生。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小姐。"

"哦，好吧，那么带她上来。"

卡尔加里忍不住对自己轻轻微笑，那谨慎的低声调和对年轻漂亮的肯定触发了他的幽默感。他想知道是谁等着见他。当他的门铃嗡嗡地响了起来，他去开门，遇到的竟是赫斯特·阿盖尔时，真使他大吃一惊。

"是你！"这喊声带着充分惊讶冒出来。"进来，进来吧。"

他说。他把她拉进来把门关上。

很怪，他对她的印象几乎和初次看到她时一样。她的穿着毫不顾及伦敦传统。不戴帽子，黑头发乱糟糟卷结着吊在脸周围，厚粗花呢大衣下面露着深绿色裙子和毛衣。她看起来像是刚从沼泽地散步回来，气喘不迭地走进来。

"请你，"赫斯特说，"求你啦，你必须救我。"

"救你？"他吓了一跳，"用什么方法？如果我能，当然我要救你。"

"我不知道怎么办，"赫斯特说，"我不知道要找谁，但是总有人该救我。我不能再说下去了，你就是那个人。你已经着手了。"

"你处于某种困境中吗？很大的困境吗？"

"我们都处于困境中，"赫斯特说，"但是人是那么自私，不是吗？我是说，我只是想到我自己。"

"坐下，我的亲爱的。"他温情地说。

他把一把扶手椅上的文件拿开，安顿她坐在那里，然后走到墙角厨柜旁边。

"你得喝一杯酒，"他说，"一杯不搀水的雪利酒。对你合适吗？"

"如果你喜欢，这没关系。"

"外面又湿又冷，你需要喝点什么。"

他转过身来，手上拿着饮料瓶和玻璃杯。赫斯特沉重地跌坐在椅子上，一副奇怪的僵直的样子，而姿势又很优雅，使他感动。

"别担心。"他把杯子放在她旁边，斟满，又温和地说：

"你知道，事情从来不会像它看起来那么糟糕。"

"虽然这样说，但这话不全对，"赫斯特说，"有时事情比它看起来还要糟糕。"她啜口酒然后抱怨说："直到你来之前我们都是好好的，一切都好好的。然后，然后，大家都惊惶极了。"

"我不会假装，"阿瑟·卡尔加里说，"我不懂你的意思。你第一次对我说这话时，把我搞糊涂了。但是现在对我的——我的消息带给你们的是什么，我明白多了。"

"只要我们认为是贾科——"赫斯特说着突然住口。

"我知道，赫斯特，我知道。但是你们必须深入刨根问底。你们现在在其中生活的安全感是假的，不是实在的，它只是一个假象，薄纸板制作的东西——一种舞台布景。有时显得安全，但是它不是，永远不会是，真正的安全。"

"你是在说，"赫斯特说，"人必须有勇气，死抱住虚假而令人感到方便的事物是没有好处的，对吧？"她停了一分钟又说："你有勇气，我认识到这一点。你不知道我们如何感觉如何反应，亲自来告诉我们。你勇敢。我赞赏勇气，因为——你明白，我本人实际上不很勇敢。"

"告诉我，"卡尔加里温和地说，"告诉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某些特殊情况，是吧？"

"我做了一个梦，"赫斯特说，"有那么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一个医生——"

"我明白，"卡尔加里说，"你们是朋友，或者也许比朋友的关系更近。"

"我认为，"赫斯特说，"我们比朋友的关系更近……他

也这样认为。但是你知道，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

“怎么着？”卡尔加里道。

“他认为是我干的，”赫斯特说，她的话是突然出口的，“或者也许他认为不是我干的。但他没把握，他不能肯定。他认为——我能看出他认为我是最有可能的凶手。也许是的，也许我们大家对别人都这样认为。我想应该有人在这可怕的狼狈处境中帮助我们。由于那个梦，我想到你。你瞧，我梦中烦乱迷惘，我找不到唐，他已经离开了我。有一种很大的鸿沟式的东西——深渊。对，就是这个词，深渊。它是那么深，不是吗？那么深。那么——那么不可弥合。你在那一边，你伸出手说：‘我要帮助你。’”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所以我到你这里来。我跑到这里来，因为你必须帮助我们。如果你不帮助我们，我不知道要出什么事。你必须帮助我们，是你带来了这一切。也许你会说，这与你无关，你只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实，就没你的事了。你还会说——”

“不，”卡尔加里打断她的话，“我不会说这种话，这是我的事，赫斯特。我同意你的话，你一旦开始做件事，就要坚持做下去。我感受的每一点都和你一样多。”

“哦！”赫斯特脸颊泛红，她的样子看起来美极了。“那么，我并不孤独，”她说，“还有一个人。”

“是的，我的亲爱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为此而努力的。我的努力并不太大，但我在努力，我一直没有停止努力帮助你们。”他坐下，把椅子拉得更靠近她。“现在全告诉我吧，”他说，“这很不好说吗？”

"你知道，是我们之中的一个人干的，"赫斯特说，"我们都明白。马歇尔先生来，我们假装说这一定是什么人进来干的，但是他知道不是的，是我们之中的一个人干的。"

"你那个年轻人呢——他叫什么来着？"

"唐，唐纳德·克雷格，他是个医生。"

"唐认为是你？"

"他害怕是我。"赫斯特说。她以戏剧姿势扭着她的双手，望着他。"也许你也认为是我？"

"哦，不，"卡尔加里说，"哦，不。我十分清楚地知道你是无罪的。"

"你这么说好像你非常肯定。"

"我十分肯定。"卡尔加里说。

"可是为什么呢？你怎么能那么肯定呢？"

"由于我告诉你们大家之后离开你们家的时候你说的话，你记得吗？你对我说的有关无罪的人的话。除非你是无罪的，你不会这么说，你不会这么感觉。"

"哎，"赫斯特叫道，"哦——知道有人真的这么想，我放心了。"

"所以，现在，"卡尔加里说，"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讨论，你说呢？"

"好的，"赫斯特说，"现在的感觉不同了。"

"我只是出于兴趣，"卡尔加里说，"并且你要牢牢记住你知道我对这事如何感觉。我问你为什么有人有一瞬间会认为是你杀了你养母呢？"

"我也许干过，"赫斯特说，"我经常像这样感觉，人有

时候会感到气得要发疯。一个人感到那么于人无益，那么——那么无依无靠。母亲总是那么平静，那么优越，而且样样事都清楚。样样事都正确。有时我会想：'哦，我要杀死她。'" 她看着他。"你明白吗？你年轻的时候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最后这两句话使卡尔加里突然感到极大痛苦。也许和在德赖茅斯旅馆里米基对他说"你看起来还要老一些"和"当他年轻的时候"是同样的感觉？对赫斯特来说竟好像那么久之前了吗？他回想着。他记起他九岁时在预备学校花园里和另一个孩子商量，想知道什么是干掉他们代理校长沃巴勒先生的最好办法。他记起当沃巴勒先生在他批评人的话里极尽挖苦之能事，这使他怒火中烧。他想，这也是赫斯特所感受到的。但是不管他和——他叫什么来着？——波奇，对了，波奇是那孩子的名字——不管他和小波奇商量过计划过什么，他们可从来没有采取过积极步骤使沃巴勒先生死掉。

"你知道，"他对赫斯特说，"你应该在许多年前就克服了这种感觉，当然，我能理解这种感觉。"

"这就是母亲对我造成的影响，"赫斯特说，"现在，你知道，我开始看出来，这是我自己的错。我觉得只要她仅仅活得长一点，只要活到我大了一点，再稳重一点，我们会——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为朋友的。我会对她的帮助和忠告感到高兴。但是——但是过去我受不了，因为，你知道，这使我感到那么无足轻重，那么愚蠢。我做的每一件事都错了，我自己都可以看出来我做的事都是蠢事。我

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我想反抗，想证明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善变的——对，就是这个词。”赫斯特说，“正好就是这个词，善变。从无长时间的定形。只是耍弄外形
外形，我赞赏别人的外形。你知道，我以为如果我出走，上了舞台，和什么人有了恋爱关系，就……”

“你就会了解你自己，或是了解别的什么人。”

“是的，”赫斯特说，“是的，就是这么回事。而且当然现在我实际上看出来我只是像个蠢孩子一样地行事。但是你不知道，卡尔加里博士，我多么希望现在母亲还活着。因为这太不公平，我是说对她不公平。她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给了我们那么多东西，我们没有回报她任何东西。现在太晚了。”她停住了。

“这就是为什么，”她突然又精神起来，“我决心不再愚蠢不再孩子气。你要帮助我，你愿意吗？”

“我已经说过我愿意做世界上的任何事来帮助你。”

她对他微微一笑，样子相当可爱，只是一瞬间。

“告诉我，”他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就是我想会发生的事，”赫斯特说，“我们一直在彼此盯着，想知道是谁干的而不能知道。父亲盯着格温达，以为也许是她。她盯着父亲而不能肯定。我认为他们现在不会结婚。一切都给毁了。蒂娜认为米基对这事有点关系，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他那天晚上不在那里。柯尔斯滕认为是我干的，尽力保护我。而玛丽——这是我姐姐，你还没见过——玛丽认为是柯尔斯滕干的。”

“你认为是谁干的，赫斯特？”

"我?"赫斯特似乎吓了一跳。

"是的,你。"卡尔加里说,"我想,你明白,知道这点是相当重要的。"

赫斯特摊开双手。"我不知道,"她呜咽着说,"我就是不知道。我——说起来是件可怕的事——我对每一个人都害怕。好像每张脸背后都有另外一张脸,我所不知道的一种阴险的脸。我感到父亲不一定是父亲,而柯尔斯滕不断说我不应该相信任何人,就连她也不要相信。我看玛丽,我觉得对她也一无所知。至于格温达——我一直喜欢格温达,但是现在我对格温达不再有把握。我看她像是不同的什么人,无情而且——而且一心想报仇。我不知道别人像什么。有一种可怕的不祥之感。"

"是的,"卡尔加里说,"我完全想象得出。"

"有那么多不愉快的事,"赫斯特说,"我忍不住要想也许凶手也有不愉快的事,这是一切之中最糟糕的事……你想这可能吗?"

"我想,这可能,"卡尔加里说,"不过我仍然怀疑——当然我不是专家——我怀疑凶手是否真的不愉快。"

"但是为什么不是真的呢?我认为知道自己杀了人,会是最可怕的事。"

"是的,"卡尔加里说,"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因此,我想,一个凶手一定是这两种人之一,要么是一个杀人对他并不是件可怕的事的人,这种人对自己说:'噢,不得不这样做当然遗憾,但是为我自己的安乐却是必要的。说到底,这不是我的错。我只是——嗯,只是不得不做。不然就是

——”

“好了，”赫斯特说，“另一种凶手是什么样子？”

“我只是猜想，请注意，我并不知道。但是我想如果你是你说的另外那种凶手的话，你不能带着对你所做的事情所感到的愁苦活下去。你或者会坦白，或者会在某种程度上为了你自己必须把故事改写一番，归咎于别人，说：‘我本来不会做这种事，除非——’而这种事却发生了，‘我实际上并不是凶手，因为我没有这么做的意思。那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实际是命中注定，而不是我自己的过错。’你对我想说明的明白一点了吗？”

“明白。”赫斯特说，“我想这很有意思。”她半闭着眼：“我正在努力地想。”

“对，赫斯特，”卡尔加里说，“想，尽可能努力去想，因为若是我能帮助你，我必须通过你的思想看出些名堂。”

“米基恨母亲，”赫斯特慢慢地说，“他总是恨……我不知道为什么。蒂娜呢，我想是爱她的，格温达不喜欢她。柯尔斯滕一直对母亲忠心耿耿，不过她并不总认为母亲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父亲——”她停了很长时间。

“怎么样？”卡尔加里催问道。

“父亲又有一段长路要走，”赫斯特说，“母亲死后，你知道，他完全变了个样。不那么——我怎么说它呢——不那么孤芳自赏了。他变得更幽默，更活跃。但是现在他又回到某种——某种朦朦胧胧的地步，使你捉摸不透他。我实在不知道他对母亲感到如何。我想，他娶她的时候是爱她的。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但我不知道他对母亲感到如

何。哦，”她的手又突然甩动起来，“实际上，一个人看不出别人的感觉。我是说，对别人背后进行的事、每天说的漂亮话背后是什么，看不出。他们可能由于爱、恨或是绝望而趋于毁灭，但人们不知道。吓人哪……卡尔加里博士，吓人哪。”

他把她的两只手都握到他的手里。

“你不再是小孩子了，”他说，“只有小孩子才害怕。你是大人了，赫斯特。你是个成年妇女，”他放开她的手，以实事求是的音调说：“你在伦敦有地方呆吗？”

赫斯特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地望着他。

“我想我有，我不知道。母亲经常住柯蒂斯旅馆。”

“嗯，那是一家很安静很好的旅馆。如果我是你，我一定去订个房间。”

“我要做你告诉我应该做的任何事。”赫斯特说。

“好姑娘。”卡尔加里说。“什么时间了？”他看看钟，“哎呀，已经快七点了。假设你去给你自己订个房间，我在大约八点差一刻来，带你出去吃晚饭。这对你合适吗？”

“听起来怪不错的，”赫斯特说，“你真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卡尔加里说，“我真的是这个意思。”

“但是那以后呢？下一步又怎么办？我不能永远呆在柯蒂斯旅馆呀，对吗？”

“你的地平线好像无限遥远。”卡尔加里说。

“你在嘲笑我吗？”她不相信地问他。

“只有一点。”他微笑着说。

她的疑云消散了，然后她也笑了。

“我真的在想，”她充满信心地说，“我又在戏剧化自己了。”

“我怀疑这有点是你的习惯。”卡尔加里说。

“所以我认为我应该在舞台上干得好，”赫斯特说，“但是我却没干好，我根本不行，我是个蹩脚的女演员。”

“你会在平凡的生活中提炼出你所想要的一切戏剧，”卡尔加里说，“现在我要把你送上出租汽车，我的亲爱的。你动身去柯蒂斯旅馆。洗脸、梳头发。”他接着问道：“你有行李吗？”

“哦，有，我有一个小旅行袋。”

“好，”他对她微笑，“别担心，赫斯特。”他又说：“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些情况。”

第十九章

1

“我想和你谈谈，柯尔斯蒂。”菲利普说。

“好的，当然，菲利普。”

柯尔斯滕·林斯特龙停下她的工作，她刚收进来一些衣服，叠好放进五斗橱抽屉里。

“我要和你谈整个这件事，”菲利普说，“你不介意吧？”

“已经谈得太多了，”柯尔斯滕说，“这是我的看法。”

“但是这也会，”菲利普说，“在我们之中得出结论，不是吗？你知道目前情况怎么样了？”

“处处都在出错。”柯尔斯滕说。

“你认为利奥和格温达现在会结婚吗？”

“为什么会不结婚呢？”

“有几个原因，”菲利普说，“首先，也许因为利奥·阿盖尔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他和格温达之间的婚姻会给警方

急需的谋杀他妻子的完全说得通的动机。要不，因为利奥怀疑格温达是凶手，作为敏感的男人，他实在不喜欢娶一个杀了他前妻的女人做妻子。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没有说的，”柯尔斯滕说，“我说什么呢？”

“把这事闷在心里，是吧？柯尔斯蒂？”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在遮掩，柯尔斯滕？”

“我没有象你说的在掩护什么人，我认为应该少开口，我认为人们不应该再在这个家里呆下去。这对他们没好处。我认为你，菲利普，应该和你妻子回自己家去。”

“哦，你这样认为，是吗？特地问一下，为什么？”

“你在盘根问底，”柯尔斯滕说，“你试图发现真相，而你妻子不愿你这么干。她比你聪明。你可能发现一些你不想发现的事，或是她不愿你发现的事。你们应该回家，你们应该很快回家。”

“我不想回家，”菲利普说。他讲话像个任性的孩子。

“这是孩子话，”柯尔斯滕说，“他们说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那个。但是那些更懂得生活，对正在发生的事看得更清楚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

“那么这就是你的说服了，是吗？”菲利普说，“给我下命令。”

“不，我没有给你下命令，我只是劝告。”她叹了口气，“我会这样劝告他们，米基应该去工作，蒂娜应该到她的图书馆去。我很高兴赫斯特走了，她应该在一个不再继续不断想到所有这些事的地方。”

“是的，”菲利普说，“我同意你这个想法，你对赫斯特说的话是对的。但是对你自己又怎么样呢，柯尔斯滕？你不也应该走开吗？”

“是的，”柯尔斯滕叹口气说，“我应该走开。”

“为什么你不走呢？”

“你不会了解，我要走开太晚了。”

菲利普沉思地望着她，然后说：

“有那么多变化，对吧——一个单一主题的变化。利奥认为是格温达干的，格温达认为是利奥干的。蒂娜知道一些使她怀疑是谁干的事情，米基知道是谁干的，但是他不闻不问。玛丽认为是赫斯特干的。”他停下，然后又继续说，“但是事实是，柯尔斯蒂，像我说的，这些是一个主题的变化。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是谁干的。不是吗，柯尔斯蒂？我们，你和我。”

柯尔斯滕的恐惧的目光飞快地瞥了他一眼。

“我料到了。”菲利普欢欣鼓舞地说。

“你是什么意思？”柯尔斯滕说，“你想说什么？”

“我并不知道真是谁干的，”菲利普说，“但是你知道。你不仅认为你知道，而且你真的知道。我说对了，是吧？”

柯尔斯滕向门走去，她把门打开，然后转过身来说：

“这样说很不礼貌，但是我要说。你是个傻瓜，菲利普。你试图做的事是危险的。你了解一种危险，你曾经是飞行员，你在天空中面对死亡。你难道看不出，只要你接近了事实，你就处于和过去在战争中同样大的危险之中。”

“你怎么样，柯尔斯蒂？如果你知道事实，你不是也处

于危险之中吗？”

“我可以照顾我自己。”柯尔斯滕阴沉沉地说，“我自己能提防。但是你，菲利普，是坐在轮椅上无人帮助。想想吧！此外，”她又说，“我不炫耀我的观点，我满足于听其自然——因为我老老实实地认为这对每一个人都最好。如果每个人都走开去干自己的事，就不会进一步有麻烦。如果问我，我有我的正式观点，我仍说是贾科。”

“贾科？”菲利普瞪大了眼睛。

“为什么不呢？贾科聪明，贾科能计划一件事使他自己肯定不会受后果连累。他经常像个孩子那样干，总而言之，伪造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每天不是有人这么干吗？”

“他不能伪造这个。卡尔加里博士——”

“卡尔加里博士——卡尔加里博士，”柯尔斯滕不耐烦地说，“因为他出名，因为他名声显赫，你说卡尔加里博士就好像他是上帝似的；但是让我告诉你吧，当一个人像他那样有过脑震荡之后，日子、时间、地点都会迥然不同的。”

菲利普望着她，头有点偏向一边。

“那么这就是你的说法，”菲利普说，“并且你坚持这种说法。这是值得赞扬的设想，但是你自己也不相信是这样吧，柯尔斯蒂？”

“我已经警告过你，”柯尔斯滕说，“我帮不了更多的忙。”

她转身走开，然后又探头进来，用她那通常不容争辩的声音说：

“告诉玛丽我把洗干净的衣服放进第二个抽屉里了。”

菲利普对这令人扫兴的突兀收场微微一笑，随后笑容又收敛了。

他内心的激动增长起来，他有一种肯定很接近事实的感觉。他对柯尔斯滕所做的实验是高度满意的，但是他怀疑他会不会能从她嘴里再多听到点什么。她对他的冷漠激怒了他，他是跛子并不意味着他会像她说的那样易受伤害。他，也能自己提防着——而且看在上天分上，他不是不停地被守护着吗？玛丽几乎从不离开他身边。

他扯过一张纸来开始写。短注，名字，问题分数……容易突破点。

他突然点点头，写道：蒂娜……

他捉摸着。

然后他又扯过一张纸来。

玛丽进来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抬起头来。

“你在做什么，菲利普？”

“写信。”

“给赫斯特？”

“赫斯特？不是，我甚至不知道她呆在什么地方。柯尔斯蒂刚刚收到她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伦敦，就这么多。”

他对她咧嘴一笑。

“我相信你在嫉妒，波利，对吗？”

她的眼睛，蔚蓝深邃，直视着他。

“也许。”

他感到有点不自在。

“你给谁写信？”她走近一步。

"检察官，"菲利普欢快地说，不过笑意中夹杂着冷冷的怒意，"一个人不能不经查问就写信吗？"

随后他看到她的脸，就温和了一点。

"只是开个玩笑，波利，我在给蒂娜写信。"

"给蒂娜？为什么？"

"蒂娜是我下一个攻击线。你到哪里去，波利？"

"去浴室。"玛丽走出房间时说。

菲利普笑了。去浴室，像谋杀案那晚上……他想到他们关于浴室的对话，又笑了。

2

"说呀，小兄弟，"休伊什警监鼓励道，"让我们听听整个情况。"

西里尔·格林少爷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他还没来得及回答，母亲就插嘴道：

"休伊什先生，正如你说的，我当时没太注意。你知道这些孩子是怎么回事，总是谈啊想啊宇宙飞船什么的。他回家来对我说：'妈，我看到了一颗苏联人造卫星掉下来了。'哎呀，这以前老是说飞碟，总有些什么说的。是这些俄国人把这些东西装进他们脑袋里的。"

休伊什警监叹了口气想道，如果当母亲的不坚持陪着她们的儿子并替他们讲话，那会是多么轻易的事啊！

"说呀，西里尔，"他说，"你回家告诉你妈——这是对的，不是吗？告诉她你看到了这颗俄国人的人造卫星——

不管它是什么吧!"

"当时不太明白。"西里尔说，"当时我只是个小孩子，那是两年以前了。现在我明白了。"

"是部小跑车，"他母亲插嘴道，"那阵子还很新奇，当地附近还没有过一部，所以他看到它的时候，自然就——又发光又红彤彤的——他没认出来那就是普通汽车。第二天我们听说阿盖尔太太遇害的时候，西里尔他对我说——'妈，'他说，'那是他们俄国人。'他说：'他们从他们的人造卫星上下来，一定是他们进去杀了她。'我说：'别说这些无聊话。'以后，当然啦，这天过后我们听说她儿子因为谋杀被抓起来了。"

休伊什警监耐心地又对西里尔说：

"我知道，是黄昏时候吧？什么时间，你记得吧?"

"我刚喝过茶，"西里尔拼命回想，呼吸沉重，"妈到学会里去了，所以我又出去和几个小孩子走走。我们在附近转悠了一会儿，上了那条大路，走上新马路。"

"你们在那儿干什么，我倒想知道知道。"他母亲又插嘴道。

提出这个大有希望的证据的古德警士接过她的话茬。他很清楚西里尔和那几个孩子在新马路干什么。那儿有几家住户曾经气呼呼地报告过菊花不见了。他很清楚地知道村子里的坏蛋们鬼鬼祟祟地鼓励年轻一代向他们提供花，他们亲自拿到市场去卖。古德警士知道，现在不是提过去少年犯罪案件的时候。他吃力地说：

"孩子就是孩子嘛，格林太太，他们在那里闹着玩。"

“对，”西里尔说，“我们只是在那里搞一两场比赛。我就是在那儿看到它的。‘嘿，’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当然，现在我知道了，我不再是蠢孩子了。那是一部小跑车，鲜红色的。”

“时间呢？”休伊什警监耐心地说。

“嗯，我说过，我刚喝过茶，我们就出去到那里玩。我听到钟响，‘哎呀’我想，‘妈要回家来了，要是我不在家，她会不会大发脾气。’所以我就回家了。我告诉她我看到俄国卫星下来了。妈说这都是谎话，可它不是谎话。只不过我现在更明白了，那时我只是个孩子，你瞧。”

休伊什警监说他明白。再问几个问题之后，他把格林太太和她的儿子打发走。古德警士留下来，脸上带着警察低级成员刚表现过自己才智而有希望成功的得意神色。

“我刚刚记起，”古德警士说，“那孩子到处嚷嚷俄国人杀死了阿盖尔太太，我自己寻思，嗯，这话可能有点名堂。”

“是有点名堂，”警监说，“蒂娜·阿盖尔小姐有一部红色小跑车。看来似乎我得再问她几个问题。”

3

“那天晚上你在哪里，阿盖尔小姐？”

蒂娜看着警监，她的双手懒散地放在大腿上，黑色眼睛一眨不眨，不露声色。

“多久以前的事了，”她说，“我实在记不得了。”

“有人看到你的车在那儿。”休伊什说。

"是吗?"

"现在请注意，当我们要你说明你那晚上的行动时，你告诉我们你在家那晚上没出去。你做晚饭听唱片。现在，这都不是实话。就在七点前，有人看到你的车在马路上，十分靠近和煦点。你在那里干什么?"

她没回答，休伊什等了一会儿又说：

"你进家去了吗，阿盖尔小姐?"

"没有。"蒂娜说。

"可你在那儿。"

"你说我在那儿?"

"这是我说的问题，我们有证据你在那儿。"

蒂娜叹了口气。

"是的，"她说，"那天晚上我是开车出去到了那里。"

"但是你说你没有进家。"

"是的，我没有进家。"

"那你干什么来着?"

"我又开车回雷德明。我已经告诉了你，我做晚饭，放唱片。"

"如果你没进家，你为什么开车出去到那儿?"

"我改变了主意。"蒂娜说。

"是什么使你改变了主意，阿盖尔小姐?"

"我到了那儿又不想进去了。"

"你看到或是听到了什么事?"

她没回答。

"听着，阿盖尔小姐。是你母亲被谋杀的那个晚上，她

是在那晚上七点至七点半之间遇害的。七点前某个时间，你在那儿，你的车在那儿。你在那儿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你知道，很可能你的车子在那里停了一段时间。也许你进了家——你有一把钥匙，我想——"

"是的，"蒂娜说，"我有一把钥匙。"

"也许你进了家，也许你走进你母亲的起居室看到她死在那儿，或者也许——"

蒂娜抬起头来。

"或者也许我杀了她？这就是你想要说的吗，休伊什警监？"

"这是一件可能的事，"休伊什说，"但是我认为，阿盖尔小姐，更可能是别人干的谋杀。如果那样的话，我认为你知道，或者有很强烈的怀疑谁是杀手。"

"我没进家。"蒂娜说。

"那么你看到或是听到什么了。你看到什么人进家或是看到什么人离开家。是别人不知道在那儿的什么人。是你弟弟米基吧，阿盖尔小姐？"

蒂娜说：

"我什么人也没看到。"

"但是你听到什么了，"休伊什狡猾地说，"你听到什么了，阿盖尔小姐？"

"我告诉你了，"蒂娜说，"我只是改变了主意。"

"你得原谅我，阿盖尔小姐，但是我不相信。你为什么从雷德明开车来到家看看，没看到他们又开车回去？有些事情让你改变了主意，你看到或听到的什么事。"他向前探

身，"阿盖尔小姐，我想你知道谁杀了你母亲。"

她很慢地摇头。

"你知道一些事，"休伊什说，"一些你决心不讲的事。但是，想想吧，阿盖尔小姐，仔细想想。你认识到你在迫使你全家经受些什么吗？你愿意让他们仍然全部处于怀疑之中吗——因为除非我们找出真相，怀疑是必然之事。无论是谁杀了你母亲都不值得庇护。因为他罪有应得。可你在庇护什么人："

又是那板起的面孔和木然的神色对着他。

"我什么都不知道，"蒂娜说，"我什么都没听到，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只是改变了主意。"

第二十章

1

卡尔加里和休伊什对望着。卡尔加里看到的仿佛是有生以来所看到的脸色最沮丧最阴沉的人，他看起来希望幻想彻底破灭，卡尔加里忍不住想象休伊什警监的经历是由一长串失败构成。在过后的场合中，他才惊异地发现休伊什警监在专业上是十分成功的。休伊什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削、头发过早灰白的人，双肩微斜，敏感的面孔上带着特别迷人的笑容。

"我恐怕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卡尔加里开口说道。

"哦，我们对你的一切都知道，卡尔加里博士，"休伊什说，"你是那位使阿盖尔案件陷入僵局的不可捉摸的人。"他愁容满面的嘴角上浮起一个相当使人难以预料的微笑。

"那么你们对我的看法几乎都是不利于我的了？"卡尔加里说。

"这不足为奇，"休伊什警监说，"以前好像是一件清清楚楚的案子，没想到结果竟然会是这样，这谁也不能怪。可是这些事发生了。"他接着说："我老母亲常这样说：'这是来考验我们的'。我们没有恶意，卡尔加里博士。我们终归要支持正义。对吧？"

"我从来就相信这一点，并且将继续相信下去。"卡尔加里说。"我们不能拒绝给任何人以正义。"他轻轻地小声说。

"大宪章上的词句。"休伊什警监说。

"是的，"卡尔加里说，"蒂娜·阿盖尔小姐对我引述的。"

休伊什警监扬起了眉毛。

"真的，你使我大吃一惊。我不得不说，这位年轻小姐对于帮助正义之轮转动并不特别积极。"

"你现在为什么这么说？"卡尔加里问道。

"坦率地说，"休伊什说，"因为她拒绝提供真情，对这一点毫无疑问。"

"怎么回事？"卡尔加里问道。

"嗯，这是件家族内部事务，"休伊什说，"家族抱成一团。不过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要了解情况。"卡尔加里说。

"关于阿盖尔案件的？"

"是的。我认识到对你来说我好像在插手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嗯，从某方面说这与你有关，是吗？"

"啊，你明白了。是的，我感到有责任，对带来麻烦有责任。"

"正如法国人说的，要炒蛋就得打破蛋。"休伊什说。

"有些事情我要知道。"卡尔加里说。

"比如说?"

"我想要大量更多的关于贾科·阿盖尔的情况。"

"关于贾科·阿盖尔。哦，我可没料到你说这个。"

"我知道，他有前科记录，"卡尔加里说，"我想从他记录里得到一些详情。"

"啊，这相当简单。"休伊什说，"他有两次缓刑，另一次，为了欺诈款项，只由于他及时归还了款项才得以幸免。"

"事实上是个初露头角的年轻罪犯?"卡尔加里说。

"正是，先生。"休伊什说，"正如你使我们弄清楚的，他不是凶手，而是一些别的什么家伙。请注意，都是小搞小摸。他没有那种脑子或者胆子搞大诈骗。只是个二流罪犯。从店铺钱柜摸点钱，从女人手里哄点钱。"

"而他擅长这一手，"卡尔加里说，"我是说从女人手里哄钱。"

"这是个很有油水而安全的勾当，"休伊什警监说，"女人很容易上当，他通常喜欢的是中年的或者老一点的。你对这一类型的女人多么容易上当会感到惊讶，他搞成功一次漂亮的勾当，使这些女人相信他是深情地爱上了她们。女人要是愿意的话，没有什么不会相信的。"

"然后呢?"卡尔加里问道。

休伊什耸耸肩。

“唉，迟早她们会幻想破灭，但她们不会告发，她们不愿告诉人她们被愚弄了。是的，很来劲很安全的勾当。”

“有过敲诈勒索吗？”卡尔加里问道。

“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个，”休伊什说，“请注意，我不会不把这事和他连上。我只是说，不是不折不扣的敲诈勒索。也许只是一两个暗示。信件，让人发窘的信件。他们的丈夫会不喜欢知道的事。他就能以这种方式让一个女人保持沉默。”

“我明白了。”卡尔加里说。

“这就是你所想知道的一切吗？”休伊什问道。

“有一个阿盖尔家族成员我还没会到过，”卡尔加里说，“大女儿。”

“啊，达兰特太太。”

“我到她家去，门是关着的。人们告诉我她和她丈夫外出了。”

“他们在和煦点。”

“还在那儿？”

“是的。他要呆下去。”休伊什说，“据我了解，达兰特先生在做一点侦察工作。”

“他是个跛子，是吧？”

“是的，小儿麻痹症。很悲惨，他有时间却没有多少事好做，可怜的人。所以他就那么热心地把这个谋杀案接下来。认为自己也查明了一些情况。”

“他是查明了吗？”

休伊什耸耸肩。

"他也许是，"他说，"你知道，他查明情况的可能性比我们大。他了解这个家族，他是个有锐敏洞察力和智慧的人。"

"你认为他会取得一些进展吗？"

"可能会吧，"休伊什说，"但是如果他取得进展也是不会告诉我们的。会把情况保持在家族之内。"

"你自已知道谁是有罪的吗，警监？"

"你不应该问我这样的事，卡尔加里博士。"

"意思是你知道。"

"一个人可以认为他知道了一件事，"休伊什说得很慢，"但是如果你没有证据，你对它就无能为力，对吗？"

"你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证据？"

"哦，我们很有耐心，"休伊什说，"我们将继续努力。"

"如果你不成功，对他们所有的人会怎么样？"卡尔加里探身向前问道，"你想过吗？"

休伊什看着他。

"这就是你所担心的事，是吧，先生？"

"他们必定知道，"卡尔加里说，"不管有了别的什么情况，他们必定知道。"

"你认为他们知道吗？"

卡尔加里摇头。

"不，"他慢吞吞地说，"这就是可悲之处。"

2

“哦，”莫林·克莱格说，“又是你。”

“我来打搅你，真是非常抱歉。”卡尔加里说。

“哦，你一点儿也没打搅我，进来，今天我休息。”

卡尔加里已经知道，这也就是他到这儿来的原因。

“我在等着乔，他一会儿就回来。”莫林说，“我在报上不再看到有关贾科的事了。我是说自从报上说他如何得到特赦以后。还说在议会就一个问题提出质询，然后说非常清楚，他没干这事；打这以后就没下文了。但是关于警察局在干什么以及实在是谁干的，也没有消息。他们能查出来吗？”

“你自己仍然没什么想法吗？”

“嗯，我实在没有。”莫林说，“不过如果是另一个兄弟干的，我一点也不惊奇。他非常古怪，非常深沉。乔有时看到他开车载人到处转。你知道，他为德国公司工作。他长得非常帅，但我认为阴沉得厉害。乔听到谣传，说他要去波斯或者什么地方。我认为这看起来不妙，你说呢？”

“我不知道这怎么会看起来不妙，克莱格太太？”

“唔，这是警察抓不到人的一个地方，不是吗？”

“你认为他要跑掉？”

“他也许感觉到他必须跑掉。”

“我想人们会说这种话的。”阿瑟·卡尔加里说。

“许多谣言满天飞。”莫林说，“人们说那个丈夫和那个

女秘书也在一起胡来。但是如果是丈夫干的，我想他更可能是毒死她。人们通常都这样做，不是吗？"

"啊，你看的电影比我多，克莱格太太。"

"我实际上根本不看银幕，"莫林说，"如果你在那地方工作，你知道，你会讨厌死电影的。喂，这是乔。"

乔·克莱格看见卡尔加里显然也吃了一惊，而且可能不太高兴。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会儿话，然后卡尔加里就提到他此次来访的目的。

"我想知道，"他说，"你们是否能给我一个人的名字和地址。"

他在他的笔记本里仔细记录下来。

3

他想，她大约五十岁。一个笨重臃肿的女人，从来不曾漂亮过。不过她眼睛漂亮，是棕色的，目光慈祥。

"嗯，实在的，卡尔加里博士，"她疑虑重重心烦意乱，"嗯，实在的，我肯定我不知道……"

他探身向前，尽最大努力去消除她的顾虑，安抚她，使她感到他的同情心的全部力量。

"离现在那么久了，"她说，"这是——我实在不愿意别人提醒我——这些事。"

"我理解，"卡尔加里说，"无论对什么事的任何询问都不会公开，我向你保证。"

"可是你说你要写一本有关这事的书。"

“只是一本阐明某种类型性格的书，”卡尔加里说，“你知道，从医学或是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有兴趣，没有人名，只是甲先生，乙太太，这种称呼。”

“你到过南极，是吗？”她突然问道。

他对她这样突兀地改变话题感到惊讶。

“是的，”他说，“是的，我参加了海斯·本特利探险队。”

她脸上有了血色，看上去年轻了一点。就这么一会儿，他可以看到还是女孩子时候的她。“我常读有关南极的报道，你知道，我对极地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着迷。那个挪威人阿蒙森[1] 第一个到达南极，对吧？我认为极地比埃佛勒斯峰，或者什么人造卫星啦，或者去月球啦，或者像这样的事，有趣多了。”

他抓住这一机遇，和她谈起探险队来，很奇怪，她的兴趣竟然会在极地探险上。最后她叹了一口气说：

“听一个实际到过那里的人讲所有这些真妙极了。”她说，“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关于杰基的事？”

“是的。”

“你不会利用我的姓名或者类似的东西吧？”

“当然不会，我已这样告诉过你。你知道怎么写这些事情，M 太太，Y 小姐，诸如此类。”

“对，对，我读过这种书，我想那是病——你说过的——

---

[1] 阿蒙森，Ronald Amundsen 1872--1928，挪威极地探险家，首次通过西北航道驶往阿拉斯加（1903--1906）。1911 年率南极探险队最早到达南极。——译注。

病，病理——"

"病理学的。"他说。

"对，杰基确实是病理学的案例，他一直那么可爱，你知道，"她说，"他让人惊奇，他会说些什么，你会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

"他大概说的是真的。"卡尔加里说。

"我经常对他说，我老得足可以做他母亲。他就说他不喜欢女孩子，他常说女孩子粗野，他常说有经验的成熟妇女对他才有吸引力。"

"他非常爱你吗？"卡尔加里说。

"他说是这样，似乎是的……"她的嘴唇在颤抖。"我无所谓，我想反正他追求的是钱。"

"不一定是这样。"卡尔加里说。他尽其所能掩盖真相，"你知道，他也许是真正被你迷住了。不过——他忍不住要欺骗一下。"

可怜巴巴的中年面孔有了点光彩。

"是的，"她说，"这样想太好了，嗯，就是那么回事。我们经常订计划，怎样离开到法国或是意大利去，如果他的这一项目成功的话。他说这一项目就是要点资金。"

卡尔加里想，老一套。他奇怪有多少可怜的妇女上这个当。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她说，"我会为他做任何事——任何事。"

"我确信你会的。"卡尔加里说。

"我可以肯定，"她痛苦地说，"我不是惟一的一个。"

卡尔加里站起身来。

“你把所有这些都告诉我太好了。”他说。

“他现在死了……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这个猴子脸！他看起来那么哀伤的样子，然后又笑。哦，他有本事对付事情，他不全坏，我确信他不全坏。”

她依依不舍地望着他。

但卡尔加里对此毫无反应。

第二十一章

没有任何迹象使菲利普·达兰特知道这一天和其他任何一天都不一样。

他丝毫没想到今天会一劳永逸地决定了他的命运。

他身体健康精神抖擞地起床，太阳，苍白成熟的太阳——照在窗子上。柯尔斯滕给他拿来一份电话留言，这使他精神变得更好了。

“蒂娜要来喝茶。”他在玛丽端来他的早餐之后告诉她。

“是吗？哦，对了，当然，她下午休息，对吗？”

玛丽的话听起来满腹心事。

“怎么啦，波利？”

“没事。”

她替他把蛋的面上一层挑开，他立刻感到很恼火。

“我还能用我的手哩，波利。”

"哦，我想这会减少你的麻烦。"

"你以为我多大了？才六岁吗？"

她看起来有点惊讶，然后又突如其来地说："赫斯特今天要来家里。"

"是吗？"他茫茫然地说，因为他思想上充满对付蒂娜的计划，跟着他注意到他妻子的表情。

"天哪，波利，你以为我对那个姑娘有犯罪的情感吗？"

她把头转向一边。

"你总是说她那么可爱。"

"她是可爱，如果你喜欢美丽的骨头架子和超脱尘世的气质的话，"他冷冰冰地又说，"但我绝不是命定要作诱奸者的，是吗？"

"你可能希望是的。"

"别让人笑了，波利！我从来不知道你这么好嫉妒。"

"你对我什么也不了解。"

他刚要反驳，但又不说话了。他仿佛受到一震，突然想到也许他对玛丽是并不太了解。

她接下去说：

"我要你属于我自己，全属于我自己。我要世界上没有别人，只有你和我。"

"我们将没有人交往，波利。"

他讲话讲得很轻松，但却感到不自在。灿烂的晨曦似乎突然阴沉下来。

她说："我们回家吧，菲利普，求你啦我们回家吧。"

"我们会很快回去的，但是现在还不行。事情会有进展。

我已经告诉你了，蒂娜今天下午要来。"他希望把她的思想转入一条新轨道上来。接着说，"我对蒂娜有很大希望。"

"在什么方面？"

"蒂娜知道些什么。"

"你是说——关于谋杀？"

"对。"

"但是她怎么能知道？那天晚上她甚至不在这里。"

"我现在怀疑，你知道，我想她那天晚上在。真滑稽，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事反而大有帮助。那个女佣，纳拉科特太太，高的那个，她告诉我一些事。"

"她告诉你什么？"

"一点乡村闲言碎语。某太太或是什么人的厄尼——不，是西里尔。他不得不和他母亲到警察局去讲，在不幸的阿盖尔太太被干掉的那个晚上，他看到些什么。"

"他看到什么？"

"嗯，纳拉科特太太也不太清楚，她还没听某太太说起。但是人们可以猜想，不是吗，波利？西里尔那天晚上不在他家里边，所以他必定是在外边看到什么。这使我们有两种猜测。他看到米基或是蒂娜。我猜测那天晚上是来到了这里。"

"她应该说的。"

"不一定。显而易见，蒂娜知道一些事她不讲。比如说她那天晚上开车出来，也许她进家发现你母亲死了。"

"就跑开，什么也不说？废话。"

"也许有原因……她可能看到或听到什么使她认为她

知道是谁干的。"

"她从来不喜欢贾科，我可以肯定她不会包庇他。"

"那时她怀疑的也许不是贾科……但是，过后贾科被捕，她想她怀疑的完全错了。既然说了她不在这里，她就得坚持这一说法。但是，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

玛丽不耐烦地说：

"你只是想象事情，菲利普。你设想的许多事都不可能是真的。"

"这倒很可能是真的，我要试试，要蒂娜告诉我她知道的事。"

"我不相信她知道什么，你真的以为她知道是谁干的?"

"还不致于是那种程度，我以为她看到或是听到什么，我要找出来是什么。"

"如果蒂娜不愿意，她不会讲的。"

"是的，我同意。她是守口如瓶的能手，也是不动声色的人，从不表露什么。但是她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说谎人，例如，比你说谎就差些……我的方法将是猜测，把我的猜测当作问题说给她听，要回答是或否。你知道那时会发生什么? 三者之一。她或者说是，就是这样。或者说不——由于她不是一个高明的说谎人，我会知道她说的'不'是否真的。不然，她会拒绝回答，摆出不动声色的面孔——这个，波利，会和说是有同样的效果。就这样，必得承认我的这个技巧有成功的可能性。"

"哦，别去管它，菲尔！一定别管！都会过去，都会被忘记的。"

"不，这件事非得搞清楚不可。不然，赫斯特就会从窗子跳出去，柯尔斯蒂就会神经崩溃。利奥已经心冷得凝成了钟乳石。至于可怜的格温达，她就要去罗得西亚谋一个职位了。"

"他们怎么样又有什么关系？"

"除了我们谁也不管，这就是你的意思？"

他怒容满面，吓了玛丽一跳，她以前从来没看到她丈夫脸色像这样。

她不服气地面对着他。

"我为什么应该关注别人？"她问道。

"你从来没有关注过别人，是吗？"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他愤怒地尖声叹口气，把早餐盘推到一边。"把这些拿开，我不想再吃了。"

"可是，菲利普——"

他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她捡起盘子，端着走出房间。菲利普自己推着轮椅到了写字桌边。手里拿着钢笔，他注视着窗外，他感觉到精神受到奇怪的压抑。一小会儿之前，他是那样地充满激情，现在他感到心烦意乱，焦躁不安。

不过不多一会儿，他精神就振作起来。他很快写满两页纸，就靠椅背坐着寻思。

这好像有道理，有可能性，但他并不完全满意。他的路子真的对头吗？他不能肯定。动机，动机是不可思议地找不出。有些什么因素，什么地方，他没注意到。

他不耐烦地叹口气，他几乎等不及蒂娜的来到。只要

这事能查清，只在他们之中，也就够了。一旦知道了，他们就会全都解放出来，从怀疑和无望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中解放出来。除了一个人之外，他们全都可以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他和玛丽可以回家，而且——

他思路停住，兴奋又消失了。他面临他自己的问题，他不想回家……他想到家里的井井有条尽善尽美，异常洁净的印花棉布，闪闪发光的铜器。那是一个干净、明亮、照看周到的笼子。他在这笼子里，束缚在轮椅上，被他妻子的爱关怀环绕着。

他的妻子……当他想到他妻子的时候，他好像看到两个人。一个是他娶的姑娘，金发碧眼，温和寡言。这是他爱过的姑娘，那个当他逗她时困惑地皱起眉头注视他的姑娘。这是他的波利。但是还有另一个玛丽——一个坚强如钢热情洋溢但不受别人影响的玛丽，一个除她自己外不关心任何人的玛丽。就连他也只是因为他是她的才予以关心。

一行法国诗歌闪过他的脑海——它是怎么说来着：

我们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成了她的猎获物

而这个玛丽，他并不爱。在这个冷酷的蓝眼睛背后的玛丽是个陌生人——一个他不认识的陌生人。

这时他嘲笑他自己，他就得和家里任何一个其他人一样地紧张不安异常激动。他想起他岳母对他谈他的妻子，谈那个在纽约的可爱的金发小姑娘，谈那孩子搂着阿盖尔太太脖子喊着的那一刻："我要和你呆在一起，我不愿意再离

开你。”

这曾经是情感表现，不是吗？然而——多么不像玛丽啊！一个女人从孩子长成妇女会有这么大变化吗？要玛丽吐露情感，感情外露是多么难啊，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在这个场合肯定——他的思路断了。或者是真的十分简单吗？不是凭感情用事，而是凭仔细分析。有目的就有手段。深思熟虑的情感演出。玛丽能够做什么来取得她所想得到的？

他想，什么也做不出——这样一想使他自己震动了一下。

他气呼呼地摔下钢笔，自己转动轮椅走出起居室到旁边的卧室。他转动到梳妆台，拿起梳子把吊在前额的头发梳向后去。他的面容连他自己也不认识了。

他想道，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他以前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些想法……他把轮椅转到窗子近旁向外望去。就在下面，一个女佣站在厨房窗子外和里边什么人在谈话。他们的声音带着当地方言的柔和口音，飘到他耳中……他的眼睛张大了，仿佛受了催眠。

隔壁房间的声音使他从沉思中醒来，他把轮椅转到相连的门前。

格温达·沃恩正站在写字台前，她转过身来对着他，在清晨的阳光中她脸上的憔悴使他吃了一惊。

“你好，格温达。”

“你好，菲利普！利奥想你也许喜欢插图版的伦敦新闻。”

"哦，谢谢。"

"这房间漂亮，"格温达望着周围说，"我想我以前从来没有进来过。"

"就像皇家套房，不是吗？"菲利普说，"远离所有的人，对病人或是度蜜月的夫妇太理想了。"

他但愿他没说度蜜月的夫妇几个字，可是太晚了。格温达的脸在抽搐。

"我得开始做事情了。"她含含糊糊地说。

"真是个理想的秘书。"

"现在可不是了，我常出错。"

"我们不是都常出错吗？"他有意地说，"你和利奥几时结婚？"

"我们大概永远不会结婚了。"

"这才会是一个真正的错误。"

"利奥认为这会引起——警方对我们不利的看法。"她的声音很苦涩。

"真该死。格温达，人必须冒些风险。"

"我愿意冒风险，"格温达说，"我从来不在乎冒风险。我愿意为幸福孤注一掷。但是利奥——"

"利奥怎么样？"

"利奥，"格温达说，"大概会作为雷切尔·阿盖尔的丈夫活下去，死去。"

她目光中的怒火和痛苦使他吃了一惊。

"她可以说是虽死犹生，"格温达说，"她在这儿，在家里——无时不在。"

第二十二章

蒂娜把她的车子停在教堂院墙旁的草地上。她小心地把带来的花的包装纸除去，然后穿过公墓大门，沿着主道进去。她不喜欢这个新公墓。她曾经希望有可能把阿盖尔太太葬在环绕教堂的老教堂墓地里，那里似乎有旧世界的安宁，有紫杉和长满苔藓的石头。这个公墓，那么新，那么井井有条，主道和小路从公墓辐射出去，一切都像超级市场供应的大批量生产的货物那样一成不变。

阿盖尔太太的坟墓保持得很好，坟的边缘是方块大理石砌的，填满花岗岩石条，坟背后立着一具花岗石十字架。

蒂娜手中拿着康乃馨，俯身读碑文。“对雷切尔·路易丝·阿盖尔爱的怀念”，下面是正文：

她的子女将会成长并对她怀着尊敬的怀念。

她身后有脚步声，蒂娜吓了一跳转过头来。

"米基！"

"我看到你的车，就跟着你来。至少——无论如何，我也到了这里。"

"你也到了这里？为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只是为了说声再见。"

"跟——她再见？"

他点点头。

"我已经接受了我告诉过你的那家石油公司的工作，大概三个星期之后，我就要走了。"

"你先到这里来对母亲说再见。"

"是的，也许说感谢她还要说对不起她。"

"你对不起她什么，米基？"

"并不是因为杀了她而说对不起她，如果你的意思指的是这个。你一直认为我杀了她吗，蒂娜？"

"我过去不能肯定。"

"你现在也不能肯定，你能吗？我是说我告诉你我没有杀她，这一点用也没有。"

"那你对不起什么？"

"她为我做了许多事，"米基说得很慢，"我对她半点感恩之意也没有，我恨她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和颜悦色对她说过一句话，或者带有爱心地望她一眼。现在我真希望我有过。就是这些。"

"你什么时候才不恨她的？是她死后？"

"是的，是的，我想是的。"

"你恨的不是她，对吧？"

"对——对。这个你说对了。我恨的是我自己的亲生母亲，因为我爱她。因为我爱她，而她却一点也不关心我。"

"现在你对此不再生气了？"

"是的，我想她毫无办法。毕竟人生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她是开朗快活这种类型的人，对男人太傻，对杯中之物又太喜欢。当她感到喜欢对孩子好的时候，她就对孩子好，她不让任何别人伤害孩子。就这样，所以她不管我。过去所有这些年月，我拒绝带着这种想法生活。现在我接受了。"他伸出一只手。"把你的康乃馨给我一枝，好吗，蒂娜？"他从她手里接过一枝，弯下腰去，放在坟墓下面的碑文上，"你看呀，妈，"他说，"我对你是个差劲的儿子，我想你对我不是很聪明的母亲。但是你是好意。"他看着蒂娜："这样道歉算不算好？"

"我想可以。"蒂娜说。

她弯下腰去把她自己的康乃馨放在那里。

"你常到这里来放上鲜花吗？"

"我一年来这里一次。"蒂娜说。

"小蒂娜。"米基说。

他们一起转身，往回走下公墓小路。

"我没有杀她，蒂娜，"米基说，"我发誓我没有。我要你相信我。"

"那天晚上我在那里。"蒂娜说。

米基猛地转过身来。

"你在那里？你是说在和煦点？"

"是的。我想换个工作，我要为这事找父亲和母亲商量。"

"嗯，"米基说，"说下去。"

她不说，他就抓住她胳膊摇她。"说下去，蒂娜，"他说，"你必须告诉我。"

"到现在我没告诉过任何人，"蒂娜说。

"说下去呀！"米基又说。

"我开车到了那里，我没把车开到大门口。你知道，快要到家时那里有个地方容易把车调头。"

米基点头。

"我在那里下车往家里走去。我感到自己没把握，你知道在某些方面和母亲谈话有多难，我是说她总有她自己的主意。我想把情况尽可能说清楚。所以我往家里走了一段路又向车子走回去，然后又往家里走回去。打算想出个办法来。"

"那是什么时间？"米基问道。

"我不知道，"蒂娜说，"我现在想不起了。我——时间对我没有多大关系。"

"不，亲爱的，"米基说，"你总是这副无限悠闲的神气。"

"我在树下面，"蒂娜说，"走路很轻——"

"你就像个小猫咪。"米基温柔亲切地说。

"——我听到的时候。"

"听到什么？"

"两个人在悄悄谈话。"

"是吗?" 米基全身绷紧。"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他们有一个说:'七点到七点半之间,就是这个时间。现在记住,不要打乱计划,七点到七点半之间。'另一个悄悄说:'你可以相信我。'然后第 个声音说:'这以后,亲爱的,就万事大吉了'。"

沉默了一会儿,米基又说:

"唉,你为什么忍住不说?"

"因为我不知道。"蒂娜说,"因为我不知道是谁在讲话。"

"但是肯定有人在讲话,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不知道。"蒂娜说,"难道你不知道,两个人在悄悄讲话的时候,你听不出声音来。这只是——嗯,只是悄悄讲话。我以为,当然我以为是一男一女,因为——"

"因为他们所讲的话?"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你以为,"米基说,"这可能是父亲和格温达?"

"可能,不是吗?"蒂娜说,"也许就是说格温达要离开家再在七点到七点半之间回去,也许是格温达要父亲在七点到七半之间下楼去。"

"如果是父亲和格温达,你不会想把他们交给警察,是这样吗?"

"如果我有把握的话,但是我没把握。那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可能是赫斯特和什么人,甚至可能是玛丽,但不是菲利普。不,当然不是菲利普。"

"你说赫斯特和什么人的时候,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你没有看到他，我是说那个男的。"

"没有，"蒂娜说，"我没看到他。"

"蒂娜，我想你在撒谎。是个男的，对吧？"

"我转回来，"蒂娜说，"向车子走去。这时有个人在马路那一边步行走上来，走得很快。他在暗中只是个阴影。那时我想——我想我听到在马路那头一辆车子在发动。"

"你以为那是我……"米基说。

"我不知道，"蒂娜说，"那可能，和你身材差不多。"

他们走到蒂娜的小车子旁。

"来吧，蒂娜，"米基说，"上车，我和你去，开到和煦点。"

"但是，米基——"

"我告诉你那不是我，这一点用也没有，对吧？我还能说什么？走吧，开车去和煦点。"

"你要去干什么，米基？"

"你为什么竟会想到我要去干什么？怎么着？你不是去和煦点吗？"

"是的，"蒂娜说，"我要去。我收到菲利普一封信。"她发动了小车，米基坐在她旁边，身体僵直、精神紧张。

"收到菲利普的信，是吗？他说什么？"

"他要我去，他想见我，他知道今天是我半休日。"

"他说了他为什么事要见你没有？"

"他说他要问我一个问题，他希望我会给他答复。他说我不必告诉他任何事——他告诉我我只要说是或不是。他

说我对他讲的他要保守秘密。"

"那么他在秘密地干什么事，"米基说，"有意思。"

到和煦点距离很短，他们到达之后米基说：

"你进去，蒂娜。我要在花园里走动一小会儿，想些事情。去吧，和菲利普会见吧。"

蒂娜说：

"你不是要——你不会——"

米基短促地笑了一下。

"从失恋者高地跳下去自杀？算了吧，蒂娜，你知道我还不致于此。"

"有时候，"蒂娜说，"我想一个人对别的任何人都不了解。"

她从他身旁转身走开，慢慢走进家里。

米基在她身后望着，他头向前探，手插在衣袋里。他沉着脸，绕着房角走，沉思着抬头望着房子。所有昔日儿时回忆都涌上了心头。那儿是那棵老木兰树，他有许多次爬上去进入楼梯平台窗子。那里是一小块被认为是他自己的花园的地方，并不是他喜欢花园，他更喜欢把机械玩具拆开。"破坏成性的小魔头"，他想着这句话，隐隐约约有点高兴。

啊，是呀，一个人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变化。

房子里面，蒂娜在大厅里遇到玛丽，玛丽见到她，看上去有点吃惊。

"蒂娜，你从雷德明来吗？"

"是的，"蒂娜说，"你不知道我要来吗？"

"我忘记了，"玛丽说，"我相信菲利普提到过。"

她转身走开。

"我要去厨房，"她说，"去看看晚报来了没有，这是菲利普晚上喜欢的最后一件事。柯尔斯滕刚给他把咖啡送上去。咖啡和茶，他更喜欢的是咖啡。他说茶使他消化不良。"

"你为什么拿他当个病人对待，玛丽？"蒂娜说，"他实际上不是个病人。"

玛丽的目光冷森森含有怒意。

"当你有了你自己的丈夫的时候，蒂娜，"玛丽说，"你就会知道丈夫喜欢你怎样对待他了。"

蒂娜温和地说：

"对不起。"

"但愿我们能够走出这所房子，"玛丽说，"菲利普呆在这里太不适宜了。赫斯特今天也要回来。"

"赫斯特？"蒂娜的声音有点惊讶，"她要回来？为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她昨天晚上打电话来这样说的。我不知道她坐哪一班火车来，我猜想，像往常一样，坐快车。应该有个人到德赖茅斯去接她。"

玛丽从过道走向厨房，看不见了。蒂娜犹疑了一会儿，走上楼梯，在楼梯平台上，右手第一扇门开了，赫斯特走了出来。她看到蒂娜，吃了一惊。

"赫斯特！我听说你要回来，但没想到你已经到了。"

"卡尔加里博士开车送我来的，"赫斯特说，"我径直上楼到了我的房间——我想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到了。"

“卡尔加里博士现在在这里吗?”

“不在，他让我下车就接着开往德赖茅斯去了，他要在那里见一个人。”

“玛丽不知道你到了。”

“玛丽从来什么都不知道，”赫斯特说，“她和菲利普与世隔绝。我想父亲和格温达在图书室里。一切似乎都和往常一样。”

“为什么不该如此呢?”

“我并不真的知道，”赫斯特含含糊糊地说，“我只是怀疑一切会或多或少不一样。”

她走过蒂娜下了楼梯。蒂娜继续走，经过图书室，顺着过道来到达兰特夫妇住的在尽头的那个套房。柯尔斯滕·林斯特龙刚好站在菲利普房门外面，手里端着盘子，她突然转过头来。

“哎呀，蒂娜，你吓了我一跳，我正给菲利普拿来咖啡和饼干。”她抬起一只手敲门，蒂娜走到她身旁。

敲门之后，柯尔斯滕把门打开走了进去。她在蒂娜前面一点，高大笨重的身躯挡住了蒂娜的视线。但是蒂娜听到柯尔斯滕气息急促的喊叫。她的胳膊搭拉下来，盘子在地上摔碎，茶杯、碟子在壁炉围栏上撞得粉碎。

“哎呀，不好了，”柯尔斯滕喊道，“哎呀，不好了。”

蒂娜说：

“菲利普吗?”

她越过柯尔斯滕走到书桌前菲利普·达兰特的轮椅旁。她想，他在写东西。他右手近处摆着一支圆珠笔，但

是他的头却以一种扭曲的奇异姿势向前垂，在他头骨底部，她看到有一块看起来鲜红鲜红的菱形东西，染污了他雪白的硬领。

"他被人杀了，"柯尔斯滕说，"他被人杀了——他被刀刺了。在那儿，穿过他脑袋底部，一处小刺伤伤口，是致命的。"

她提高嗓门又说：

"我警告过他，我尽了一切努力，但他像个孩子——喜欢玩危险的工具——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

蒂娜想，这真像一场噩梦。她轻轻地站到菲利普胳膊肘旁，向下望着他。而柯尔斯滕抬起他的软绵绵的手摸他脉搏，已经没有脉搏了。

他想问她什么？不管他想问什么他永远也不能问了。蒂娜的脑筋并不是真正有的放矢地在想，而是注意到并且记下各种细节。是的，他一直在写。笔在那里，但他面前没有纸。没写下什么。杀他的人拿走了他写的东西。她平静机械地讲话，她说：

"我们得告诉别人。"

"对，对，我们得下去告诉别人，我们得告诉你父亲。"

两个女人肩并肩地向门口走去，柯尔斯滕搂着蒂娜。蒂娜的目光扫向落在地上的盘子和破碎的瓷器。

"这没关系，"柯尔斯滕说，"过后都会打扫起来。"

蒂娜几乎跌倒，柯尔斯滕用胳膊拦住她。

"小心！你要跌倒了。"

她们顺着过道走。图书室的门开了，利奥和格温达走

来。蒂娜低声清晰地说：

"菲利普被杀死了，是用刀刺的。"

蒂娜想，这就像一场梦。她父亲的震惊的叫喊．格温达飞快地从她身旁走过，到菲利普那里去……到死了的菲利普那里去。柯尔斯滕离开她匆匆忙忙下楼。

"我得告诉玛丽、得慢慢说给她听。可怜的玛丽，这对她将是可怕的打击。"

蒂娜慢慢跟着她走。她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头晕目眩像做梦一样。一阵异样的痛楚攫住她的心房。她到哪里去？她不知道。一切都不是实在的。她走到开着的前门走出去。这时候她才看到米基从房角转出来。好像这是她的脚步一直在带着她去的地方，她径直向他走去。

"米基，"她说，"哦，米基。"

他张开双臂，她径直倒进他怀里。

"没事了，"米基说，"我扶着你哪。"

蒂娜慢慢在他胳膊里倒下去，她倒在地上，缩成一小堆。这时赫斯特正从房子里跑出来。

"她昏过去了，"米基手足无措地说，"我以前从没见到她昏过去过。"

"这是受了震动。"赫斯特说。

"你是什么意思——震动？"

"菲利普被杀死了，"赫斯特说，"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什么时候？怎么杀死的？"

"就是现在。"

他瞪着她，然后他抱起蒂娜．由赫斯特陪着他，他把

蒂娜抱进阿盖尔太太的起居室，把她放在沙发上。

“给克雷格医生打电话。”他说。

“他的车子来了，”赫斯特向窗外看去说道，“父亲在电话里告诉他菲利普——我，”她四下望望，“我不想见他。”

她跑出房间上了楼。

唐纳德·克雷格下车从开着的前门走进来。柯尔斯滕从厨房出来迎接他。

“下午好，林斯特龙小姐。我听到的是怎么回事？阿盖尔先生告诉我菲利普·达兰特被杀死了。杀死了？”

“是真的。”柯尔斯滕说。

“阿盖尔先生给警察局打了电话吗？”

“我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他只是受伤？”唐纳德说。他转身回去，从车子里拿出他的药箱。

“没有可能。”柯尔斯滕说，她的声音无精打采疲惫不堪。“他死了。对这一点我十分确定，他这里被刀刺了。”

她把手放在她脑后。

米基出来走进大厅。

“你好，唐纳德。你最好来看一下蒂娜，”他说，“她昏过去了。”

“蒂娜？哦，是的。从雷德明来的那个人，是吧？她在哪里？”

“她在那里。”

“我上楼之前先看看她。”他走进房间时，回过头来对柯尔斯滕说，“给她保温，她一醒过来就给她一点热茶或是

咖啡，不过你是懂得正确处理的——"

柯尔斯滕点点头。

"柯尔斯蒂。"玛丽·达兰特从厨房出来，顺着大厅慢慢地走，柯尔斯滕向她走去，米基不知所措地瞪着她。

"这不是真的，"玛丽声音低沉粗嘎地说 。"这不是真的！这是你编出来的谎话。我刚才离开他的时候他好好的，他一点事也没有，他在写东西。我告诉他不要写，我告诉他不要。是什么让他写的？他为什么要那么固执？当我要他离开这房子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离开？"

柯尔斯滕哄她，抚慰她，尽全力使她松弛下来。

唐纳德·克雷格大踏步走出起居室。

"谁说那个姑娘昏过去了？"他质问道。

米基呆望着他。

"她是昏过去了。"他说。

"她昏过去的时候在什么地方？"

"她和我在一起……她走出房子来会我。然后她就倒下去了。"

"倒下去了，是吗？是的，她完全倒下去了。"唐纳德·克雷格阴森森地说。他很快向电话走去。"我得叫一部救护车，"他说，"马上。"

"救护车？"柯尔斯滕和米基瞪着他。玛丽似乎没有听到。

"是的。"唐纳德怒气冲冲地在拨电话。"这个姑娘不是昏过去，"他说，"她被刺了一刀。你们听到没有？刺在后背。我们必须马上把她送医院。"

第二十三章

1

在旅馆房间里。阿瑟·卡尔加里对他写的笔记翻来覆去地看。

偶尔他点点头。

是的，他现在路子走对了。一开始，他犯了过分注意阿盖尔太太的错误，十件案子有九件，这一程序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案子是第十件。

他一直感到存在一个未知因素，如果他一旦能把这个因素分离出来加以证实，这个案子就可迎刃而解。为了找出这个因素，他一直困扰在死去的女人身上。但是他现在看出来了，死去的女人并不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受害者本来都是这样。

他转变了观点，转回到所有这一切开始发生的那一刻，他转回到贾科。

不只是把贾科看作由于没犯过的罪行而被不公正判刑的年轻人，而是把贾科看作一个有内在本质的人。按照老加尔文[1]教义的话说，"贾科是个注定毁灭的人"。他在生活中得到过一切机遇，难道不是吗？无论如何，麦克马斯特医生的意见是贾科是个天性要走错路的人，没有任何环境可以帮助他或是拯救他。难道这是真的吗？利奥·阿盖尔谈到贾科是有溺爱和怜惜之情的。他怎么说来着？"一个大自然不适应的人"。他接受了现代心理学处理问题的方式，是病人而不是罪犯。赫斯特说什么？很直率地说贾科总是令人望而生畏。

坦率孩子气的说法。柯尔斯滕·林斯特龙又是怎么说的？贾科是坏透了，是的，她说的就是那么严厉，坏透了！蒂娜说："我从来不喜欢他或是信任他。所以他们的一般说法是一致的。只有在他遗孀说的话里才由一般转为特定的说法。莫林·克莱格完全是从她个人观点想到贾科。她在贾科身上浪费了她自己，她被他的魅力迷住，她怨恨这一事实。现在安然再婚之后，她成了她丈夫观点的应声虫。她向卡尔加里坦率说明贾科的一些可疑交易，还有他弄钱的方法。钱！

在阿瑟·卡尔加里疲惫不堪的脑筋中，钱这个字好像以巨大字体在墙上跳跃。钱！钱！钱！他认为这就像一出歌剧里的中心思想。阿盖尔太太的钱！钱受到信托，钱存

[1] 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法国神学家，基督教新教加尔文派创始人。——译注。

成年金，其余财产给她丈夫！钱从银行提出来！钱放在办公桌抽屉里！赫斯特冲出去到她车房，她钱包里没有钱！她从柯尔斯滕手里得了两英镑钱！钱在贾科身上找到，他发誓说是他母亲给他的。

整个事情构成一幅图样，由关于钱的互不相关的细节编织而成的图样。

确定无疑，那未知因素变得清晰了。

他看他的表，他答应在约定时间给赫斯特打电话。他把电话机拉过来拨了号码。

不多一会，她的声音就传过来，清晰，有点孩子气。

"赫斯特，你没事吧？"

"哦，是的，我没事。"

他费了点时间才明白了她这句话的内涵，于是他厉声说：

"出了什么事？"

"菲利普被杀死了。"

"菲利普！菲利普·达兰特？"

卡尔加里简直不敢相信。

"对。还有蒂娜——至少，蒂娜还没死，她在医院里。"

"把事情告诉我。"他下命令似的说。

她告诉了他，他仔仔细细地问了又问，直到他掌握了全部事实。

于是他以严厉的口吻说：

"等着，赫斯特，我就来。我要在——"他看看他的手表。"一小时之后到你那里，我得先去见休伊什警监。"

2

“你确实想知道些什么，卡尔加里博士?”休伊什警监问道。但是卡尔加里还没来得及讲话，休伊什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警监拿起听筒。“是的，是的，是我。等一下，”他拔出一张纸写下来，“什么？最后那个字怎么拼？哦，我明白了。是的，好像还不太清醒，是吗？好的，没别的事了？好的，谢谢。”他放回听筒。“是医院打来的。”他说。

“蒂娜吗?”卡尔加里问道。

警监点点头。

“几分钟前她刚刚恢复了知觉。”

“她说了什么?”卡尔加里问道。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告诉你这个，卡尔加里博士?”

“我要求你告诉我，”卡尔加里说，“因为我想在这件事上我能帮助你。”

警监心中在盘算着，望着他。

“你对所有这些事太挂在心上了，是吗，卡尔加里博士?”他说。

“是的，我是挂在心上。你知道，我感到对这件案子的重审负有责任。我甚至感到对这两次惨剧有责任。那姑娘活得了吗?”

“他们认为可以活，”休伊什说，“刀刃没刺中心脏。但也许难说。”他摇摇头。“这总是困难之处，”他说，“人们

不相信凶手会不露馅。这样说听起来是怪事，但就是这样。他们都知道在他们之中有个凶手，他们本来应该把他们所知道的讲出来。如果周围有个凶手，惟一安全的办法就是马上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告诉警察。唉，他们没有，他们瞒着我。菲利普·达兰特是个精细人——一个聪明人，但是他把这事看作一种游戏，他挖空心思给人设下圈套，他得到了一些真相，或者他认为他了解一些情况。而某个别人认为他得到了一些真相。结果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死了，刀从颈子后面刺进去。这就是撩拨凶手而不知其危险的结果。”他停住了，清清喉咙。

“那姑娘呢？”卡尔加里问道。

“那姑娘知道些什么，”休伊什说，“一些她不想讲的事。我的看法是，她爱着这个人。”

“你是在讲——米基。”

休伊什点点头：“对。我也要说，从某些方面说，米基也喜欢她。但是如果你怕一个人怕得要命，你再喜欢他也不管用。她所知道的事可能比她认识到的更为致命。这就是为什么她发现达兰特死了之后，跑出来径直冲进他怀里，他就利用这机会，要刺死她。”

“这只是你自己的推测，对吧，休伊什警监？”

“不完全是推测，卡尔加里博士。刀子就在他衣袋里。”

“作案的刀子？”

“是的，刀上有血。我们要检验，但这肯定是她的血，她的血和菲利普·达兰特的血。”

“但是——不可能是的。”

"为什么说不可能是的?"

"赫斯特。我给她打电话，她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她告诉你了，是吗?哎呀，事实很简单。玛丽·达兰特到楼下厨房去时，她丈夫还活着。这时是差十分四点。这时候，家里有利奥·阿盖尔和格温达·沃恩在图书室里，赫斯特·阿盖尔在二楼她卧室里，柯尔斯滕·林斯特龙在厨房里。刚过四点，米基和蒂娜开车来了。米基走进花园，蒂娜上楼，紧跟着是柯尔斯滕，柯尔斯滕正拿着咖啡和饼干上楼给菲利普。蒂娜停下和赫斯特讲话，然后追上林斯特龙小姐，她们一块儿发现菲利普死了。"

"所有这段时间，米基都在花园里，这是个绝对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卡尔加里博士，你有所不知。房子一边有一棵大木兰树，小孩经常爬上去，特别是米基。这是他出入这所房子的道路。他可能爬上这棵树，进了达兰特的房间，刺死了他，再从树上出去。这需要分秒不差的时间选择，但有时胆大妄为的人可以做到。而他是胆大妄为的。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蒂娜和达兰特会面。为了安全，他不得不把两个人都杀死。"

卡尔加里想了一会儿。

"警监，你刚才说蒂娜恢复了知觉，她不能确切地说是谁刺的她吗?"

"她还不太清醒，"休伊什说得很慢，"事实上我怀疑就这一用语的正确含义来说，她是否恢复了知觉。"

他疲惫地笑了一下。

"好啦，卡尔加里博士，我要告诉你她确切说了些什么。首先，她说了个名字，米基……"

"那么她指控了他。"卡尔加里说。

"好像是这样，"休伊什点着头说，"她说的其余部分没有什么意义，有点像胡话。"

"她说什么？"

休伊什向下望他面前的纸条。

"'米基'，然后停了一会儿，然后'杯子是空的……'然后又停了一会儿，然后是'桅杆上的鸽子'。"他看着卡尔加里，"你能看出什么意义来吗？"

"不能，"卡尔加里摇头沉思地说，"'桅杆上的鸽子'……这似乎说的是异乎寻常的事。"

"就我们所知，既没有鸽子，也没有桅杆，"休伊什说，"但是这对她却是有某种意义的，在她自己心中有意义。不过，你知道，也许与谋杀案无关。老天爷才知道她飘浮在什么幻想王国里。"

卡尔加里沉默了几分钟，他坐着想事情，然后问道："你们已经逮捕了米基吗？"

"我们拘留了他，他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受到指控。"

休伊什感到奇怪地望着卡尔加里。

"我猜想米基这孩子不是你对这问题的答案。"

"对，"卡尔加里说，"对，米基不是我的答案，甚至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站起来，"我仍然认为我是对的。"他说，"不过我十分明白，我没有足够的东西让你相信我。

我必须再去那里，我必须去见他们所有的人。”

“那么，”休伊什说，“自己当心，卡尔加里博士。等一等，你的想法是什么？”

卡尔加里说：“如果我告诉你是一桩感情犯罪，这对你有意义吗？”

休伊什的眉毛扬了起来。

“有许多感情，卡尔加里博士，”他说，“恨、贪婪、恐惧，都是感情。”

“当我说感情犯罪时，”卡尔加里说，“我的意思是人们通常用这个词所表示的意思。”

“如果你是指格温达·沃恩和利奥·阿盖尔，”休伊什说，“你知道，这是我们一直在想的，但是这好像安不上。”

“比这要复杂得多。”阿瑟·卡尔加里说道。

第二十四章

阿瑟·卡尔加里在一个很像他初次来时的黄昏又来到和煦点，这时候又是暮色苍茫。他揿门铃时心里想着，这里应该名叫蝰蛇点。

又一次，情况似乎在重复出现。是赫斯特开的门，她脸上是同样的藐视，同样的绝望的悲剧气氛。在她身后他像以前一样看到的是柯尔斯滕·林斯特龙警觉、怀疑的脸。这是历史在重演。

然后图像一闪就变动了。怀疑和绝望的神色从赫斯特的脸上消失，代之以可爱的、表示欢迎的微笑。

“是你，”她说，“你来了我太高兴了。”

他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中。

“我要见你父亲，赫斯特。他在楼上图书室里吗？”

“在，在。他和格温达在那里。”

柯尔斯滕·林斯特龙朝他们走来。

“你为什么又来这里?”她抱怨地说，“瞧瞧你上次惹来的麻烦，瞧瞧有什么事落在我们大家头上。赫斯特的生活被毁掉，阿盖尔先生的生活被毁掉——两个人死了。两个!菲利普·达兰特和小蒂娜。都是你干的好事——都是你干的好事。”

“蒂娜并没有死，”卡尔加里说，“我有一些要在这里做而不能撂下不管的事。”

“你有什么必须做的事?”柯尔斯滕仍然站着，挡住他去楼梯的路。

“我必须完成我所开始的事。”卡尔加里说。

他很温和地把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把她稍稍推向一边。他走上楼梯，赫斯特跟着他。他转过头来对柯尔斯滕说：“你也来，林斯特龙小姐。我愿意你们都在这儿。”

在图书室里，利奥·阿盖尔正坐在书桌边一把椅子里，格温达·沃恩正跪在壁炉前凝望着壁炉的余火。他们有些惊讶地抬起头来。

“我很抱歉又来打搅你们，”卡尔加里说，“不过正如我刚才对这两位说的，我来完成我所开始的事。”他向周围望望：“达兰特太太还在家里吗?我愿意她也在这里。”

“我想，她躺下了。”利奥说，“她——她经受了极其难以忍受的事。”

“我依然愿意她在这里，”他看着柯尔斯滕，“也许你会去请她来。”

“她也许不愿意来。”柯尔斯滕气恼地说。

"告诉她，"卡尔加里说，"有些关于她丈夫死亡的事，也许她愿意听听。"

"哎，去吧，柯尔斯蒂。"赫斯特说，"别对我们大家那么怀疑，那么防范。我不知道卡尔加里博士要说什么，不过我们大家都应该在这里。"

"随你的便。"柯尔斯滕说。

她走出房间。

"坐下。"利奥说。他指着壁炉另一边的一把椅子，卡尔加里坐到那里。

"你得原谅我，"利奥说，"如果我此刻说，我真希望你原先不曾来过，卡尔加里博士。"

"这不公道！"赫斯特激动地说，"这么说是很不公道的。"

"我知道你一定会感受到的，"卡尔加里说，"我想，处在你的地位，我的感受也会完全一样。也许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我甚至也有跟你一样的观点。但是反省下来，我还是看不出我能有别的什么办法。"

柯尔斯滕又进了房间，她说："玛丽马上就来。"

他们沉默地坐着等，不多一会儿，玛丽·达兰特走进房间。卡尔加里饶有兴趣地望着她，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她。她看上去平静沉着，衣着整洁，头发纹丝不乱。但是她面无表情，有如假面具，她带着一个梦游女人的神气。

利奥做了介绍，她微微低一下头。

"谢谢你来，达兰特太太，"卡尔加里说，"我想你应该听说过我说的话。"

"随你的便，"玛丽说，"不过不管你说什么或是别人说什么都不会使菲利普死而复生了。"

她走到离他们稍远的地方，坐在靠窗子的一把椅子上。卡尔加里看看他周围。

"让我先说说这个：当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我能洗清贾科的名声之后，你们对我的消息所采取的态度使我困惑不解。现在我明白了。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位姑娘。"他看着赫斯特，"在我离开的时候她对我说的话。她说正义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对无罪的人要发生什么。《圣经》里约伯书最后译文有这么一句话：无辜人的灾难。作为我带来的消息的后果，是你们大家所一直蒙受的痛苦。无罪的人不应该蒙受痛苦，也一定不会痛苦。我想到这里来说我应该说的话，就是要结束这种痛苦。"

他停了一小会儿，但是没有人讲话。阿瑟·卡尔加里以他学究式的宁静声音继续说道：

"我第一次到这里来的时候，据我想，并没有给你们带来可以说是极大欢乐的消息。你们都接受贾科有罪这一说法。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你们大家都满足于这一说法，这是在阿盖尔太太谋杀案中可能有的最佳结论。"

"这样讲话未免有点苛刻了吧？"利奥问道。

"不，"卡尔加里说，"这是事实。把贾科当罪犯使你们大家都满意，因为这就不会有外来人犯下这个罪行的真正问题，也因为在贾科的案子里你们可以找到必要的借口。他是不幸的啦，他是精神不正常的啦，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负责啦，一个问题儿童或是犯罪儿童啦！所有我们可以愉快

地用来原谅犯罪的现代的话。阿盖尔先生，你说过你不责怪他，你说过他的母亲，受害者，本人也不会责怪他。只有一个人责怪他。”他看着柯尔斯滕·林斯特龙，“你责怪他，你义正词严地说他是坏透了的，这就是你使用的词。‘贾科是坏透了的’。”

“也许，”柯尔斯滕·林斯特龙说。“也许——是的，也许我这样说过。这是真的。”

“是的，这是真的，他是坏透了的。如果他不是坏透了的，所有这些事都不会发生。不过你也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作证，实际上消除了他的犯罪可能。”

柯尔斯滕说：

“人们不能总是相信证据。你得过脑震荡。我十分清楚脑震荡对人的影响，他们记事不清，而是模模糊糊。”

“那么这仍然是你的结论吗？”卡尔加里说，“你认为贾科真的犯了这个罪，而且他用某种方法伪造了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对吧？”

“我不清楚细节，对，就是这么回事。我仍然说是他干的。所有这里发生的痛苦和死亡——是的，这些吓人的死亡——都是他干出来的。都是贾科造成的。”

赫斯特喊道：

“但是，柯尔斯滕，你一直对贾科是爱着的。”

“也许，”柯尔斯滕说，“是的，也许。不过我还是要说他是坏透了的。”

“这个我想你是对的，”卡尔加里说，“但是在另一方面你又错了。脑震荡也罢，不脑震荡也罢，我的记忆完全清

楚。阿盖尔太太死去那天晚上，我就在她死的那个时间，让贾科搭了我的车。绝无可能——我要坚定地重复这几个字——绝无可能，贾科在那晚上杀死他养母。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站得住脚。"

利奥稍许有点焦躁不安地动了一下。

"你以为我又在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老一套。不完全如此，还要考虑其他几点。其中之一就是我从休伊什警监那儿听到的陈述。贾科提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时，不假思索，十分肯定。他说得流畅准确，时间、地点，几乎仿佛他知道他可能需要它。这个和我跟麦克马斯特医生关于贾科的谈话可以联系得起来。他对心理学上的边缘犯罪案件有广泛经验。他说他对贾科心中埋有谋杀的种子不那么奇怪，但他不相信贾科竟然会真的干出一件来。他说他预料贾科会干出来的谋杀类型是贾科怂恿别的人去犯罪。于是我谈到关键问题，我问自己：贾科是不是知道那晚上要发生一件罪行？他是不是知道他需要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因而有意给自己制造一个。如果是那样，是别人杀了阿盖尔太太，但是——贾科知道她将要被杀死，而那个人可以清楚地说出他是罪行唆使犯。"

他对柯尔斯滕·林斯特龙说：

"你认识到这一点，你现在仍然这样认为或者你想这样认为。你认为是贾科杀了她，不是你……你认为你是按照他的命令或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干的。因此你要把一切责难都推给他。"

"我？"柯尔斯滕·林斯特龙说，"我？你在说什么呀？"

"我在说，"卡尔加里说，"在这个家里只有一个人在任何方面都可以适合贾科·阿盖尔共犯的角色，这就是你，林斯特龙小姐。贾科过去有段经历，这经历是他能激发中年妇女的热情，他巧妙地利用这种力量。他有使别人相信他的天赋。"他探身向前。"他向你求过爱，是吧？"他说得很温和，"他使你相信他喜欢你，他想娶你。使你相信这件事过去之后，他会掌握更多的他母亲的钱。你们会结婚，然后远走高飞，对吧？"

柯尔斯滕望着他，她没讲话，仿佛瘫痪了。

"这事干得残忍，毫无心肝而且巧妙。"卡尔加里说，"那天晚上他来到这里，由于被捕坐牢的阴影笼罩着他，他拼命要钱。阿盖尔太太拒绝给他钱。他被拒绝后就向你要。"

"你认为，"柯尔斯滕·林斯特龙说，"你认为我会拿阿盖尔太太的钱给他，而不拿我自己的钱给他？"

"不，"卡尔加里说，"如果你有钱，你会拿自己的钱给他的。但是你没有……你从阿盖尔太太给你买的年金中有一笔丰厚的收入，但我想他已经把你挤干了。所以那晚上他绝望了。阿盖尔太太上楼到图书室去找她丈夫之后，你就走出家到他等着你的地方，他就告诉你该做什么。首先你必须把钱给他，然后在盗窃被发现之前，必须干掉阿盖尔太太。因为她不会不报盗案。他说这很容易。你只需把抽屉拉开，使人看起来像有强盗来过，打她脑袋后边。他说这没有痛苦，她什么都感觉不到。他自己会找到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所以你必须在准确的时限即七点到七点半之间仔细干完。"

“这不是真的。”柯尔斯滕说。她开始颤抖起来。“你说这些话简直是疯了。”

不过她的声音已经不那么气势汹汹了。是令人感到相当奇怪的呆板消沉的声音。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她说，“你认为我会让他受到谋杀的指控吗？”

“哦，是的，”卡尔加里说，“总之他告诉过你他会找到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也许你预料他会被捕然后证明无罪。这就是计划的全部。”

“但是当他不能证明他无罪的时候，”柯尔斯滕说，“那时我会不救他？”

“也许，”卡尔加里说，“也许——但是由于一件事实，那事实是谋杀案第二天早上贾科的妻子在这里露了面。你不知道他结了婚。那姑娘不得不重复说两三次你才相信她。那时候，你的世界崩溃了。你才看出贾科的为人——毫无心肝，诡谲之极，对你一点情感没有。你才认清他使你干了些什么。”

突然，柯尔斯滕·林斯特龙讲话了，话语冲口而出，毫不连贯。

“我爱他……我全心爱他。我是傻瓜，轻信人言的中年老糊涂傻瓜。他使我想，他使我相信。他说他从不喜欢姑娘。他说——我不能把他说的都告诉你们。我爱他，我告诉你们我爱他。然后那个一脸傻笑愚蠢透顶的女人到这儿来，那个普普通通的小东西。她使我看出来，贾科以往的话都是谎言，都是邪恶，邪恶。他的罪恶，不是我的。”

“我到这里来的那个晚上，”卡尔加里说，“你害怕了，对吧？你害怕要发生的事。你为别人害怕。你是爱赫斯特的，你是喜欢利奥的。也许你看出一点这对他们会有什么影响。但你主要还是为你自己害怕。你也明白恐惧支使你干出了什么……你现在手上又有两条人命了。”

“你是说我杀了蒂娜和菲利普？”

“当然是你杀了他们，”卡尔加里说，“蒂娜已经恢复知觉了。”

柯尔斯滕深陷在绝望中，双肩下垂。

“那么她告诉你是我刺了她，我以为她甚至不知道我刺了她呢。当然，我是疯了。那时候我真是疯了，害怕得发疯了。太紧迫——太紧迫了。”

“要我告诉你蒂娜恢复知觉之后说了些什么吗？”卡尔加里说，“她说杯子是空的。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假装给菲利普·达兰特拿一杯咖啡上去。实际上你已经刺死了他，当你听到蒂娜来的时候，你正走出房间。于是你转过身去假装你要端咖啡进去。过后，尽管她因他的死受震动差不多要昏过去，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注意到落到地下的杯子是空的，杯子里并没有咖啡的痕迹。”

赫斯特喊道：

“可是柯尔斯滕不可能刺了她！蒂娜下楼走出去到米基那里都是好好的。”

“我亲爱的孩子，”卡尔加里说，“被刺的人会走完一条街甚至还不知道自己遭到了什么。蒂娜在受到的震动中，她几乎什么都感觉不到，也许感到针刺，一点点痛。”他又看

着柯尔斯滕说："过后，你又把刀丢进米基的衣袋里，这是所有事情之中最卑鄙的。"

柯尔斯滕伸出手来哀求。

"我没办法，我没办法……事情快暴露了……他们都已经发现，菲利普发现了，还有蒂娜——我想蒂娜一定偶然听到那晚上贾科和我在厨房外边的谈话。他们都开始明白……我要安全，我要——可是一个人永远不会安全！"她的手垂下来。"我不想杀蒂娜的，至于菲利普——"

玛丽·达兰特站起来，她慢慢在房间中央走过来，带着越来越明显的目的。

"你杀了菲利普？"她说，"你杀了菲利普。"

突然她像一头母老虎似的对那个女人扑去。格温达手疾眼快，一跃而起，抓住了她。卡尔加里也帮着一同把她拉回来。

"你——你！"玛丽·达兰特叫道。

柯尔斯滕·林斯特龙望着她。

"这关他什么事？"柯尔斯滕·林斯特龙问道，"他为什么要到处刺探，问这问那？他从来没受到过威胁，对他从来不是生死攸关的事。只是——娱乐。"她转过身去慢慢向门走去，对他们望也不望就走了出去。

"拦住她！"赫斯特喊道，"哦，我们得拦住她。"

利奥·阿盖尔说：

"让她去吧，赫斯特。"

"可是——她会自杀的。"

"我倒是不相信。"卡尔加里说。

"她有那么长时间曾经是我们忠实的朋友，"利奥说，"忠诚，热忱。而现在成了这样。"

"你认为她会——自尽吗？"格温达说。

"更为可能的是，"卡尔加里说，"她会到最近的火车站上火车去伦敦。可是她当然跑不掉，她会被追踪被找到。"

"我们亲爱的柯尔斯滕，"利奥又说道，他的声音有点发抖。"那么忠实，对我们大家那么好。"

格温达抓住他的胳膊摇他。

"你怎么能这么说，利奥，你怎么能这么说？想想她对我们大家做了些什么——她让我们受到了什么样的痛苦。"

"我知道，"利奥说，"但是，你知道，她自己也受到了，我想我们在这个家里感受到的是她的痛苦经历。"

"要不是卡尔加里博士到这里来，"格温达说，"只要有她在，我们就要永远受痛苦下去。"她感激地转向他。

"所以，"卡尔加里说，"我终于帮上了一点忙，只不过时间上有点晚了。"

"太晚了！"玛丽痛苦地说，"太晚了！哦，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猜猜？"她转过来用指责的态度对着赫斯特："我认为是你，我一直认为是你。"

"他可并不这样认为。"赫斯特望着卡尔加里说。

玛丽·达兰特平静地说：

"我真希望是我死了。"

"我亲爱的孩子，"利奥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帮助你。"

"谁也帮助不了我。"玛丽说，"这都是菲利普自己的错，要呆在这儿，等着干预这件事，让自己被杀死。"她扫视着

他们。“你们没有一个人能理解的。”她走出房间。

卡尔加里和赫斯特跟着她。他们走出房门时，卡尔加里向后一望，看到利奥搂着格温达的肩膀。

“你知道，她警告过我，”赫斯特说，她的眼睛大张着，心里一阵恐惧，“从一开始她就告诉我不要相信她，要像怕任何别人一样怕她。”

“忘掉它，我的亲爱的，”卡尔加里说，“这是你现在应该做的事，忘掉。你们大家现在都解脱了，无罪的人不再处于有罪的阴影之中了。”

“还有蒂娜呢？她会好起来吗？她不会死吧？”

“我想她不会死，”卡尔加里说，“她爱上了米基，对吧？”

“我想她也许是的，”赫斯特以惊讶的口吻说，“我从来没想到过。当然，他们一直是兄弟姐妹，不过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兄弟姐妹。”

“还有，赫斯特。蒂娜说鸽子在桅杆上，你想是什么意思？”

“鸽子在桅杆上？”赫斯特皱起眉头。“等一下，这听起来怪熟悉的。我们扬帆疾驶，鸽子在桅杆上，它低声哀鸣，低声哀鸣，低声哀鸣。是这样吧？”

“也许是的。”卡尔加里说。

“这是一首歌，”赫斯特说，“是一种催眠曲，柯尔斯滕经常给我们唱，我只记得一点。歌词有，‘我的爱人他站在我的右边’，等等，等等，等等。‘哦，最亲爱的姑娘，我不是这里的人，我没有住处，什么都没我的份。除了海洋和海滩，何处是我的住房？也只有你的心房’。”

"我明白了。"卡尔加里说，"是的，是的，我明白了……"

"也许蒂娜好了之后，"赫斯特说，"他们要结婚，然后她可以和他出国到科威特去。蒂娜总想到温暖的地方去。波斯湾很温暖，是吧？"

"我得说，简直是太温暖了。"卡尔加里说。

"对蒂娜来说没有什么是太温暖的。"赫斯特对他肯定地说。

"现在你会快活了，我的亲爱的，"卡尔加里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里，他努力想笑一下，"你要和你的年轻医生结婚，你要安定下来，你不再有这些荒诞的想象和可怕的绝望了。"

"和唐纳德结婚？"赫斯特以惊讶的声调说，"当然我不会和唐纳德结婚。"

"但是你爱他。"

"不，我想我并不爱他，真的……我过去爱过。但是他不相信我，他不明白我是无罪的，他应该明白。"她看着卡尔加里："你知道的！我想我愿意和你结婚。"

"但是我比你大那么多岁，你不可能真的——"

"这要看——你是否要我。"赫斯特突然疑惑起来。

"哦，我要你！"阿瑟·卡尔加里说。